

市立综合医院叶怡馨在五一二室病房内看顾因受伤住院的好友吴淑娟。吴淑娟是她从国中时就在一起的死党，大学四年也同校不同系，所以两人的感情好得不得了。因为吴淑娟的家人早已移民国外，唯一留在国内的哥哥又正巧到国外出差，所以叶怡馨就自愿到医院照顾她。

吴淑娟坐在床上吃着叶怡馨帮她买的便当。“你还真够朋友！不但来陪我，还买这么好的便当给我吃。”叶怡馨陪着她吃便当。“以后要是我住院的话，你也要如此回报我哦！”吴淑娟立刻停止进食。“呸！呸！不要在医院乱说话！要不是那个‘膨肚短命’的小古，今天我也不用在这里活受罪！说什么他滑草的技术一流的，依我看啊，跟本就是不入流！”“你就不要再诅咒他了，他不是向你道过歉，也负责你的医药费了吗？更何况，他也受伤了呀！”这时，有条高大的人影从床尾经过，吴淑娟立刻抬头目送那条人影走到隔壁病床，因为病床与病床间隔着深色不透光的布幔，所以只是惊鸿一瞥而已。

吴淑娟看着那帘布幔嘀咕抱怨：“真讨厌！干嘛要隔着一层布幔呢？”叶怡馨不懂她的意思。若不隔着布幔，像这种三个病床同一室的病房，岂不是没有隐私可言了？“隔着布幔不好吗？”吴淑娟压低声量：“当然不好喽！”伸手指指布幔后。“隔壁病人的家属个个是俊男美女。”“真的吗？”叶怡馨半信半疑。隔壁床的病人好象是昨天深夜住进来的，那时她正困得不得了，哪还会注意到住进来的人是圆还是扁呢：“你怎么知道的？”“看到的呀！那两个男的比以前你们系上的‘系草’小方还帅，那对姊妹花也是两个小美人儿。”叶怡馨秀眉微皱。什么人不好比喻，竟然拿那个曾追求她这个“系花”的小方来比较！那个小方在男人堆中，充其量不过是中上之姿而已，可是，谁明系上男生少得可怜，所以小方才能称得上是“系草”。“比罗震宇如何？”吴淑娟偏头思索片刻。“在伯仲之间。”叶怡馨点点头。“那是不错了，只希望你不是在灯光昏暗下看走眼了。”“怎么会呢？我的视力可是一点五耶！”这时，隔壁传来一个低沉略带磁性的声音。“哥哥，好一点了吗？”一个轻柔的嗓音回答：“好多了。”低沉的嗓音再问：“小黎呢？”一个略带俏皮的女音回答：“她回去煮饭，等一下小哥接她一起过来。”“咳！咳！”几声轻微的咳嗽声传来。

“哥，喝点酸梅杨桃汁，会让你喉咙舒服点。”女孩说，接着就是开罐倒水的声音。

叶怡馨隔着布幔听他们对话，好象生病的人是他们的大哥。刚才那个大哥一声“好多了”的声音，转来虽是有气无力，但语调轻轻柔柔的，感觉宛如春风拂过般的令人浑身舒坦。

吴淑娟放下便当拉拉叶怡馨，她立刻回过神来，正巧看见一男一女从床尾走过。

男的英挺帅气，一身轻便的休闲装扮；女的温柔可人，有头披肩长发。果然如吴淑娟所言，隔壁病床的家属可全是美女和帅哥。

吴淑娟面露得意之色。“我的视力没问题吧？”叶怡馨点头。

“哇！晚餐来了！”接着就是一阵拿碗递筷的声音。不一会，一阵香气从隔壁飘散出来。“好棒！是小黎最拿手的八宝饭。”吴淑娟闻着香气，忍不住

咽了咽口水。“隔壁的晚餐好象好好吃，不然把布幔拉开，有‘秀色大餐’也是很下饭的。”叶怡馨忍俊不住地笑了出来。她这个死党就是这副德性，在她哥哥的广告公司任职，平常没事就是喜欢欣赏帅哥美女，说什么帅高美女可以给她更多的灵感。

“哥哥，多吃一点。”一个温柔的女声说。

“对呀！等你出院后，我就煮一桌最拿手的……”两男一女接口：“药膳大餐。”“对！对！你们真了解。”俏皮女声带着笑意回答。

吴淑娟看着布幔，努力不让口水流下来，忍不住抱怨：“真羡慕人家的手足和乐！”

“哪像我哥哥，工作第一、情人第二，妹妹旁边‘纳凉’！”叶怡馨笑笑。“我哥哥还不是一样，没什么好抱怨的。”

宋迦南望着有点陈旧的白色天花板；不过是感冒并发轻微的支气管炎而已，弟妹们就强拉硬拖地让他住院。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弟妹总算都已长大，再过几年，等妹妹完成学业、嫁个好丈夫，他应该就可以放下肩上的重担了。

“哥哥，你在想什么？”宋美慧削好一颗梨子正在去核。

“想你常常请假，到时候不要毕不了业了。”“不会啦！像我这么优秀的人才，学校怎么舍得把我开除？况且有人比我请假更多，要遭殃的话，还不会这么快就轮到。”宋美慧把半颗梨子送到宋迦南手上。

宋迦南含笑问：“你在学校也这么自大吗？”“当然！姊姊在学校，比现在够‘臭屁’千百倍呢！”宋美慧回去拿东西，来的时候正好听见宋迦南的话。“她常常自称‘华陀再世’、宇宙第一天才啦！害我在学校都不敢说那个自大狂是我姊姊。”“喂！不要胡说八道！我才不是这么说的，我是说将来想成为再世华陀，至于什么宇宙第一天才，那是小黎自己捏造的。”宋美慧白了宋美黎一眼，反告状：“不知道是谁夸口说要成为继南丁格尔之后最伟大、最温柔的白衣天使呢？”“那是姊姊乱说，我才没有这么说呢！”宋美黎红着脸，作势要打宋美慧。

宋美慧站起来跑开，宋美黎追了上去，宋美慧不暇思索就躲到充作隔间用的布幔后。

正在看书的叶怡馨和听音乐的吴淑娟，双双被突然的闯入者吓了一跳！吴淑娟看来人拿着一把亮晃晃的水果刀，吓得尖叫一声；而叶怡馨则专心期待隔壁的男士能多说几句话，因为他的嗓音真的好好听，因此没注意到隔壁姊妹俩的嬉闹。

宋美慧反而被吴淑娟的尖叫声吓了一跳，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吴淑娟指着宋美慧的刀子问：“你……你想做什么？”“怎么了？”宋迦南坐起拉开布幔，看到病床上的吴淑娟惊骇的表情，转眸又看见大妹拿着水果刀发呆，立刻向吴淑娟道歉：“对不起，舍妹太胡闹了！”宋美黎赶快跑过去把宋美慧拉回去。“姊姊，你想吓死人呀！拿着刀子乱跑，不要女华陀没当成，就被当成神经病关进笼子里了。”“都是你害的，还说！”宋美慧这才发现手上还有半颗梨子，把刀子交给宋美黎，又跑到吴淑娟面前把半颗梨子递给她。“对不起，这个算是给你赔罪的。”“对不起。”宋迦南再次向她道

歉，然后拉上布幔。

吴淑娟呆呆地拿着梨子，好一会才回过神来拉拉叶怡馨的衣服低语：“没想到‘美声先生’是个超级美男子……可是，好象太文弱秀气了点。”叶怡馨看着布幔点头。不知怎么回事，她反而比较欣赏那类型的男子；也许从小到大，围绕在身边的男子全是高头大马的类型，其实她真正想交往的对象，是文弱富学者气息的男子，她好希望能和隔壁的男士多交谈几句。

“你们两个明天就给我回学校上课，老是这样胡闹，小心功课进度跟不上大家！”宋迦南低声责备两个妹妹。

宋美慧一脸不在乎的神情。“你可以帮我们恶补呀！”宋迦南断然拒绝：“你们的功课我不懂。”“骗人！三哥和小哥念大学时，你不是也帮他们恶补吗？”宋美黎戳破他的推托之辞。

“对呀！再困难的功课，你只要看过一次就可以帮我们恶补了，难道你要见死不救吗？哥哥！”宋美慧拍他马屁。

“好嘛！哥哥，我们再请一天假就好了。”宋美黎开始撒娇。

“好吧！真拿你们没辙，只能再请一天假哦！”“哇塞！哥哥万岁！”宋美慧看着宋迦南俊俏的容貌，忍不住就俯身低头仔细瞧着他。

宋迦南不知这个顽皮外向的大妹又想做什么，也就静静地回视她。

宋美黎不知她在做什么，也站到身边一起看宋迦南。

宋迦南被她们看得莫名其妙：“我怎么了？”“你觉不觉得哥哥如果是个女子，一定是个倾国倾城的大美人？”宋美慧问一旁的妹妹。

“真的耶！那我长得像哥哥，不就是个绝世小美人了吗？”宋美黎捧着双颊，神情带点自恋。

“哈！天下最不要脸的女人就在此，竟敢自称是绝世小美人！依我看，应该是绝世自大狂吧！呕，恶心！”宋美慧做个受不了想吐的动作。

“讨厌！你竟敢取笑我！”宋美黎抡起粉拳，朝宋美慧打了过去。

宋美慧也不甘示弱地回档，然后趁隙搔她的痒，两姊妹一来一往，玩得不亦乐乎。

宋迦南疼爱地看着她们；宋美黎哪是强悍姊姊的对手，不一会就开始求饶了。

宋美慧见她求饶就放了她，转眸迎上宋迦南疼爱的目光，忽然想起隔壁床有两个漂亮的大姊姊，过去从布幔后探出头，同正在看书的叶怡馨露出甜美俏皮的笑容。“两位姊姊，我们把布幔拉开好不好？这样也比较热闹嘛！”叶怡馨都未置可否，吴淑娟就迫不及待地猛点头。“好啊！好啊！”她正求之不得呢！

宋美慧见她同意，就伸手把布幔拉开到最旁边。

宋迦南见大妹突然把布幔拉开，就转头看这边。当他看到隔壁有另一个女孩陪着病人，颇为讶异。刚才没细看，所以没看见叶怡馨；瞧她长得明眸皓齿、仙姿玉质，顾盼间流露着娴雅的淑媛风韵。

叶怡馨也趁机仔细打量宋迦南；美如冠王的俊俏外貌，略带病态的苍白脸色，在他身上感受不到一般男人的阳刚之气，但眼波流转间，却不经意地流露着无形的坚毅。

两人对望了好一会，宋美黎轻唤一声才让宋迦南回过神，对叶怡馨礼貌地浅浅一笑，而后转过头去。

叶怡馨这才恋恋不舍地收回视线。

宋美慧嘴角一撇，白了宋美黎一眼，暗骂小妹叫得真不是时候！冰雪聪明的她才这么一会工夫，就看出叶怡馨和哥哥似乎对彼此的第一印象还不错。心念一转，她有了别的计谋，笑问：“请问两位姊姊叫什么名字？如果不嫌弃，我们可否交个朋友？”“我姓叶，叶怡馨。”“我姓吴，吴淑娟。”“我姓宋，宋美慧。”宋美慧转身指着宋美黎和宋迦南。“妹妹叫美黎，哥哥迦南，还有三哥启政和小哥启明，他们晚上下班后也会过来。”叶怡馨看得出这个叫宋美慧的女孩个性较为活泼健谈，妹妹宋美黎就显得羞涩内向多了；没多久，宋美慧就和吴淑娟谈笑风生起来，好像是认识多年的老朋友一样。

晚上，她们如愿见到了宋家的另外两位帅哥——一个看来沉稳内敛，另一个就显得急躁冲动了点。这件事真是乐坏了吴淑娟！虽然晚餐只是便当，但因为如愿见着了隔壁一家子的帅哥美女，有了这道“秀色大餐”，就是叫她吃白饭也甘之如饴啊！

经过两天的相处，叶怡馨终于有机会和宋迦南简短地交谈几句。从交谈中得知他任职杂志社撰写专刊，两个弟弟——一位是业务经理，一位是室内设计师；两个妹妹尚就读医专——大妹念药剂，小妹念护理。

这日下午，宋启政利用出差机会跷班到医院探望宋迦南，看见哥哥躺在床上，光线不甚明亮，还阅读字体又密又小的原文书，忍不住上前一把将它拿起来。“哥哥，拜托一下好吗？让你住院就是要你好好休息，如果还要虐待自己的眼睛，倒不如让你回家休息。”“我成天躺在这里挺无聊的，看看书可以打发时间。”宋启政伸手取过搁在一旁的外套。“那我陪你到外面走一走。”“也好。”宋迦南起身下床。

叶怡馨目送他们走出病房。以她的目测，宋迦南大约在一百七十多公分左右，已经不算矮了，但比起身材高大魁梧的宋启政，还矮上大半个头；再加上他瘦弱的身形，因此就更显得纤细了。

“怡馨，那个病美男是你喜欢的类型耶！”吴淑娟注意到好友的眼光总是有意无意就飘到他身上。

叶怡馨含羞微笑，并不予否认。

“他们那一家子挺奇怪的，他住院两三天以来，从不见他父母出现？还有他们的称呼也挺奇怪的，哥哥下去是三哥，然后是小哥，搞不清楚那个迦南是排行老几？如果是老大的话，为何中间会跳过一个？若是排行老二的话，那他上头那一个呢？”吴淑娟扳着手指指数给她听。

叶怡馨秀眉微皱笑问：“那你爸妈怎么也没来看你呢？至于‘称谓’，每一家有每一家的叫法，这干你什么事呢？”“你这样说有没错啦！可是，你注意到没有？他的弟妹好象非常呵护他这个哥哥，不准他做这个、做那个的，好象他还是个小孩子一样，我看他倒也不像脑筋有问题的样子。”“这是人家的家务事，你管这么多做什么？”叶怡馨有时候实在受不了她的好奇心，不知情的人还以为她是三姑六婆型的女子，喜欢到处打探别人的隐私。其实，她只是喜欢思考，好奇心又重罢了！

“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心人！我是想帮你打探清楚。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如果你对他有兴趣，当然就是要主动地采取一些行动才行，二十一世纪的女子不能再任男人宰割了，如果看中目标，就要采取主

动，如此才能网到一条好鱼。”吴淑娟看着门口低语：“不一定要找大鱼啦，因为大鱼中看不中吃，就像那个罗震宇一样，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是什么论调呀？罗震宇虽然不讨我喜欢，但也没有你说的这么糟糕吧？”叶怡馨没想到仪表不凡、家世又好的罗震宇，竟会被她说得这么不堪。

“反正他在我的眼中，就是跟我老哥那副死德性一样，老是自命不凡，以为全天下的女人都该拜倒在他的皮鞋底下。哼！谁理他呀！”吴淑娟朝门口瞄了一眼。“如果像病美男那型的，一定会是肉质香滑细嫩、入口即化的好鱼。”叶怡馨忍俊不住笑了出来，摇头。“你的言辞听起来怪可怕的！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你是盘丝洞的蜘蛛精转世，专吃人肉的呢！”“说正格的，如果能嫁他那样的丈夫，其实优点也不少。”“有什么优点？”叶怡馨很想知道她对这类型的男人有何高明的见解。

“第一，他的嗓音那么好转，让人有如沐春风的感觉。你想想看，要是夫妻吵架，听他软语轻柔的骂人语调，也许是另一种享受；还有，依我判断，他的体力大概不怎么样，所以想打老婆的时候还可以跑给他追，他还不一定追得上呢！说不定还可以和他对打呢！”“歪理！”叶怡馨笑着摇头。

吴淑娟突然神色一正。“说真的，你如果那么想要的话，何不采取主动？我看啊，他对你印象也挺不错的。”“大概不太有机会，他明天就要出院了。从今以后天南地北的，再相遇的机会渺茫喽！”叶怡馨神色间有股难掩的失落。

“真的啊！好可惜哦！”吴淑娟也觉得有点可惜，心念一转，道：“那我们跟他要住址和电话，这样就可以联络了。”“我不敢！你敢的话，帮我要。”吴淑娟一脸苦笑。“我也不敢……”

品香楼——一家中式餐厅。整个餐厅外观采中国阁楼建筑，正厅大门挂着两个大红灯笼，两个身材曲线玲珑的妙龄女郎，身着传统的翠绿色旗袍站在门口招呼客人，里头的侍女则一律着粉红色改良式旗袍为客人服务；而餐厅的桌椅和摆设，也极富传统气息。

宋启明和女友方慈芬挑了张四人坐的座位，侍女上前询问他们要点些什么。

“对不起，我们等人，待会再点菜。”宋启明向侍女点头微笑。

方慈芬看着他欲言又止，宋启明从刚才就发觉到她的异样。

“有事吗？”方慈芬看着他好一会才问：“你是真的爱我吗？”“你问什么傻话！不爱你的话，又怎么会答应和伯父、伯母见面呢？只要你们不嫌弃我是个父母双亡的孤儿就好了。”方慈芬低头细声回答：“他们对你应该会满意，可是……”“可是是什么？”宋启明不明白向来还算大方的方慈芬，为何今天说话总是吞吞吐吐的？“没什么。”方慈芬看见父母已在门口出现。“我爸妈来了。”宋启明闻言，连忙站了起来，等方慈芬去带她父母过来，才一起入座。

方父和方母入座后，仔细地打量宋启明一番，然后彼此交换一个满意的眼神；而宋启明礼貌性地请他们点菜。

稍后菜一道道地上，方慈芬无心吃着饭，看着和父母相谈甚欢的宋启明，心里则害怕等一下父母所提出的问题，宋启明无法接受。

这时，方父突然开口：“启明，我和老伴对你很满意。如果你对我们慈芬还满意的话，那你们就可以开始商量订婚事宜了。”宋启明满心欣喜地看着方慈芬，而方慈芬也面泛桃红娇羞地看着他。

“可是……”方父给他一个含有深意的微笑。

方母见状，会意地接下去：“可是我们方家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我们的意思是……如果你想娶我们慈芬，我们希望你和令兄断绝兄弟关系自立门户。”宋启明大惑不解地问：“为什么？”“因为令兄的工作会辱没了我们方家。”“我哥哥的工作？”方父和方母对看了一眼，方母含笑：“我们不是指你三哥，是……”宋启明马上明了她的意思。“我哥哥上班的杂志社是正派经营的公司。”“我们的意思是指他以前曾在酒店上班，轰动一时的那件事。为了方家，也为了你的前途，因此我们希望你最好和令兄断绝关系。”方母虽是满面笑容，但眼中闪着不容否决的光芒。

宋启明看着方父和方母，又转头问方慈芬：“你也觉得我应该和我哥哥断绝兄弟关系？”方慈芬听他不带丝毫情感的问话语气，不敢直视地低下头去。“我也觉得这样对你比较好，毕竟那件事是那么地轰动。”宋启明点点头，突然起身拿过帐单。“对不起，我还有事先告退了。”语毕转身走向柜台。

方父和方母被他突然的举动愣住了，目送他英挺的背影走向柜台；而方慈芬见他已走出餐厅大门，立刻起身追了出去。

“启明、启明！等一下！”前行的宋启明停步，待她迫近才转过身来。

方慈芬却被他此刻的表情吓得后退一大步，因为此时他额上青筋浮起，脸上满布怒气，惊得她轻抚着胸口轻声细语相劝：“启明，你不要生气，我们都是为你好啊！”“为我好？”宋启明冷笑数声，语气冷然：“对不起，方大小姐！我的家世不够清白，所以高攀不起你们高贵的方家。”“你为什么要这么说？”方慈芬为他的话感到害怕。“我并没有看不起你呀！”“可是你们却看不起我哥哥，看不起他曾从事过那样的工作。告诉你，你可以说我怎么样，但我绝不容许任何人用卑劣的言辞侮蔑我哥哥！当初若不是他的牺牲，就没有现在的我们。”方慈芬伸手拉住欲转身离去的他，不明了事情为何会变得如此难预料。

“那……那我们的将来呢？”“我们没有将来了。”宋启明冷冷地丢下这句话，挣开她的手，头也不回地快步离去。

方慈芬伫立街头，怔怔地看着他渐行渐远的身影，无声的泪水沿腮而下……她无法相信两人就这样结束了，她到底是哪里做错了呢？

## 2

叶怡馨在吴淑娟的千邀万请之下，答应到广告公司担任她的特别助理。美其名是助理，实则是和她作伴，因为公司的老板是她哥哥，所以吴淑娟这个大小姐想用谁就用谁，不须经人事室的甄选。

这天晚上，叶怡馨加班后就到转角一家便利商店买些点心，步出商店大门，一阵晚风吹来，将她手中的发票吹到地上。想起好国民不应乱丢垃圾，所以一箭步过去想把它捡起，不意却和一个路过的行人撞个满怀，还把人家的东西也撞掉了。

“对不起。”她赶快把那些东西捡起来。

“没关系。”那人也蹲下身帮忙捡。

好熟的声音，好似那时时萦绕心头、轻柔如春风般的噪音。抬头看去，正好迎上他的目光，果然是宋迦南！此时他戴着一副眼镜，更平添几许浓浓的书卷气。

“叶小姐。”宋迦南点头微笑。

叶怡馨回他一个迷人的微笑，待看见他低头捡拾东西，才想起错的人是她，赶快帮忙把东西捡起。

宋迦南将最后拾起的发票交还给他。

“谢谢。”叶怡馨娇容轻泛酡红，收好发票。“你到这附近买东西吗？”她看了一眼他手上的书，知道这附近有家书局，也许他是来买书的。

宋迦南含笑摇头。“我今天加班，刚刚才下班。”“你上班的公司在哪？”宋迦南转头指着转角处一栋办公大楼。“那边的五楼。”叶怡馨一颗芳心雀跃不已。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原来两人相距不过是一个转角的距离而已。

“你也在附近工作吗？”宋迦南看她的样子，不像是到这边来玩的。

“对呀！我是被淑娟找来当她的特别助理。”叶怡馨心念一转，才想起也许他已经忘了吴淑娟是谁，正想开口加以解释：“淑娟就是……”宋迦南点头。“二号病床的那位吴小姐。”叶怡馨惊讶他的记忆力。相隔好些日子了，他竟然还记得！突然间地想起吴淑娟的话，如果喜欢的话，何不采取主动？

“那个……你家住在这附近吗？”“不算在附近，骑脚踏车大约要二十分钟的时间。”“你没有开车？”叶怡馨眼睛亮了起来。也许这是个机会，虽然想法、作法大胆了点，可是，机会稍纵即逝，不把握不行。

“我不会开车，骑车可以锻炼身体，你呢？”宋迦南看她刚才闪过一丝异色，不知是否觉得无车阶级的男人是个异类。

“我家还满远的，所以有一部小车子代步。”叶怡馨努力地鼓起勇气，想开口送他一程。

宋迦南眼角余光看见宋启政的蓝黑轿车已停在路旁，含笑道别：“对不起，我三弟来接我了。天晚了，路上小心，再见。”“再见。”叶怡馨微笑挥手送走他，心中暗道可惜。转头看看那栋办公大楼，暗忖：应该还有机会吧？突然间，她发觉自己的想法好可怕，怎么刚才一直都有种想钓凯子的念头？该不会被吴淑娟给传染了吧？

宋启政接了宋迦南回到家，踏进客厅就看见一幅只有在电视上方可能出现的画面，一男二女正喝得酩酊大醉，还咿咿啊啊地唱着山歌。

“幸好是在家里，不然你们三人这副德性实在……”宋启政以摇头代替未说完的话。

宋美慧摇摇晃晃地到他面前，双手攀着他双肩。“哥哥，你回来了呀！怎么今天的声音这么难听？我去拿特制的杨桃汁给你喝，这是我刚研究出来的新配方，保证比以前那些好喝效果更好，等我一下哦！”话落转身就想走。

宋启政伸手拉住她的后领。“等一下，我是三哥，哥哥在后面换鞋子。”宋美慧又转回身，睁大迷蒙的醉眼瞪视了好一会，才吃吃地一笑。“还真的

是三哥耶！难怪声音像乌鸦，我醉了，要去睡觉喽！哥哥的消夜在电饭锅里，麻烦一下。小黎，睡觉了。”“好。”宋美黎步伐不稳地站起来，两姊妹就摇摇晃晃地上楼去了。

宋启政目送她们上楼，看着小弟数落着：“你这个哥哥倒是带头做坏事嘛！”“这哪能怪我，是她们两个太差劲了！”宋启明拿起桌上的半瓶玫瑰红摇晃了一下。

“才半瓶就那副德性了。”宋启政摇头笑笑，走进饭厅。

宋迦南在宋启明的斜对面坐下，笑问：“今天怎么会在家喝闷酒呢？”“被老板刮了一顿心情不好，小慧她们就自告奋勇地要陪我喝几杯，结果是中看不中用。”“那等一下叫启政陪你喝几杯，我要去休息了。”宋启明伸手一把拉住想走开的他。“哥哥，你休想开溜，东西吃了再去休息。”宋迦南本想趁他微有酒意的时候开溜，哪知如意算盘似乎不如的，只好一脸无奈地坐回沙发，等着每天必吃的大补消夜。

一会，宋启政从饭厅端出一个中碗送到他面前。“哥哥，把这个吃了再去休息，不要辜负小慧的美意。”宋迦南看着这碗热腾腾的鸡汤，上面还浮着几颗红艳的枸杞，暗叹了一口气，取下眼镜认命地把它喝下去。

宋启政浅酌一口宋启明帮他倒的酒，看着专心喝鸡汤的宋迦南，心灵深处涌起一丝莫名的疼惜，转眼却看见宋启明也正以同样的眼神看着宋迦南。突然，宋启明转眸与他对视，两人交换了一个会心的眼神。

宋迦南喝完鸡汤，将碗推到宋启政面前。“这个给你，我要去休息了。”宋启明等宋迦南回房，看了一眼碗里的鸡肉。“挺不错的嘛！鸡翅膀。”宋启政看了他一眼反问：“不然你昨天吃到什么？”“鸡屁股。”宋启政笑了笑，把那块鸡肉拿来当下酒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现在可以说出来了吧？”于是，宋启明就将今晚发生的事说了出来：“你觉得我这样做对吗？”“你后悔了？”宋启政看了脸色微愠的他。

“没有。”宋启明端起杯子，仰头将杯中的酒喝干。“唯一让我后悔的事，是差点害死哥哥的那件事，和说过无数伤害哥哥的话。”“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想了，现在我们已经有能力补偿哥哥为我们所吃的苦、所牺牲的事，因此我们必须更努力才行。”“你说的对，现在是我们报答哥哥的时候了。”两人举杯立誓。

一个小隔间的工作室，四边的墙上至贴满了俊男美女的海报，甚至连天花板都贴了不少，唯一的空白处是进出的门和地板。

“真的？”吴淑娟坐在工作台边，回头来看着正在用计算机做图片放大处理的叶怡馨。

叶怡馨也回头给她一个肯定的微笑。

吴淑娟瞪视着前方一张木村拓哉的海报，满面不可置信，仿若呢喃般自语着：“不太可能吧？美声先生就在一个转角之隔，这附近的上班族帅哥我全都了若指掌，怎么可能就漏掉这个超级美男子呢？”“也许他是新进职员，所以还不在于你的‘猎美’名单中。”叶怡馨在扫描机上放进另一张图片，继续计算机扫描的工作。

“或许吧！”吴淑娟咬着笔杆思索这个问题，片刻后她一脸兴奋：“小馨

馨，你的机会来嘎！”叶怡馨被她叫得全身鸡皮疙瘩直冒。“你不要这样叫好吗？怪恶心的！”吴淑娟将椅子滑到她的身边，附耳低语：“我们拿网子去把他网起来好吗？”“人家也许已经有爱人了，或许成家了也不一定。”叶怡馨语气中有着难掩的落寞。

昨晚她一路兴奋不已地回家，躺在床上还回忆着他轻柔的嗓音，结果不久就想到这个可能性，然后一切希望化为乌有。

“对哦！”吴淑娟仰头看着天花板上那盏日光灯，好一会才兴奋地嚷着：“他应该还是单身贵族才对。”她的话让叶怡馨的一颗心又活了起来。“怎么说？”“你回想一下，他住院的期间，老婆和小孩没出现过，就连一个美女也没有来探望过他，种种迹象都显示他还是名草未有主。”叶怡馨思索片刻。她的分析也颇有道理，一颗芳心不禁又跃动了起来。

吴淑娟偷觑了她一眼。见她一副想吃又不好意思明说的模样，挤眉弄眼、语带暧昧：“我们去把他网起来，好不好？”叶怡馨俏脸微染红晕，呐呐地问：“这样做好吗？会不会太大胆了点？”“大胆？”吴淑娟故作气恼貌：“你到底想不想要？”“想。”叶怡馨以只有自己听得到的声音回答，说了又觉得自己好丢脸，好歹她也算是个大家闺秀，竟然会生出这种想去倒追男人的念头！可是，那个宋迦南不论外貌、气质。尤其是他那轻柔如春风般的嗓音，都深深打动她的芳心。

“既然你想要，那我们就去追吧！”吴淑娟一副勇往直前、毫无所惧的神情。

“你也想要他吗？”叶怡馨有点担心地看着她。要论勇气，她可是比不上她这个作风颇为疯狂的好友。

吴淑娟挥挥手，给她一个“我和你嗜好不同”的眼神。“放心、放心！他不对我的胃口，我比较喜欢像他弟弟那一类型英俊高大的男人。”“既然如此这样，你为什么会对罗震宇呢？”吴淑娟不屑地冷哼一声：“他跟我哥哥都是一个样儿，看了就有气！人家宋家兄弟可没有那种鼻孔朝天的傲气。”叶怡馨笑而不语；吴淑娟看人的眼光有特异的标准。

“喂！我们看准了就赶快行动吧！我来助你一臂之力，有我这个大师出马，包准马到成功！”吴淑娟自负地拍拍胸脯。

“怎么行动？”叶怡馨被她说得心动不已。

吴淑娟站起来在小室内走了几回。她曾计划过一堆倒追男人的方法，现在总算有机会拿出来试它一试试了。“首先，我们先去制造几个‘巧遇’的机会，然后再趁机搭讪制造熟络，再来邀他一起去吃饭，最后……”“等一下——”叶怡馨愈听愈感到不对劲：“怎么这些方法好象都是男人追求女人的方法嘛！”“万流归宗啊！”吴淑娟赏她一个“你懂什么”的眼神。“天下求偶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其余的就是技巧应用的不同而已。所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所以我来放饵，你慢慢织一张温柔的情网，等鱼儿上勾时就可以一网捞起，保证万无一失。”末了她还仰首笑了几声，好象这件事已成功在望了。

叶怡馨有点担心地看着她。这样做真的好吗？她好害怕网还没撒好，鱼儿就识破诡计而吓跑了。

吴淑娟笑了一阵后恢复正常。“首先，我们去侦察他的作息时间，这样才好制造机会。”叶怡馨点头。既然吴淑娟愿意帮他，那就试它一试试吧！

翌日，在两条马路交叉的路口，一辆红色的小房车停在一栋办公大楼的对面，因为车窗贴着不透光纸，所以由外面看不出里面是否有人。

吴淑娟拿着相机将车窗摇下一点，正在调整焦距。叶怡馨则拿着一本小笔记簿，这是吴淑娟叫她准备的，目的是记下宋迦南上班的时间，以及是否会在附近买早餐等等。

“你拿相机做什么？”叶怡馨边注意路口边问她。

吴淑娟边调相机边回答：“有任何猎艳的机会，我都不放过。”叶怡馨也拿她没辙，只好专心地注视着路口，看是否有宋迦南的身影。突然，有一条深印她脑海的消瘦身影从斜对角的路口过来。“喂！好象是他来了。”“在哪儿？在哪儿？”吴淑娟看着路口来往的轿车和机车，没有哪辆车子想进那栋大楼的停车场呀！

“那个骑脚踏车、戴深色口罩眼镜的那一个。”“啊！”吴淑娟惨叫一声，她真的要去撞壁了。不是没见过美声大帅哥，而是觉得这个骑脚踏车、戴口罩的先生是个四、五十岁的老男人，没什么看头而忽略了。

叶怡馨也不管她为何惨叫，拿笔赶快把时间记下，接着拿出望远镜把他看个清楚。

果然是宋迦南没错，她很高兴没有看错；看着宋迦南放好车子就进入大楼，没有在附近买早餐，她也将这点记下，转头见吴淑娟还在发呆就问：“你拍到了没？”吴淑娟被她一问，才回过神来，一脸哭丧。“我们回去了。”话落发动车子，将它开进停车场。

十分钟后，她们已经在吴淑娟的小工作室了。

“我一世的英名全被他毁于一旦了！”吴淑娟用力地捶着桌面。

叶怡馨有点担心地问：“你怎么了？不要紧吧？”吴淑娟神情沮丧：“好久了，我可以告诉你，美声大帅哥至少已经在那家杂志社任职半年以上了。”“你怎么知道？”叶怡馨一脸不可置信，难道她对这附近的上班族中几个帅哥、美女不都了若指掌吗？吴淑娟将头埋进臂弯里，捶击两下桌面。“这半年来我已见过他无数次，可是，他那样的装扮又骑着脚踏车，我以为他是……”“中年老男人。”叶怡馨太清楚好友对这类型男人的看法。

吴淑娟点头承认。“我真是门缝里瞧人——把人瞧扁了！”叶怡馨自我检讨片刻，思忖：若不是那天的巧遇和他交谈过几句，恐怕她也同吴淑娟一样把人瞧扁了。

“不过，这样对我们太有利了。”吴淑娟这会又神气活现了起来：“我相信很多人也跟我们一样，没有人发现名草就在身边。对！我们要先下手为强！”她转头看着叶怡馨脸现一抹坚决，“我们中午提早出去，到那栋大楼对面的咖啡馆去看他何时出来吃午餐，下班之前再把车子开到早上的地方，看他何时下班。”叶怡馨觉得她提出的行动计画好象在玩侦探游戏，感觉也挺刺激有趣的。

于是，两个女孩在上午十一点就跑去泡咖啡馆，一直等到下午一点多，他一直没有下楼来，下午一直等到六点半也不见他下班。

“我们先去吃饭吧！我都快饿死了。”吴淑娟望了一眼车上的电子表叫。六点多五十分。仰望办公大楼，还有几个楼层灯火通明，第五层楼也是其中之一。

叶怡馨仰望灯火通明的五楼：心想也许他正在加班。若是如此再等下去，也不是办法。“好吧！”“我们去那家广式口味的小餐馆。”吴淑娟见叶怡馨没反对，就发动车子吃晚餐去了。

两人吃过晚餐返程回公司时，叶怡馨还是不由自主地望向那大楼入口，却在接近转角的便利商店，隔着透明大玻璃窗看见他的身影。

“等一下！”“怎么了？”吴淑娟紧急踩下煞车。

“他在那里——”叶怡馨抬手比了比便利商店的大玻璃窗。

吴淑娟看见他正站在书报架前翻阅书籍，转眸概看了下时间——七点五十分。

她真的被打败了！这一带这个时间只有小猫两三只，这个大帅哥这会儿才现身，谁看得见呀？就算是她，也不会选在这个时间出来“猎艳”。“把时间记下来。”“好。”叶怡馨立刻掏出小册子记下时间、地点。

她们就坐在车内看他，直到他走出便利商店，才把车子开进广告公司大楼。

吴淑娟回到小工作室，忍不住就抱怨了起来：“你看看，来上班时打扮成中年人，骑脚踏车也就算了，偏偏还要戴个深色口罩；中午不出来吃饭，晚上也不出来吃晚餐，买东西选人最少的时间。就算他是个世界第一帅哥，谁看得见啊？就算同栋大楼的女孩看见了，像他那样足不出公司，谁有机会呀？”叶怡馨看她愈讲愈激动，讲到最后好象要大发雷霆的样子。不过，她却是芳心窃喜。

若依吴淑娟的分析，女孩想接近他，也真的不太容易。

“不过，这样也好。”吴淑娟双手在胸前交握。“无形中竞争力降到最低点，只要布好陷阱，一定可以手到擒来。好吧！从明天起，我们就拨一个星期的时间来好好地观察他的生活习性。”“一星期？我们不用工作吗？”“工作当然要做，有空再做。把急件丢到别的小组，我们挑慢件来做。”“这样好吗？”叶怡馨觉得领薪水不做事，有点对不起良心。

“当然好啊！我每天在这里为我臭老哥打牌，他也不见得给我多少的好处。才溜他个几天班，不会怎么样的！再者……”吴淑娟压低音量：“你不怕他被有心人士看上，而被捷足先登了吗？”“我当然不希望这样。”叶怡馨立刻回答，但旋即想到要这么大费周章地去倒追男人，颇觉得不好意思。

吴淑娟见她回答得如此干脆，遂一击掌道：“好！既然目标已经确立，从现在起你要每天在心里默念着：我是男人，现在要去钓个漂亮的马子。好，你现在默念三遍。”叶怡馨依言在心里默念三遍，每念一次，就觉得增加一分信心。

接连的几天，两人就是重复着在相同的地点站岗。这天中午，她们在咖啡馆内检讨查到的结果。

“唉！我恐怕也玩不出花样了。”吴淑娟看着那张时间表，哀声叹气：“照这么看来，想要制造巧遇的机会，实在难上加难。”叶怡馨秀眉微蹙：“怎么说？”“你看看嘛！没有买早点，不下来吃午餐、晚餐，不定期出来买东西，加班有人来接，根据本大师的巧遇统计率等于零嘛！”叶怡馨看着那张她所统计的时间表，的确想在外面遇见他的机会微乎其微，因其行动堪比神出鬼没的幽灵。她叹了一口气，恐怕是没什么希望了！偏偏自己又对他一见钟情，钟情于他绝俗的风采、飘然出尘的气质。叹气之余，不自禁地将目光投向大楼入口，突然眼睛一亮，他正推着脚踏车，好象要外出办事的样子。“淑娟，

你看——”吴淑娟转头正看见他跨上脚踏车，一刻也不迟疑地拿起帐单。“你去付帐，顺便看他往哪个方向去。我回去开车，我们去跟踪他。”

### 3

一个想要去试验所策画的追男人方法管不管用；一个是心仪于那位男子的好嗓音，这样奇怪组合的两个女子，开着慢速车子远远地跟着前头骑脚踏车的男子，终于前行者到达目的地，跟踪者也到了一个精神食粮的大宝库——市立图书馆。

宋迦南放好车子走进图书馆，后头两个行踪鬼祟的女子也跟着进去。

叶怡馨站在书架后面，伪装成找书的样子，实则透过书架的细缝专注地看着书架后面一个正在专心找书的男子，一种偷窥的喜悦在心底升起。

吴淑娟见她看得目不转睛、嘴角含笑，也就透过细缝将宋迦南看个清楚；不高不矮的中等身材，身子似乎稍嫌单薄了点，但配上浓厚的书卷气息，给人一种饱读诗书的学者气质，以及他这个年纪不该有的淡泊恬静。

叶怡馨看见宋迦南好似要绕到更后面的书架去，毫不迟疑地跟了上去。哪知，她才想绕过书架，不意宋迦南却突然转过身来。糗大了！跟踪者竟然笨到和被跟踪者面对面地碰个正着。

宋迦南先是一愣，继而绽开一抹迷人的笑容。“叶小姐，你也来借书吗？”“我……”叶怡馨红着脸，吞吐了好半晌答不出话来。

“怡馨，你找到那本书没有？”吴淑娟姗姗地来到她身边，待看见宋迦南时，立刻换上惊讶的口吻和表情。“哎呀！这不是宋先生吗？好久不见了，好巧哦！你也来借书吗？”叶怡馨感激她的急智解围，但那声“哎呀”听来，却像市场相遇的太太们寒暄的语调。

“吴小姐。”宋迦南点头打个招呼，从两人身边经过，到另一个书架找书。

吴淑娟连忙将叶怡馨推到书架后面。“傻瓜！不要忘了这是公共场所，和他对上了，只要假装巧遇的样子就付了，不要一脸蠢相等着他来识破你的计。”她从架缝中偷愉地看了宋迦南一眼。“不要忘了，这条鱼的饵线很难放的，只要拉扯，稍不注意就会断线。等一下我们赶在离开前把他拦下来，我已经想到一个点子了，脸皮厚一点，尽量更表现得热络一点，懂吗？”叶怡馨点头。吴淑娟见宋迦南已经在办借书登记，遂一偏头。“我们走了。”两人一声不响地跟在宋迦南后面，吴淑娟看见馆内的另一边有一个开放的阅读空间叫：“宋先生。”宋迦南闻言回过头，看到她们就含笑问：“有事吗？”“如果你不急着回去，我们到那边坐一下，有道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我们住院时就在同一病房，现在我们又再这边相遇，你说我们不是挺有缘的吗？”吴淑娟连珠炮似的说了一堆瞎话。

“好啊！”宋迦南看她如此热切，也不好意思加以拒绝。

于是，三个人找个位置坐了下来，吴淑娟向叶怡馨使个眼色。“天气有点热，我去买几罐饮料过来。”“饮料不……”“没关系啦！贩卖机就在那边而已。”吴淑娟转身就走，不给他拒绝的机会。

宋迦南看着她离去的背影。第一次碰到这种状况，使得他有点拙于应付。

“宋先生，我们这样是不是给你造成很大的困扰？”叶怡馨小心翼翼地问，不希望刚开始就给他留下个坏印象。

“哪里！”宋迦南微笑摇头。

叶怡馨看他没有露出不悦或不耐烦的神色，才壮着胆子开口：“你经常到这边来借书吗？”“大概一、两个星期来借一次书。”叶怡馨瞄了眼他摆在旁边厚厚的五本书，还全是原文书呢：“是自己看？还是撰稿时的参考？”“都有。”叶怡馨点头，然后呆视着他，因为她实在无话可说了，心里暗急吴淑娟怎么还不赶快回来。

“来，喝罐果汁消消暑吧！”吴淑娟看到她已经撑不下去了，所以赶快过来。

“宋先生，叫你迦南没关系吧？”宋迦南呆了呆，片刻才微笑点头。“好啊！”“上次你那个可爱又活泼的大妹说要和我们交朋友，结果你出院后也没留下地址、电话，我很想向她们请教那道香喷喷的八宝饭该如何料理，可不可以把她的电话和地址给我，好让我联络她们请教做法？”吴淑娟一脸热情、真诚的笑容。

叶怡馨心中暗叫，高明！

宋迦南迟疑了片刻才点头。“好啊！”掏出随身携带的小笔记写下住址和电话，撕下交给吴淑娟。“这是我家的电话和住址，还有舍妹的名字。”“谢谢。”吴淑娟满心欣喜地接过它。“还有上次住院时吃了你们不少东西，我一直想找机会回请你。”“一点东西不必放在心上。”“这怎么可以呢？你没听过：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软。况且我们号称礼仪之邦，理应礼尚往来、礼多人不怪嘛！所以明天我请你吃顿午饭。”吴淑娟见他一脸茫然，暗喜诡计得逞，趁他还没反应过来之际又道：“那就这么说定了！明天十二点十分在转角的便利商店前碰头。我们还有事要先走了，拜拜！”语毕，她拉着叶怡馨赶快走人。

明天要和她们一起午餐？刚才他被吴淑娟那堆似是而非的话搞糊涂了，等他回过神来时，她都已经订下明天的午餐之约了。想加以拒绝，她们却已离开了，无奈地叹口气，抱起书本缓缓地走出图书馆。

吴淑娟踩着得意的步伐和叶怡馨走出图书馆，上车后将那张纸交给叶怡馨。

“给你。”吴淑娟吹了一声口哨，得意地笑着。“连拐带骗、轻松愉快地把他的电话和住址弄到手，佩服吧？”“小女子佩服得五体投地。”叶怡馨接过那张纸，看着上面端正工整的字迹，内心的欣喜实非笔墨所能形容。

“真迹你留着，翻抄一份给我，免得到时候穿帮。”“好。”叶怡馨将那张纸珍惜地收起来。“我们要回去了吗？”“不！”吴淑娟发动车子。“我们现在去找餐厅预约座位，既然都已经把饵放下去了，你就要开始准备织网了，而且要愈密愈好。”

翌日中午，宋迦南在便利商店前等候吴淑娟和叶怡馨。现在仔细回想起来，这个午餐之约好象有种被设计的感觉。

“迦南，抱歉，让你久等了，我们走吧！”吴淑娟笑盈盈地过来招呼他。

宋迦南看到只有她一人就问：“叶小姐呢？”“她在车上等我们。”吴淑

娟才不管什么男女授受不亲，伸手拉着他就走。只要把他押上车，他就任凭她们宰割了。

宋迦南被半拉半推地坐进一辆白色轿车内；驾驶座上坐着含笑点头的叶怡馨，吴淑娟坐上后车座嚷着：“我们出发了。”叶怡馨俐落地将把车子开入车潮中，宋迦南看她开车的技术并不比两个弟弟差，也许他也该考虑到驾训场报名学开车子。

约莫二十分钟后，他们来到一家看来很温馨、很家庭式的小餐馆，里面的布置所呈现的风貌，宛如在家里的饭厅一样舒适自然。

侍者带他们到早已预约的座位，吴淑娟提议每个人点两道菜，她倒了三杯果汁举杯。

“从今以后，我们三个就是朋友了。”宋迦南只觉得这个女孩子有着不让须眉的豪爽气概。“吴小姐，我……”“哎呀！既然我们都已经是朋友了，当然要叫名字比较亲切啊！”吴淑娟连忙截住他的话，丢给叶怡馨一个眼色。

“对呀！所以大家就轻松点，不必太拘谨。”叶怡馨给他一个娇媚动人的微笑。

宋迦南微笑点头。虽然这是第一次和两个年轻女子共进午餐，但两位女孩子都表现得如此大方，他再扭扭怩怩的，就太差劲了。

“我是怡馨，不！她才是怡馨，我是淑娟。”吴淑娟故意抬手敲敲额角。

“瞧我胡涂的！”话落，她指着叶怡馨问：“你记得她的名字吧？”“怡馨。”

“我呢？”“淑娟。”“嗯！还是你比较聪明。”吴淑娟点头赞许着。

叶怡馨憋着气、咬着牙，拼命忍住笑意；吴淑娟瞎扯和装疯卖傻的工夫是一流的。

当菜肴送上桌来，三人开始进餐时，吴淑娟在桌下踢了叶怡馨的脚一下。叶怡馨看看她，迟疑了好一会才问：“迦南，那个……你在杂志社工作多久了？”宋迦南停箸思索片刻。“大概两、三年了，正确的时间我也不太记得了。”叶怡馨问了这句后，就不知该怎么再接下去，她投给吴淑娟一个求救的眼神。

吴淑娟朝她翻翻白眼，然后笑问：“迦南，你资历比我们深，知不知道咱们附近哪家餐馆的手艺最好？”宋迦南立刻被她问倒。愣了好半晌，微现羞赧之色地笑笑。“很抱歉，我不知道。”吴淑娟继续问：“你都不吃午餐吗？”“因为我妹妹会帮我准备便当，所以我很少到外面吃午餐。”吴淑娟立刻摆出老马识途的姿态。“我知道我们后面那边有一家港式小餐馆，手艺还挺不错的，下次我们三个再到那边一起用午餐。”宋迦南只是看着她不答：心想这个女孩未免太豪爽了吧！

三人沉默地进食好一会，吴淑娟才以恍悟的口吻问：“哎呀！我忘记一件大事了！”

我们邀你一起吃饭，若被你女朋友知道了，不知她会不会误会生气？”宋迦南看了两人一眼，含笑回答：“我还没有女朋友。”吴淑娟踢踢叶怡馨的脚，叶怡馨双颊浮上一抹酡红，芳心窃喜。

“那你弟弟他们呢？”吴淑娟干脆来个一鱼两吃，把他们家男人的交友状况全打探一下。

“三弟有个相交多年的女友，小弟最近好象和女友分手了。”吴淑娟眼睛一亮，忘情地喊着：“把他保留给我！”“什么！？”宋迦南吓了一跳：她这话是什么意思？吴淑娟脑筋急转地指着那盘清蒸驴鱼，嘻嘻一笑。“我是说

这个鱼肚很好吃，可以留给我吗？”“好啊！”宋迦南见她一脸真诚的笑容，也不疑有它。刚才真有刹那的错觉，还以为真要把宋启明保留给她。

叶怡馨低头吃饭，生怕一个忍俊不禁笑了出来。这个吴淑娟转得还不是普通的快，脸皮也不是普通的厚，只怕连大炮都打不穿了。一顿午饭下来，总算和他建立起浅薄的友谊。

吴淑娟努力将她贴在窗户上的海报清到别的地方，这样可以打开窗户让叶怡馨站在窗前目送宋迦南下班。

吴淑娟看着刚刚才经过的他，双手抱胸，脚尖轻点地板。“要不要狠一点，用车把他的脚踏车撞坏，这样你就有机会用车送他上下班了？”叶怡馨探头目送他的身影转过街角直到看不见，才顺手将窗户关上转身。“万一把他撞伤了，怎么办？”“这样不是更好吗？你就可以借口照顾他，去接近他呀！”“可是你不要忘了，他有两个念医的妹妹，我的机会可能不太大。”“倒也是。”吴淑娟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双脚踩上一张合椅的椅背，将椅子踩得前后摇晃。

这时，门外有人敲门。

“请进。”一个扎着麻花辫的女孩走了进来，将一张纸交到吴淑娟手上。

“你要的东西。”“谢谢，你问得怎么样了？”吴淑娟看了那张纸一眼。

“我男友说他那个前辈满奇怪的，人长得很俊秀而且气质高雅，有一副好嗓音却惜言如金，很文静不多话。”女孩偏头思索片刻。“还有，他真的没有女朋友，好象也不太愿意给人家机会。我男友说连他们社里的女孩子都不太有机会接近他，更遑论其它的女孩子了。”她看了叶怡馨一眼，靠上去低声地问吴淑娟：“你对他有兴趣吗？”吴淑娟也学她压低音量回答：“你也知道我的兴趣嘛！”女孩点头微笑，表示明白。

吴淑娟等她离开后才拿起那张纸仔细研究，叶怡馨走到她身边，吴淑娟指着纸上的资料。“小贞的男友也在那家杂志社工作，所以我叫她透过男友查一下迦南的资料。看到没？加班带两个便当，他妹妹是不打算让他交女朋友了吗？”吴淑娟仰头看着天花板一张她在街头猎取到的美女照片，好一会语带狠劲：“一不作、二不休，明天下班我就开车去撞他，由你去救他，你觉得如何？”“不要啦！他会受伤的。”叶怡馨不自禁地替他说情。

吴淑娟瞅了她一眼，语带调侃：“怎么啦？都还没让鱼吃到饵，就怕鱼钩弄伤他？”“不是这样的……”叶怡馨也不知该如何解释这种莫名的不忍心情。“因为他给人的感觉是如此的纤弱，万一拿捏不准出了意外，该怎么办？”吴淑娟低头想了好一会，突然心生另一计：“不然这样好了，我们去偷他的脚踏车，这样你就机会了，我果然是天才！”语毕，她好似很得意自己的坏点子，仰头狂笑数声。

叶怡馨瞄了一眼略有自大狂的她。“万一偷错了怎么办？”吴淑娟白了她一眼。“当然是看准了再下手呀！”翌日下班时间，两人准备去打探个清楚，顿使到对街的冰店吃碗红豆冰。当两人相偕转过转角，正巧看见宋迦南下楼，看他进入停车场，然后在停车场内来回走个几回，和管理员谈了几句就往外走。

吴淑娟开口唤他：“迦南。”宋迦南看到她们，礼貌性地点头微笑。

吴淑娟却像老朋友般与他寒暄：“下班啦！”宋迦南微笑点头。

吴淑娟不见他推着脚踏车就问：“你的车子呢？”宋迦南回头望了大楼停车场一眼，含笑回答：“不知被谁骑走了，所以我要去搭公车回家，两位再见。”吴淑娟闻言，以手肘撞撞叶怡馨，低声轻语：“天助你也，快去开车。”叶怡馨会意转身就走。

吴淑娟上前一把拉住从身前走过的宋迦南。“等一下啦！走这么快做什么？”“有事吗？”宋迦南对她突来之举感到讶异。怎么这个女孩毫无预警地便伸手拉他，好似并不在乎他人异样的眼光？“既然你要搭公车回去，不如让怡馨送你一程，反正也顺路嘛！”吴淑娟转头看她把车子开出来了没。

“不太好吧？”宋迦南从来没搭过别人的便车，更别说一个陌生女子的车。

“有什么不好？政府现在不是正推行‘共乘’吗？你想想看，同样的路程坐一个人和坐十个人，燃料费不都一样吗？当然超载也违规啦！因此做为一个好国民，应该要响应政府的宣导计画，这才是爱国的表现。”吴淑娟看见叶怡馨已把车子开出来，不由分说强拉硬拖地把宋迦南塞进车子，末了还猛向叶怡馨眨眼。“拜拜，明天见！”叶怡馨会意，等宋迦南上车就将车子驶上车道，不给他任何下车的机会。

宋迦南还弄不清楚搭叶怡馨的便车和爱国有什么关系，他是要去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又不是要自己开车；等他想通这点的时候，叶怡馨都已开了好一段路程了。

叶怡馨偷觑一脸茫然的他，思忖：不知吴淑娟又讲了什么令人伤脑筋的话。

过了好一会，宋迦南才回过神来，轻道一声：“对不起。”“为什么？反正我也要回家，顺路嘛！”叶怡馨表现得落落大方，现在吴淑娟不在身边，一切只能靠自己，脸皮就要厚一点才有机会。“以前曾发生过车子被骑走的事吗？”“也发生过，只是几天后车子又回来了；我想这次大概也是有人急用，所以把它骑走了。”叶怡馨好奇地问：“那上下班怎么办？”“上班我小弟会绕路送我过来，下班我自己搭公车回去。”叶怡馨点头。两人沉默了好一会，她放大胆子鼓起勇气建议：“如果不嫌弃的话，我可以顺路送你上下班，直到你的车子回来为止。”宋迦南先是一愣，继而俊面泛起一抹红晕。“那太麻烦你了，我……”“怎么会麻烦呢？我们不是朋友吗？朋友就是要互相帮忙，反正也顺路。”叶怡馨转头给他一个迷人大方的甜笑。

宋迦南看着她迷人的笑容，也许是该敞开心扉接纳所谓的“朋友”，也是该试着去做的时候了，遂轻声道谢：“谢谢，那就麻烦你了。”他的回答让叶怡馨整颗心都飞扬了起来，她暗暗祈求着他的脚踏车永远都不要回来了。

经过数天的时间，宋迦南见脚踏车好象没有回来的迹象，而且老搭叶怡馨的便车，也让他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可是，若想去搭公车，一定会遇到她们，结果必然被吴淑娟抓去搭叶怡馨的便车，有时候他实在有点怀疑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巧，感觉好象她们每天都等在便利商店前逮他似的。

这天下班，宋迦南下楼来远远地望着转角处，不见两人的踪影，暗松了一口气。没想到才走过转角，就看见叶怡馨的车子停在路边，吴淑娟站在

车边和叶怡馨谈天，他停下脚步，下意识反身往回走。

“迦南。”吴淑娟的声音从他背后传来。

宋迦南慢慢地回身看见吴淑娟笑着向他招手，无奈地暗叹一口气，挤出笑容走过去。

“你今天差点就搭不到便车，还不快点来。”吴淑娟过去把他押上车子。

“明天是周末，我们中午下班后去那家港式小餐馆午餐，下午去海边玩，你也一起去哦！”“可是，我……”“我们上次不是说好了吗？不准爽约，再见！”吴淑娟不给他任何拒绝的机会。

叶怡馨发动车子驶入车道，宋迦南面带惊慌地转身回头，只见吴淑娟站在路旁向他挥手的身影愈来愈小。回身直视着两旁飞逝的街景，他不记得曾答应过再次一起午餐，也没有说过要和她们一起去海边玩呀！

叶怡馨偷觑了他一眼，有点担心吴淑娟的计谋会适得其反地得到反效果。不过，现在还是不要开口较好，免得让他有拒绝的机会。

翌日，中午下班三人一起用过午餐后，三人两部车来到一处海边。周末的海边游客人潮如织，绵长的滨海公路上停满了大大小小的车子，海滩上戏潮的人们，随着潮涨潮退而追逐着海水。

吴淑娟戴上遮阳帽、背着相机过来。“我要去拍些风景照，大约两个钟头后，我们在‘相思海’碰头。”“好。”叶怡馨看着她朝人多的地方走去，当然明白她是要去猎艳，哪是去拍什么风景照，回头正好迎上宋迦南不解的目光。

两人凝眸对视了好一会，宋迦南收回目光，淡然一笑。“我们沿着沙滩散散步吧！”叶怡馨好高兴，因为这是宋迦南第一次主动开口邀她。

两人沿着沙滩走向人较少的一边，带着咸味的清凉海风吹来，轻拂着她长发和裙角，两人默默地走了一段距离。

叶怡馨低着头踢一颗小石头。“你喜欢海吗？”“喜欢。它曾是我的梦想，也将是我最后的归宿。”宋迦南停步转身望着波涛起伏的海面。

梦想？归宿？叶怡馨也停步看着他瘦削的背影。

宋迦南伫足了好一会才继续往前走。“我曾梦想当个海洋生物学家，乘坐研究船到各大洋去探索神秘的海洋世界，去研究各类的海洋生物。”回过头来微笑着问：“你的梦想呢？”叶怡馨双颊酡红，唇边绽开一抹娇媚动人的笑容。“我的梦想是成为我心爱之人的好妻子，将来成为孩子的好母亲。”

“你的思想好传统，像你这样的好女孩已经很少了。”宋迦南笑了笑。“不像我妹妹，一个常常夸口要成为‘再世华陀’，一个说要成为‘南丁格尔第二’。”叶怡馨首次听到他的赞美之辞，心里甜蜜蜜的，随后听到他提及两个妹妹，又觉得有趣。“人类因梦想而伟大，也许她们可以达成目标。”“梦想太远大了，我看是有点难。”叶怡馨跟着他慢慢地走。从相识到今天，也谈了很多次了，她忍不住就问：“你的声音……”宋迦南回头笑问：“不像男人的声音吧！”他也明白自己的嗓音太细嫩了，但这正与生俱来，纵使不喜欢，他也无力改变。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倒觉得你的声音满好听的，是我听过最好听的嗓音。”叶怡馨终于说出藏在心底的话，说完倏觉双颊发烫，粉颈低垂，不敢抬头看他。

“谢谢。”宋迦南继续往前走。“你和淑娟的个性有点像我妹妹，一个活泼外向，一个温柔内向。”叶怡馨闻言觉得好失落。她不是为了要当他妹妹

才想尽办法来接近他的，她衷心地希望是能和他交往。

“可是，感觉还是不同的。她们举止言行都像小孩子，而你们都已是大人了。”

#### 4

这天下班，叶怡馨回到家将车子驶进车库，转头却看见宋迦南遗忘在后座的手提袋和外套。拿过这个手工缝制的小巧手提袋，打开一看，里面是便当盒和一条深色手帕。

她欣喜不已地下车，他因一时疏忽，让她平白捡到一个表现的机会。

她带着愉快的心情走进客厅，却见到一个最不想的人——罗震宇。

“你回来了，我们一起去晚餐。”罗震宇一脸帅气迷人的笑容。

叶怡馨不理不睬地转身就想上楼回房，罗震宇立刻过去拦在她身前。

“你怎么了？最近怎么都不理我？”“对不起，我要准备一些明天上班需要的资料，所以没空陪你去吃晚餐。”叶怡馨想从他身边绕过去。

罗震宇移身挡住她去路，看见她紧抱着一件男人的外套和一个男用手提带，霎时间一股酸意涌上心头，语带霸气地问：“你手中的外套和袋子是谁的？”叶怡馨最讨厌他这种咄咄逼人的语气和态度，好象她是他的禁脔一样。“是谁的干你什么事？你又不是我的什么人，凭什么这样质问我？”话落，她紧抱着怀中的东西跑上楼去。

“怡馨，我……”罗震宇望着她上楼的身影。为什么她总对他冷冷淡淡的？他是那么地喜欢她，也认为唯有他才能配得上她。

叶父翻了一页报纸，态度闲散。“欲速则不达。你追怡馨追得太紧了，她不喜欢这么紧迫盯人的方式。”罗震宇坐到他对面，眉头微皱。“世伯，我只是关心她而已。”“嗯！”叶父点点头。“关心还是要用对地方才好，怡馨好象不怎么喜欢你的样子。”他尊重女儿的选择，所以并不想勉强她喜欢谁，虽然他对这个世侄的印象还不错。

罗震宇呆了呆，急声辩解：“世伯，不是这样的。怡馨只是在生我的气罢了，因为我最近太忙了，没有空陪她，以后我会多拨空陪她的。”“嗯！今天股票又下跌了。”叶父突然冒出这么一句牛头不对马嘴的话。他已经敲了这个不懂女人心的世侄一下了，罗震宇还不懂的话，再敲下去就没意思了。

这时，叶母由饭厅出来招呼他们用晚餐了，她转身上楼去叫女儿下来吃饭。

“震宇，吃饭了。吃饭皇帝大，吃饱了才有力气追女孩子。”叶父放下报纸，边招呼他，边往饭厅走。

叶怡馨回到房间掩上房门，将手提袋挂在椅背上，宝贝地抱着那件衣服坐在床沿，衣服上好象有一股淡淡的书香味；心念一转，干脆穿它一下。嗯！有点大又不会太大，她抱膝坐在床上，闭着眼睛想象被他轻拥在怀中的感觉。片刻，她下床走到书桌前，翻开一本杂志，拿起一张那天在海边吴淑娟帮他们拍的合照，看着看着，不自觉地露微笑……“我就说嘛！你怎么会有那种痴傻的笑容，原来如此！”叶母的声音突然传自她背后。

叶怡馨手忙脚乱地把照片藏起来，转身来面对母亲。“妈……妈，你什

么时候进来的？”叶母笑而不答，看着她身上的外套含笑问：“这件外套好象太大了点？”叶怡馨粉脸微现腼腆之色，连忙把外套脱下来。“这……这是朋友的衣服，他忘了带回去了。”叶母含笑看着女儿慌乱的样子，伸手将她没藏好的照片拿起来观看。女儿一脸灿烂的笑容，身旁还有一个长相俊俏、气质温文儒雅的男子。“他是你心仪的那个男子？”叶怡馨含羞带笑地点头承认：“妈，你觉得他怎么样？”叶母仔细地看看照片中的男子。“文质彬彬的，应该是个温柔的男人吧！你在哪里认识的？”叶怡馨就把认识宋迦南的经过述说一遍。叶母笑着摇头，现在的女孩果然有自己的主张，会主动追求所爱。“你看上人家得什么地方呢？”“声音。”叶怡馨转身爬上床，将枕边一台小随身听拿过来。“他的声音很好听哦！”

不信你听听看。”她按下播音键，宋迦南那轻柔的嗓音从喇叭里传出。片刻，叶怡馨按下停止键，迫不及待地问：“很好听吧！”“果然有一副好嗓音。”叶母看着正在倒带的她。“他录给你的英文教学带吗？”叶怡馨不好意思低头笑答：“是淑娟偷录给我的。我们找了一篇专述论文叫他念给我们听，顺便请他翻译，淑娟就在桌子底下偷偷录音。”“然后这卷带子就天天伴你入眠。”叶怡馨娇羞地低下头。“本人的声音更好听呢！”叶母看着女儿的娇态，看来这次她是真的恋爱了。“要不要下来吃饭？”叶怡馨放好随身听，回头把照片藏好。“不要！等震宇走了再叫我。”“好吧！震宇追你，你去追人家，这最后会是什么结局呢？”叶怡馨信心满满地回答：“震宇休想追到我，而我一定会追上他的。”“好，祝你马到成功！但你可不能在别人面前说是你在追求人家，万一追不上，妈妈会觉得很难丢脸的。”叶母半开玩笑地说。

“不会让你丢脸的。”叶怡馨双手攀住母亲颈项，在她颊上亲了一口，她就是喜欢母亲像朋友般的亲子关系。

当天晚上，宋家兄妹围着圆桌共进晚餐。

宋迦南心不在焉地夹菜配饭，暗忖着该怎么向妹妹解释外套和手提袋遗忘在叶怡馨车上的事，不如撒个小谎，说放在公司忘了带回来。

宋美慧扫视了众人一眼，扒了口饭，夹片红烧肉放进口中，边咀嚼边问：“哥哥，刚才有个女孩打电话来，说她明天会帮你做便当，也会把外套洗干净。”话落，她投给宋迦南一个暧昧的眼神。“那个女孩是谁呀？”此时，宋迦南正将一块鸡肉来回碗里，闻言心一慌、手一松，鸡肉落进蛋花汤中，使得汤汁四溅，愕然不知所措地看着在座的弟妹。

旁边的宋启政不动声色地帮他捞起鸡肉放回碗里，末了还给宋美慧一记“你少多嘴”的警告眼色。

宋美慧眨眨眼，故作不见。

“她……她只是个朋友而已。”宋迦南俊面微现红晕，低头吃饭，生怕弟妹看出他的心慌。

宋美慧边扒饭，边看着眼神不善的三哥和小哥，稍稍收敛起好奇心。但片刻后，她还是忍不住又问：“小哥和小黎都曾看到你在外面的路口搭一个女孩子的便车，那个女孩是不是要帮你做便当的那个女孩子？还有，她是不是你的女朋友？”她的话让正在喝汤的宋迦南立刻被汤汁呛得猛咳嗽。

“哥哥，你不要紧吧？”宋美黎连忙离座过来替他拍背顺气。

宋启政见状，立刻给这个多嘴的大妹一记严厉的眼神。对于宋迦南搭便车的事他也知道，亦认为这是好事一件，更不想在事情尚未明朗化之前就贸然询问宋迦南，怕他们的关心会让哥哥对爱情怯步。

宋启明则在桌子底下踢了她一脚。

“对不起，你们慢用。”宋迦南掩口轻咳，离开了饭厅。

待他回房后，宋启明忍不住就开骂：“死丫头！这么多嘴做什么？”宋美慧嘟起小嘴，不服气地反问：“人家只是好奇想问问看嘛！有什么关系？”宋启明见她毫不在乎的样子，霎时勃然大怒斥责：“什么没关系？你想害哥哥不敢交女朋友是不是？难道你忍心看哥哥这样一直下去？”宋美慧嘴一抿就想反驳：“我只是……”宋启政看了她和宋美黎一眼。“不准你们过问哥哥交朋友的事！”话落，他顿了顿语调低沉道：“哥哥已经没有多少青春再为我们磋跎下去了，我们已经耗掉他最宝贵的十年时光，等下去向哥哥道歉。”“是。”宋美慧低着头小声地应答。三哥是家中最有威严的人，小哥爱骂人，只有二哥最温柔，也最有包容心。

晚餐后，宋启政回房坐在书桌前冥思片刻，拉开抽屉拿出一张母亲与六兄妹的合照。

娴雅温柔的母亲，膝上坐着刚满两岁的小妹，身后站着纤弱俊美的二哥宋迦南；两人温柔的笑容里，眼眸深处有着一抹难以察觉的坚毅。

多年以来，他深信二哥是母亲生命的延续，为了他们而默默地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小工作室里，吴淑娟正在整理一堆照片，叶怡馨边打字边生闷气，只因刚才的一通电话，破坏一整天愉悦的好心情。

“不要生气了，我来替你挡掉罗大少不就成了，你就放松心情和迦南去好好地玩一玩。”吴淑娟把俊男和美女的照片分开。

叶怡馨用力地敲着键盘，愈想愈生气。今天好不容易和他相约到隔两条街的体育馆前广场逛逛，因为今晚那里有许多展示民俗技艺的摊位。哪知，罗震宇却突然来电话，说下班要来接她一起去晚餐。“怎么帮我挡？他六点半就要来接我了，拒绝他又不听。”“别慌、别慌！看我的！”吴淑娟看她一脸沮丧，过去拿起话筒拨个号码。

“喂！迦南，我们提前在六点二十五分见面，因为我们中午只吃水果大餐，现在已经有点饿了，所以我们先到那家日式小吃稍稍填饱肚子再去逛摊子，就这样了，再见。”她放下电话，双手一摊，语气轻松：“这不是解决了吗？”“谢谢。”叶怡馨的好心情又回来了，恢复一脸愉悦的笑容。

六点二十五分，宋迦南准时在便利商店前出现。叶怡馨走过转角就看到他的身影，吴淑娟偶一回头，却看见一部豪华轿车正往这个方向开过来——那是罗震宇的车子，她伸手拉住叶怡馨。“糟糕！罗大少也提早到了。你带迦南走小巷道，我来拖住他，今天我不当电灯泡了，加油！”“好。”叶怡馨这时也看见罗震宇的轿车，顾不得矜持，快步过去拉着宋迦南就走。

“我们走，我已饿得前胸贴后背了。”“淑娟呢？”宋迦南边走边回头看仍在原地不动的吴淑娟。

“她要等另一个同事，叫我们不用等她了。”罗震宇远远地就看见叶怡馨

的身影，可是，她怎么和另一个男子快速离开了呢？他下车想去追赶，不意前面却有个女子突然挡住去路，他往旁边移步，想绕过她。

哪知，她却也往旁边移步挡住了他，这样移动了两次都被挡住，定眼一看，原来是吴淑娟，心急之余，忍不住恶声怒斥：“你做什么挡住我的去路？”“鬼话！你才挡我的路，我都还没开骂，你倒恶人先告起状来了！”吴淑娟不甘示弱地回骂他。

罗震宇往前看去已不见叶怡馨身影，气恼之余，也顾不得什么风度，用力地将吴淑娟推开追了过去。

吴淑娟被他推得脚步踉跄差点跌倒，气得她俏脸通红，咬牙骂道：“死萝卜...你给我记住！淑女报仇三年不晚，哪一天你就不要犯在我手里，不然我就让你吃不完兜着走，这笔帐先记下了！”罗震宇追到转角处，早已失去叶怡馨和那个男子的身影.....呆站片刻，转身想回来向吴淑娟道歉，顺便问问那个男子是谁，结果吴淑娟已不见了踪影，满心懊恼地回到车上。那个男子到底是谁？为什么会和叶怡馨在一起？

叶怡馨拉着宋迦南依吴淑娟指示走小巷道，边走边回头，生怕被罗震宇追及。

宋迦南见她神色间透着紧张不安，还频频回首，遂问：“你怎么了？有人在跟踪我们吗？”叶怡馨不放心地回头再望一眼，故作无事状地笑了笑。

“没有啊！我只是看到有个神色奇怪的男子，多看他几眼而已。”她猜想罗震宇已被吴淑娟挡驾了，遂绽出一抹放心的微笑。“我们走快一点，晚到了，限量供应的东西就卖完了。”宋迦南微笑，任由她拉着走。自从在海边交谈过后，他真的已将她们两人当朋友看待，只是吴淑娟总会在有意无意间开溜，留下他和叶怡馨独处。

“今日公休”。

叶怡馨直愣愣地看着日式小吃店挂在门上的公休牌子，真伤脑筋！早不公休晚不公休，偏偏今天公休，一时之间，她也想不出变通的方法。

宋迦南看她对着公休牌子发呆，转头四望，这附近没有另一家小餐馆。斜对街那边有个小小的绿地小公园，几棵大树下有几张镂花铁条椅子，还有几盏晕黄的路灯。“我们到那边坐一下，我袋子里有一些点心。”叶怡馨只得点头同意。

宋迦南买了两罐饮料，带着她到一张较靠近路灯的椅子坐下，从手提袋内拿出一袋小点心给她。

叶怡馨接过小袋子，打开就看见一些造型可爱的动物小饼干，拿起一只小兔子饼干，上面还有红红的眼睛，不禁赞美：“好可爱的饼干，在哪里买的？”宋迦南帮她打开饮料，放入吸管。“这是我妹妹她们做的，给我当点心的。”叶怡馨将它放入口中，有浓浓的苹果香味，再拿起一个小星星造型的饼干，是香蕉的味道。“有新鲜的水果香味，一种造型一个味道吗？”宋迦南微笑点头。看她吃得高兴，心里也觉得高兴。“她们说把天然水果加进去，好吃又有营养。”叶怡馨觉得他的妹妹们既聪慧、又灵巧，一连吃了几个后，才想起应该请他一起吃，遂带着歉意的笑容道：“你也一起吃啊！”“我不饿，刚才同事庆生，请我吃了块蛋糕。”叶怡馨愈吃就愈觉得这些小

饼干好吃，不知不觉就吃掉了三分之二，想把它吃完又觉得不好意思，忍住欲望将它包好还给他。“谢谢你的点心，吃太多等一下逛摊位就没办法吃别的东西了。”宋迦南含笑看着她，很少人抗拒得了宋美慧和宋美黎所烘制的小点心。看她强忍住想多吃一口的模样，好可爱、好迷人。“给你带回去，如果喜欢的话，我明天再带一些过来给你。”叶怡馨眼睛一亮，他要送她东西，真是太令人高兴了！即使只是微不足道的小饼干，她毫不犹豫地笑着点头。“好。”待看到他含笑的眼神，立刻惊觉怎么像个贪吃鬼一样，羞得双颊酡红、粉颈低垂。

宋迦南看着她含羞带俏的娇态，是那么地令人怦然心动。他喜欢像她这样适度含蓄的女孩，吴淑娟实在太外向了，有时候会令人招架不住；像宋美黎又太含蓄了，有时候又弄不懂她真正的意思，可是，他真的该放开心怀来培养这分情爱吗？他没把握，只因这是他第一次谈感情；他不敢想，只因那一段过去……“民俗活动应该开始了，我们过去吧！”叶怡馨看他在发呆，就招呼他。

“好。”

这天，宋迦南下班徒步到广告公司前，准备搭叶怡馨的便车回家。现在搭她的便车已经成了习惯，而已连上班也开始搭她的便车过来，弟妹也赞成他的共乘行动。

“迦南。”吴淑娟跑到他面前，一脸兴奋：“你妹的手艺真是太好了，那些小饼干好好吃哦！可不可再带一点来给我们解馋？”宋迦南微笑点头。“好啊！家里还有两大罐。”吴淑娟闻言，咽了咽口水。“那多带一点过来。”转瞬看见叶怡馨已把车子开出来。

“车来了，拜拜！”“再见。”宋迦南走向叶怡馨的车子开门上车。

叶怡馨待他坐好后，踩下油门转动方向盘。“我们为了分吃那些小饼干，还差点大打出手，最后是一人一半才解决问题。”“真有那么好吃吗？”宋迦南觉得那些小饼干，除了有新鲜水果的香甜味道外，其它并无特别之处。

“你常吃当然就不觉得它好吃，我们是第一次吃到那么特别的饼干，你没听过物以稀为贵吗？”宋迦南微笑。“我大妹正在尝试把中药也混在材料中制成饼干，你想不想试试看它的味道呢？”叶怡馨惊奇不已。“中药饼干？我第一次听到，如果研制出来，不要忘了带一些来给我尝尝看。”宋迦南摇头苦笑。“我想起就害怕。”此时，有一辆豪华轿车正隔着一部车尾随在他们后面，驾驶座上的罗震宇脸色阴晴不定地看着叶怡馨的车子。那天明明说好要带她去晚餐，没想到她却和另一个男子先行离去，于是，他今天就想在她下班时来接她；哪知，竟看到一个男子钻进她的车中。据他所知，叶怡馨是不轻易让男人搭她的车，除非那个人是……他简直不敢再想下去了。

突然，他看到她的车子在一个路口停下，那个男人下车还向她挥手再见，待叶怡馨的车走后，他将车停在路口，看着那个男子的背影；中等身高瘦弱的身材，看起来是那么的纤弱，这算是男人吗？不相信她会喜欢这样的男人。回头踩下油门，他非得去向她问个清楚不可。

叶怡馨将车子驶入车库，下车前习惯朝后座巡视一番。自从宋迦南上次忘了外套和手提袋以后，希望他能再遗忘一次。突然，前座底下有一本袖珍的小笔记簿吸引了她的目光，捡起来翻开一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宋迦南那端正的字迹，前页写了个人基本资料，他今年三十一岁，和她预测的差不多。

看了片刻，随手往后，想看看里面究竟写些什么东西。天啊！密密麻麻的英文连写字……她禁不住满心好奇，坐在车上努力地看其中一段写些什么，只是老早就把英文文法还给老师了；再加上宋迦南的用字艰深难懂，根本看不懂文中真正的意思，费力看了好久，还是不懂。

往后翻到最后的通讯簿，里面是空白一片。她突发奇想，打开置物箱拿出笔，把自己的名字、住址和电话记了上去，这样她就是他的唯一朋友了：再往后翻，两句短言却令她心惊！

吾之身躯将化为灰烬，魂魄随海波飘游四海。

叶怡馨细细地体会一次又一次，纤指轻抚着字迹，终于明白宋迦南为何会说大海将是他的最后的归宿。原来他是希望死后家人能将其骨灰撒入大海，以完成有生之年无法达成的愿望。

“叩！叩！”有人敲她车窗。

叶怡馨心头一惊，连忙将小册子收进皮包，转头看见罗震宇站在外面，伸手打开车门下车，冷冷地问：“你来做什么？”罗震宇见她原本在看一本小册子，听见敲车窗的声音才急忙收进去，但他不是来追究这件事的。“今天搭你车的那个男人是谁？”叶怡馨没想到竟被他跟踪。看到他一副想兴师问罪的神情，冷冷地回了句：“朋友。”罗震宇看她态度冷淡，就挡在她身前急声地追问：“我不记得男的朋友能轻易搭你的车，告诉我实话。”“无可奉告。”叶怡馨最讨厌他的霸道，就算两人是交往中的男女朋友，难道连交个异性朋友都不行吗？要是和他结了婚，岂不是连看别的男人一眼，都会被怀疑红杏出墙了？况且她早已表明不喜欢他，为什么他还要纠缠不休呢？“怡馨。”罗震宇追上前一步，拉住她右臂。“告诉我，他是不是我的情敌？”“放手！”叶怡馨用力挣脱他的手，杏目圆睁冷声回答：“是又怎么样？全世界的男人都是你的情敌，这样你满意了吧？”语毕，她快步地走进客厅。

罗震宇如泥塑木雕般杵在阶梯下。她已经明白地告诉他，刚才所见的那个男子果真就是情敌。转身缓缓地步出叶家大门，不相信凭其社会地位、家世背景会败给那个百无一用的文弱书生。

叶母在花房浇水，看着他离去的背影轻摇头。她心想，震宇这孩子太霸道、好强了点，与女儿心目中理想的好伴侣——一个可以是依靠，也可以是朋友的男人差距太大了。

不知她看上的那个文弱书生，是否就是有这种特质的男人？不过，依她看来，女儿是迷上那书生文质彬彬、超尘拔俗的气质。

周末的海边游客依然如织，吴淑娟又使计半邀请、半强迫地把宋迦南带到上次海边。

宋迦南站在一旁看着吴淑娟对海滩上戏潮的几个小帅哥猛按快门，难

道这就是她所说的风景照。

吴淑娟拍着拍着，换个方位就朝他按下了快门。突然，她放下相机，嘴一抿朝宋迦南挥挥手。“你们两个走开，站在那里会让其它的帅哥、美女黯然失色。怡馨，把他带走。”她换了卷底片嘀咕：“害我浪费一张底片。”“我们到别的地方走一走，不要在这里妨碍她的乐趣。”叶怡馨笑着把宋迦南带开。

宋迦南疑惑不解地问：“她究竟在拍什么？”“她的兴趣是收集帅哥、美女。”叶怡馨脱掉鞋子，光脚踩在发烫的细砂上。

“我们来光脚走沙滩，怎么样？”宋迦南看着她光洁细嫩的脚丫子，微笑点头弯腰也脱下鞋袜。

站在他身前的叶怡馨，一双美目不由自主地标向他白皙的脚丫子，看得她一颗心怦怦直跳，待看见他饮直起腰来连忙把视线移开投向大海。

宋迦南弯腰拿起她的鞋子，将两人的鞋子放在离水边较远的一颗大石上。

叶怡馨看着他如此体贴入微的举动，一颗芳心甜蜜蜜的。两人顺着沙滩慢慢地向前走，叶怡馨每走一步都用力留下一个深深的脚印，而宋迦南只留下浅浅的足迹，几乎是不留痕迹地在沙滩上行走。她看了他一眼，绕到他身后在他留下的足迹中又深深地留下她小小的脚印。

宋迦南停步转身看着她顽皮的举动，笑问：“你在做什么？”叶怡馨不加思索脱口而出：“让你印中有我呀！”话落，才惊觉语意太明显了，霎时间双颊轻泛酡红垂下头去。

宋迦南看着她那令人心动的娇态。他又不是木头人，怎么会感受不到她的情意……只是当她得知他的那段过去时，还能对他有情吗？他不禁低吟一句：“感君怜，此情须问天。”吟毕，转身继续向前走。

叶怡馨倏地抬头看着他背影，愣了半晌，小跑步追上去拦在他身前。“你知道我的心意，为什么要说：此情须问天呢？告诉我原因，你不是没有女朋友吗？”宋迦南凝视着她，良久之后转首望向大海，语气淡然：“我也不知道，只是有感而发而已。”叶怡馨缓步上前，仰望他俊秀的脸庞，柔声轻语：“让我们试试看，好吗？我不喜欢尚未起步就被一条看不见的线给绊倒。你，是第一个令我心动的男人，给我们彼此一个机会，可以吗？”宋迦南再次凝视她娇艳动人的娇容，那双澄澈明眸深处闪着炽热，深深地打动他的心。他给她一个真情的微笑，牵起她的手慢慢地向前走。

叶怡馨任他拉着手，一颗心已随拂面的海风飞扬起来。刚才他一句“此情须问天”，差点让她失落得“无语问苍天”；幸好，情况并没有那么糟。她隐约感觉到他对感情似乎有着太多的顾虑；不过，她坚信真情定然能打动他的心。

当他们回到约定会合的“相思海”时，吴淑娟正借着喝鲜鱼汤的机会，猛向那位服务的小帅哥要求拍照留念。那位小帅哥在强不过她之下，只好红着脸让她拍张照片。

“我们坐旁边点，免得丢脸。”叶怡馨故作不认识她，拉着宋迦南坐到角落的一张桌子，也叫了两碗鲜鱼汤。

吴淑娟只是看了他们一眼，又把一双美目投注在来往的行人身上。

叶怡馨看着计算机屏幕，以鼠标执行彩色图片扫描工作。虽然她的模样像是专心工作，但一颗心早飘到宋迦南身上了。因为昨晚两人相约去看了场电影，道别时宋迦南在她的脸颊上吻了一下，虽然只是蜻蜓点水般的吻别，但感觉却是如此甜蜜。

吴淑娟背着她边写企画，边从口袋摸起“暗杠”的小饼干放进口中。自从知道宋迦南的妹妹每天都会为他准备小点心后，她每隔两天就会向他要点心。如果是小饼干的话，她就先抓一把放在口袋里，其余的再和叶怡馨平分。

“怡馨，下次你去拿点心，我都跑得被误认是迦南的女朋友了。”等了片刻，都不见叶怡馨的回答，遂转过椅子，没想到竟看见她正对着计算机发呆痴笑。“小馨馨，这张图片已经重复扫描N次了，可以换张了吧？”叶怡馨立刻回过神来，神色慌乱地将扫描仪上的图片抽换掉。

吴淑娟将椅子滑到她身边，把嘴凑到耳边轻声地问：“昨晚是不是有好事发生？”叶怡馨被问得双颊飞上两朵红云，心慌手乱地连下三个错误的指令。

“他吻了你？”吴淑娟看到她如此慌乱的神态，心里已猜到七、八分了。叶怡馨含羞带笑地轻点头。

“哪里？”叶怡馨声若蚊蚋地回答：“右脸颊。”吴淑娟挑挑秀眉。“什么？我还以为他会吻你的唇。看来他还不是普通的保守而已，要不要我去给他一些暗示？”话落，注视着她的樱唇片刻，摸着下巴语带怀疑。“还是你的唇吸引力不够，下次试试涂成‘血盆大口’，也许会引起他的注意。”“讨厌！不要乱说。血盆大口？我怕会把他吓昏了。”“说的也是，说不定他被你的性感大嘴一吻，马上缺氧而昏倒。”吴淑娟一脸邪邪的笑容，扬扬眉毛干笑两声。“嘿！嘿！到时候你就可以对他为所欲为了。”叶怡馨闻言，气得俏脸通红，顺手拿起一本小册子打她左上臂。“走开！不要把你的邪恶思想传到我身上。”“哎呀！”吴淑娟运人带椅地往后退。“我又没说你会对他怎么样，是你要往那方面想的，自己思想邪恶，还怪别人。”“你……”叶怡馨又羞又气，就是奈何不了她，一气之下，索性转身专心工作不理她。

吴淑娟怵度，也把她亏得差不多了，脸色一正。“好了，不要生气啦！是我思想邪恶好不好？我向你道歉，对不起，都是我太多嘴了！”叶怡馨转过脸看她，好象还挺有诚意的。“好吧！我就原谅你，顺道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迦南邀我星期天到他家去吃午饭，你要不要跟？”她希望好友能跟去帮她壮胆。

“我才不要”叶怡馨截住她的话，面露一丝神秘笑容。“他妹妹要做很丰盛的菜肴，他弟弟要作陪哦！”末了还眨眨右眼，暗示有得吃、又有得看。

吴淑娟听到有美味佳肴可吃，还有帅哥、美女可欣赏，立刻改口：“要！要！”

我要跟，顺便去让他那个女友缺货的小弟留个印象。”

在一处朴实宁静的住宅区里，座落着一栋两层楼高的洋房，房子的四周筑有围墙，房子和围墙间还有一些空地，空地上种植些奇异的花草，每一棵花草上都挂着一个小小的牌子；镂花的铁门边也挂着一个金属牌子，上面是房子地址号码和住户姓氏。

宋迦南坐在客厅的沙发看报纸，厨房传来宋美慧和宋美黎的谈笑声。自从她们得知顺道搭载他上下班的热心女孩是叶怡馨后，姊妹俩就要求他邀请她来家里吃顿饭，美其名是道谢。

这时，宋启政从外面进来，在另一张沙发上坐下，顺手取过报纸，看着正专心看报纸的宋迦南。正受爱情滋润的他，看得出来日子过得很快乐，他衷心希望哥哥从此都能这么快乐。

宋迦南换版面的时候，正好迎上宋启政那关爱的目光。“不要老用那种眼神看我，不知情的人，会以为你们有问题。”“你总是喜欢隐藏心事，我们只好时时多关爱你一点。”宋启政不以为意地翻开报纸。

宋迦南淡然一笑。“我哪有什么心事！”“没有心事，平常为什么不和我们多说几句话呢？”宋启政直视着他。

宋迦南放下报纸回视他，微笑。“你想要我和你们多谈些什么？”宋启政无言以对，明白宋迦南目前的心境。在经历身兼数职，将他们兄妹四人拉拔长大后，现在只想以兄长的身分和他们一起生活；他实在不懂哥哥对所有人都有颗包容的心，但是何以对自己却是如此残忍，残忍得令人心痛。“哥哥，我真的希望你能过得快乐。”“我过得很快乐呀！”宋迦南翻开另一张报纸，浅浅一笑。“最苦的日子都挨过了，我还有什么不快乐呢？”“可是，你的心灵……”“哥哥，吴小姐和叶小姐来了。”宋启明从外面领着叶怡馨和吴淑娟进来。

“请坐。”宋迦南收起报纸，起身招呼她们。

“谢谢。”叶怡馨把带来的水果放桌上，随意地打量着屋内淡雅朴素的布置：简单大方的摆设，使得室内呈现出平静祥和的气氛。

“两位姊姊请用点心。”宋美慧和宋美黎听到客人到了，赶快端出点心和饮料。

“谢谢。”吴淑娟看到那一大盘小饼干，整个眼睛都亮了起来，暗忖：今天定然可以大快朵颐一番；叶怡馨则礼貌地向宋启政和宋启明点头问好。

宋启明看着两位绮年玉貌的俏佳人，他希望哥哥的女友是那个柔婉妩媚的叶怡馨，而不是那个双眼直盯的点心，口水好象快要滴下来的吴淑娟。

宋启政看着叶怡馨，猜想这个礼貌周到的女孩才是哥哥的交往对象。

叶怡馨怀着忐忑的心情看着宋启政，他有着一家之主威严凛然的气势；相形之下，宋迦南则显得淡泊恬静。

“我可不可以吃点心了？”吴淑娟已经快受不了美食的诱惑了。

“请用。”宋迦南微笑点头。

吴淑娟闻言立刻双手齐动，把小饼干一个个地往嘴里塞，还不忘边吃边称赞。

除了吃以外，一双美目还不停地在宋启政和宋启明身上来回打转。

宋启明惊讶地看着她。生平第一次看到如她这样不知含蓄是何物的女孩，瞧她在短短时间内即吃掉大半盘的饼干，心惊之余，忍不住出声劝阻：

“吴小姐，你现在吃这么多饼干，等一下午餐还吃得下吗？”吴淑娟闻言，停手看着他，好一会才问：“午餐会很丰盛吗？”宋启明点头。第一次碰到

这种到别人家作客，还问菜色好不好的女孩。

“好吧！那我就不要吃了，免得等一下吃不下午餐。”吴淑娟万分不舍地把眼睛从小饼干上移开。“迦南，这些如果没有吃完，可不可以让我带回去？”“好啊！”宋迦南已习惯她这种想做什么就说什么的洒脱个性。

宋启政和宋启明皆以惊疑的眼光看她；叶怡馨则低下头去，已搞不清楚是带她来壮胆？还是来丢脸的？吴淑娟秋波微转，看看宋启政又看看宋启明。“迦南，你哪个弟弟和女友分手了？”“小弟启明。”宋迦南以眼神示意是刚才领她们进来的宋启明。

“是你呀！嗯！”吴淑娟从头到脚把宋启明打量个清楚，还挺有男子气概的，正是她喜欢的类型，有那个追求的价值。

宋启明被她看得浑身不自在。以往女孩子若爱慕他，顶多也只是偷偷地欣赏他而已，怎么这个女孩好象以一种有色的眼光看他。“有何指教？”“没有。下次介绍女朋友给你，好不好呢？”末了，吴淑娟还对他轻抛个媚眼。

宋启明不自然地笑笑，看在宋迦南的面子上，不好意思当场拒绝：“谢谢。”午餐时，吴淑娟则毫不羞涩地坐到宋启明身旁。

宋启明一顿午餐下来，只是看着这个堪称大胃王的吴淑娟，不但是拼命地称赞小妹们的手艺，亦拼命地把菜肴喂进嘴里，一个忍不住就问：“你这样吃，不怕胀死吗？”“当然会怕啊！不过，能吃到这么好吃的菜肴，就算是胀死也是值得的，你们说对不对？”吴淑娟问宋美慧和宋美黎。

宋美慧和宋美黎笑着点头，第一次碰到言行举止这么有趣的大姊姊，感觉到也挺好玩的。

宋启明真怀疑像她这么会吃，会不会把她家给吃垮了？宋启政则看着时而相互夹菜、时而低语谈笑的宋迦南和叶怡馨，只期盼两人的恋情能顺利地持续下去，然后一起步上红地毯，相爱相伴一辈子……

某个周末的下午，叶怡馨和宋迦南并肩坐在滨海公路的水泥方块护栏上。每个周末来看海，已变成他们固定的约会。

叶怡馨轻轻拨顺被海风吹乱的长发，因为宋迦南的关系，她也开始喜欢上大海。

“下个周末是我的生日，我想邀你和淑娟到我家吃个便饭，顺便帮我庆生，好吗？”“好啊！”宋迦南转过脸笑问：“你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叶怡馨迎上他深情的目光，嫣然一笑。“只要是你送的礼物，我都喜欢。”宋迦南凝视着她动人的笑留，情不自禁地缓缓朝她诱人的樱唇靠近。叶怡馨垂下眼帘，满心期待他深情之吻，就在宋迦南双唇轻触她柔软的红唇，一个意念浮上心头，立刻侧过脸轻吐一句：“对不起。”叶怡馨倏地睁开眼睛，看着他俊雅的侧面，一颗心失落到了极点。为什么他的吻总是那么轻、那么短暂？甚至比蜻蜓点水还快？难道她的唇不能吸引他轻尝一下吗？心底深处有着深深的挫败感。

宋迦南遥望着海面，待整理好纷杂的思绪，才回过头笑问：“我们到那边走一走？”叶怡馨只好随着他沿公路散步，他不曾拥过她的肩、搂过她的腰，拉拉小手已是两人最亲密的行为。走了好一段路，她满怀委屈地问：“你

是不是不喜欢我？”沉默了好一会，宋迦南才笑问：“为什么这么认为呢？”

“因为你始终对我都是一副‘保持继离，以策安全’的态度。”叶怡馨低头踢着马路上的小石子出气。“好象我身上有可怕的病菌一样。”“我的态度令你生气？”“嗯！”叶怡馨用力将一颗石子踢得老远。“害别人都以为淑娟才是你的女朋友。”宋迦南轻笑。的确是如此没错，就连同事也误以为是这样。

“你吃醋了？”叶怡馨心急地表明自己的心意，不暇思索便说：“才不会呢！她看上的人是你弟弟。”“谁？”宋迦南停步转头看她。

糟了！叶怡馨连忙掩口睁大眼睛直摇头，没想到竟会为情而无意中出卖朋友，若被吴淑娟知道了，肯定会换来“重色轻友”的骂名。这该怎么办？说还是不说？宋迦南看着她略显慌乱的神情，好可爱，遂点头微笑。“我猜她大概看上启明了吧？”语毕，他拉着她继续往前走。

“这是你自己猜中的，我没有说哦！”叶怡馨为自己的无心之过开罪。“你喜不喜欢她呢？”“你不该问我吧！”宋迦南笑了笑。“启明对她还留下深刻的印象，说第一次看到她这种不知含蓄是何物的女孩，我倒觉得她是个好女孩，只是个性豪爽了点。你和她是怎样成为好朋友的？”“我们从国中起一直到大学都是同校同学。”叶怡馨屈指算了一下。“大概也十多年了。”“真羡慕你们保有这么好的友谊。”宋迦南满心羡慕。

“你和同学都已经不联络了吗？”“同学？”宋迦南眸子深处闪过一丝伤感，不禁轻叹一口气仰望天际的白云。

“我念书的时候常常在换班级，连同学都无法全部认识，更别说要在同学中交个知心好友。”“我也知道转学生要重新适应新环境的辛苦，我小时候也当过转学生。”叶怡馨给他一个甜笑。“你毕业于哪个学校？”宋迦南低头踢动路面的一颗小石子。“我没有完成学业。”“对不起。”叶怡馨低头行走，怎么今天净谈到让他不太愉快的话题？思忖：虽然他没有完成学业，但表现出来的学识涵养是如此深厚。“没完成学业也没什么关系，一个人的价值又不是一张文凭就能判定的，学历高的人，也不见得品德较高尚。”“的确是这样，但一般人还是主观地认为文凭就是一切。”“我才不是那种人呢！”“我相信你不是，因为你对我什么都没问就和我交往，也许我曾经是个有前科的人，到时候你就得不偿失了。”叶怡馨侧脸看了他片刻，打死都不相信，气质高雅、文质彬彬的他会是个为非做歹的坏蛋。“哼！少唬人了！坏人才不会说自己是坏人呢！就算是个有前科又如何？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个自新的机会呀！”宋迦南此刻才发现到她有一颗善良、纯洁的心，但世间之事如果都能如她所想这么简单，那还有什么难解决的问题呢？

这天下班时间，罗震宇推掉晚上的应酬，开车到叶怡馨上班的地点，决心去找那个文弱书生摊牌。论家世、人才，唯有他才配得上叶怡馨。

他把车停在路边，远远地就看见吴淑娟和那个男子有说有笑的，状似愉快。难不成那个家伙想脚踏两条船，来个鱼与熊掌兼得？吴淑娟看到罗震宇朝这边走来，不由自主地做个怪表情。

宋迦南以为她怎么了，正欲开口询问。

罗震宇来到他身后，语气不善地问：“喂！你到底是谁？和她们是关系？是不是想脚踏两条船？”宋迦南转过身，看着突然出现的高大男子英俊的容貌、逼人的气势。看了他好一会，确定记忆中没见过此人。“请问你是哪位？

有什么指教...”罗震宇仔细地打量了宋迦南一番，俊俏的外貌、文质彬彬的气质，再加上一副迷人的好嗓音，果然易令人心生好感；尤其那轻柔的语调，若再说上几句甜言蜜语，深信没有几个女人能抗拒得了这种致命的吸引力。

“我是怡馨的男朋友。”岂知，吴淑娟立刻截口：“别听他的。你如果没见过什么叫：人不知自丑，马不嫌脸长的话——”抬手朝罗震宇比了比。“此人就是最佳代表。”罗震宇第一次破人当面这么“丑化”，气得咬牙切齿。

“你……”这时，吴淑娟看到叶怡馨已把车子开出来，立刻拉着宋迦南往那边走。“我们走，你才是怡馨的唯一恋人。”“等一下。”罗震宇移身挡住两人去向。“今天一定要把话说个清楚。”此时，叶怡馨也看到罗震宇，立刻熄火下车跑过来挡在宋迦南身前。“你想做什么？”罗震宇见她如此护卫他，更加恼火：“怡馨，他有什么好？我是那么地喜欢你，难道你都不明了我的心意吗？”叶怡馨怕宋迦南误会，心慌地回头看了他一眼，但宋迦南表情平静，让她稍感放心。

“那只是你的一相情愿，我对你并没有那种感情。”罗震宇当着情敌的而被心爱的女子拒绝，心里有着难以言喻的难堪，转眼指着吴淑娟。“他想脚踏两条船，你……”“你少平空捏造事实了，我才没有爱上迦南呢！我们三个人是好朋友。”吴淑娟将叶怡馨和宋迦南拉在一起。“他们才是恋人，我是局外者。”叶怡馨用力点头，不自觉地往宋迦南身边偎靠过去。

罗震宇见她点头，又看她往他身上靠，无疑地是承认了两人的恋人关系，这使得他感到忿怒和不服。凭什么他可以让两个女人拼命为他辩护？论人才，自认不输他；论家世，看他的样子应该不是出身富豪之家。思及至此，忍不住冲口而出：“他同时和你们两个富家女交朋友，也许有什么可疑的企图。”叶怡馨和吴淑娟相视一眼。叶怡馨不安地回头看他，宋迦南眼底闪过一丝异色。

吴淑娟赏了罗震宇一记大白眼，真想缝住他那张大烂嘴。她千方百计才帮好友钓出这条深藏在暗礁里的美丽好鱼，如今已在收网阶段，这个大混帐竟然投下一块大石头企图让鱼惊走。

叶怡馨看着一直沉默不语的宋迦南。她绝口不提家世，只希望能在不参杂太多身分论之下，用一颗真诚的心和他交往，害怕家世会让他退缩。

宋迦南看了她们一眼，对罗震宇淡然浅笑。“如果连交个朋友还要以贵贱论之，那友情还有何珍贵之处，你说是吗？”罗震宇愣住了，半句话也答不出来。

吴淑娟向叶怡馨使个眼色，叶怡馨会意拉着宋迦南就走。“我们走了，我的车挡住别人了。”宋迦南微笑点头，与罗震宇擦身而过，和她走向车子。

宋迦南那从容不迫的气度令吴淑娟大为折服，待他们离去后，对罗震宇劈头就骂：“没风度、没水准，亏你还是个企管硕士，修养这么差，我劝你还是回去多看几本书再出来混吧！”末了，还对他吐吐舌头转身就离开。最近附近出现一个生面孔的帅哥，想去瞧个清楚。

罗震宇闭上眼睛叹口气，转身慢慢地走向车子。他不得不承认宋迦南是个强劲的对手，那翩翩的风度、深厚的涵养皆为他所不及。今天本意是想扳回劣势的，没想到第一回合就败得如此凄惨。

叶怡馨缓速开车，边开车边偷觑宋迦南的表情，他一如往常沉默地平视着前方，看不出对刚才的事有任何特别的感受。她双眼注意路况，心头却逐渐笼罩着不安，害怕两人就这样结束了。

宋迦南突然开口问：“你和淑娟都有很好的家世？”叶怡馨闻言，一颗心怦怦直跳，迟疑了片刻才点头。“嗯！是比一般人好一点。”停顿一会才小心地问：“你想和我们绝交了吗？”“为什么呢？”宋迦南浅浅一笑。“我交朋友的对象是你们个人，又不是结交你们的家世。”叶怡馨安心地松了口气，一颗紧揪的心放松了不少。前方不远处就是平常宋迦南下车的路口，宋迦南下车后，一如往常微笑着向她道再见。

叶怡馨呆呆地望着他的笑容，机器般的向他挥挥手。为什么她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怎么他的笑容看来是那么的虚幻不真呢？是错觉吗？她想仔细看清楚，但他却早已转身朝巷道内走去，她只好安慰自己是因一时眼花的错觉。

宋迦南向她道过再见转过身，脸上的笑容霎时消失无踪，一股深浓的忧郁泛上眸子深处，这条情路恐怕再也走不下去了，现在两人之间出现了一条深不见底的鸿沟——家世。现在他纵使有心，也无力跃过这道鸿沟，暗忖：是该回头了，他不该妄想奢求拥有人间至美的爱情。

小工作室里回荡着西洋热门舞曲，吴淑娟桌角放着一杯热气直冒、香气四溢的咖啡，脚板随着节拍踩踏地面，亦跟着哼哼唱唱。她正在做一个电台广告的企画，打算去找宋迦南当代言人；她相信只要宋迦南肯卖声，这个广告产品一定能大卖。

这时，叶怡馨突然站起来走到窗边向外面探探头，一会又走回来。稍坐片刻，又站起来走到门边，在门边呆站好一会，叹口气又走回位子，只手托腮，瞪着键盘发呆。

吴淑娟看着她奇怪的举动，顺手将旁边的音响关掉，把椅子滑到她身边问：“你在做什么？”“我想去找迦南。”叶怡馨另一只手随便敲了几个字键，眼眶泛潮，语气幽幽：“我有预感将失去他。”“你说什么？”吴淑娟心头一怔，把叶怡馨的椅子转过来，让她面对自己。

“他误会你和那棵死萝卜的关系，是不是？”叶怡馨眨眨眼，努力地将泪水忍回去。“他没有问这件事。”吴淑娟思索片刻又问：“那是不是他吃暗醋，每天都摆脸色给你看？”“没有，都没有。”叶怡馨低头好一会，吸了一口气，抬头平视吴淑娟。“他还是平时的他，但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他的笑容是那么虚幻不真，好象真正的他并不是我们所认识的他。”吴淑娟秀眉微蹙，实在不懂什么真正的他又不是他，想了好一会。“你的意思是说，他是个表里不一的人？外表像天使，而内心是恶魔？”叶怡馨猛摇头。

“不然，会不会他对你只是虚情假意？”“不是。”叶怡馨有种说不上来的奇异感受。“只是我再也感受不到他对我的情意，好象……是个会说会笑，却没有灵魂的傀儡一样。”“有这种事？”吴淑娟仰望天花板努力地回想着。昨天还和他聊了一下，也没有这种感觉呀！良久后，实在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就安慰道：“哎呀！他一定是在吃醋啦！只是他吃醋的方法和别人大不相同，过几天醋味就会蒸发掉了。对了，同你爸妈提过要带他回去见他们的事没？”

叶怡馨点点头。“有。跟我妈妈提过了，那天我只邀请他来帮我庆生，所以你也来作陪哦！”“会啦！我一定会去当媒人的。只要把你们送进房，我这个媒人不等你们来扔，就会自动跳出墙，绝不会在一旁瞎搅和。”吴淑娟看着她，突然神色正经地问：“你爸妈赞成你们的交往吗？”“我妈妈不反对，我爸爸也知道我不喜欢震宇，我想应该没问题才对。”叶怡馨其实也不大有把握，但深知父母都是开通的人，应该会尊重她的选择。

“我看你还是有点心理准备，万一你爸妈反对时该怎么办？”她看叶怡馨神色已由喜转忧，马上话锋一转：“不过，光看那天他和死萝卜的应对就知道，他定然能全身而退，而且可以退得很漂亮：可是，情海兴波是在所难免的。依我看，你还是先回去和你爸妈多多沟通。”叶怡馨觉得她的话很有道理，点头。“我会的，谢谢你的提醒。”“唉！”吴淑娟将椅子滑回原处，仰头叹一口气，内心无限感慨：“有时候想想，身为富家女也挺可悲的。若是真心相爱的恋人没有家世、背景，别人会说这个男人是不是想少奋斗三十年。也许父母只是将你当颗活棋子，更可能成为商业合作下的交易品；再者，就算如意郎君是个门当户对的人，谁又能保证他日不会在外面养小老婆？为了顾全颜面，即使气得快吐血了，还要被迫昧着事实说他是个爱家的好丈夫，你说富家女哪点好了？”“我觉得家世就像一道无形的高墙，让我跨不出去，别人也走不进来。”叶怡馨也颇有同感。

“所以啦，我才不想跟着老头子移民！要是那天成为他手上的棋子，那不是太冤枉了吗？”吴淑娟咕噜噜地喝掉已变冷的咖啡。“不过，你爸妈好象对你们的婚姻还挺开明的，我记得你老哥好象是先斩后奏嘛！你也来如法炮制一番。”叶怡馨摇头微笑。“我和他的情形不一样。我哥哥不是因为我爸妈反对，而是大嫂的父母觉得我哥哥太花心，不是个值得托付终生的对象。”“对！我老哥也差不多，是棵花心大萝卜！”吴淑娟向来不忌讳说自家人的坏话。

一家专营进口名牌的精品屋，有衣服、化妆品和各种饰品，因为品牌众多、对象齐全，而吸引许多顾客光临。

这天下午，宋迦南藉由出来办事的机会，顺道绕到这家精品屋，想买个东西在明天晚上的庆生会送叶怡馨。他举目将店内的商品大略浏览了一番，最后决定买条丝巾送她。

他选了一条以紫蓝和红蓝为底，上有类似宗教圆轮图样的方丝巾。

宋迦南拿到柜怡请小姐包装时，不经意看到一旁的玻璃柜内的别针，暗忖：不如再送个别针好方便她使用，于是又挑个古神兽造型的仿宝石别针。“小姐，麻烦这个也帮我包在一起。”“好，请稍候。”这时，在他后方有两个正在挑衣服，打扮非常入时的中年女子，突然齐回头看着他背影。两人互看一眼，着红色套装的女子开口：“声音很像，我们过去瞧瞧。”“好。”着翠绿套装的女子点头同意。

“小南。”宋迦南闻言，愣了愣才回头，只见身后站着两个看来挺面熟的中年女子，记忆中似乎曾在哪里见过两人。

红衣女子满面笑容，语带兴奋：“真的是小南！你变得更帅，也更迷人了，我差点就认不出来了。”翠衣女子也连迭点头。“对呀！好久不见，你的

声音还是一样动听迷人。”宋迦南看着她们凝神思索，在记忆深处搜寻她们的名字；可是，也许是时间太久了，好一会还是想不起来。

红衣女子看他苦思的样子，忍不住满心失望：“你记不得我们了吗？”翠衣女子也焦急地提醒：“当年我们常捧你的场呀！我常自称艳……”宋迦南经此提示，立刻忆起她们的名字。“吟香姊和翠芳姊，好久不见了。”红衣女子吟香和翠衣女子翠芳，看他叫出自己的名字，高兴得像中了大奖般兴奋。

吟香伸手拍他肩头。“真不枉当初疼你一场！”翠芳也在一旁直点头。

“先生，您的东西包好了。”宋迦南转身付帐，吟香及时朝柜抬小姐嚷着：“小睛，不要收他的钱，记在我的帐上。”柜抬小姐略为迟疑，便欲把钱还给宋迦南，因为这两个人不但是常客，也是老板的好友。

宋迦南回头含笑道谢：“谢谢吟香姊，这是送朋友的礼物，所以不好意思让您破费。”“这样啊！”吟香颇为失望。“送朋友别人转赠的东西，好象诚意不太够。”宋迦南笑而不语，从柜抬小姐手中接过礼物和找回的零钱。

三人离开柜抬边，两名女子拉着他走到角落，吟香问：“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在杂志社工作。”“这样很好啊！”翠芳笑着点头。“弟妹都已长大了吧！”宋迦南微笑点头。

吟香伸手拍拍他肩头，语气豪爽：“要放开心怀多交几个朋友。”翠芳从皮包内拿出一张卡。“这张贵宾卡给你，有空带弟妹来让姊姊请客。”“谢谢。”宋迦南接过他，看着贵宾卡。“原来吟香姊和翠芳姊合伙经营餐厅。”吟香点头。“情妇这种见不得光的身分是不能当一辈子的，总不能坐等色衰爱弛才流落街头当流莺吧！”翠芳立刻接口：“所以我们就各从情夫那里弄来一笔钱，做点生意好为后半辈子作准备呀！”宋迦南只是点头微笑。

吟香眼底闪着怜惜的神芒，突然问：“小南，有没有女朋友了？”宋迦南低下头，言不由衷地回答：“只是朋友而已。”两个女子互视一眼，彼此眼中都闪过一丝疼惜，翠芳微笑着道：“那你要多加油才行；如果不成，我们认识几个很不错的女孩子，到时候再帮你介绍。”“谢谢，我先走了，两位姊姊再见。”“再见。”吟香目送他离开，好一会才呼出一口大气。“他如果能开朗一点就好了，那悒郁寡欢的样子，看得我好心疼。”话落，转身回到原处继续挑衣服。

翠芳也回到她身边，拿起一件露肩洋装。“现在就算要我倾家荡产买他一夜，我连眉头也不会皱一下的。”吟香白了她一眼，语带不悦：“不要再提当年的事，都是你们这些人才会让他变得如此忧郁。”翠芳嘴一抿：“哼！还说我，你不是也一样，我可还记得你对他叫价一百三十万呢！”吟香眼眸一转，为自己辩解：“那有什么办法！谁叫那个王八蛋所叫的价码从一百万起跳，当然我只能往上叫了；可知那一百三十万可是我全部的积蓄，可是我真正的用意是想用那些钱帮助他。”“哼！其实你是很想和他春风一度的，只是比我们有钱的女人太多了。”翠芳不客气地戳破她的牛皮。

吟香轻叹一口气。“你以为小南喜欢到酒店让我们这群称不上正经的女人糟蹋吗？他是迫不得已才那么做的。当年就算我以百万买下他一夜，我想大概我也不会要他陪我上床，因为像我们这样的女人，根本不配得到他。”翠芳突然嘻嘻一笑。“可是，我看他现在身体好象还挺健康的，如果……”“闭嘴，不要再说了！”吟香喝住她：“你再对他大生‘色心’，我就和你拆伙绝交。”“干嘛这么生气？我只不过想想罢了！还记得当时是谁出天价带走他的？”“当然记得，所以我们还是把他当弟弟就好，免得惹来麻烦。”这时，

在两人背后的高柜站出半个身影，赫然是罗震宇！他站在柜子旁仔细地打量两个形貌妖媚的女子，无意中遇到情敌来这家店买东西。适才她们的对话声音虽小，但他却听个一清二楚，作梦也没想到他的情敌竟是个“百万男妓”，这还真是上天掉下来一个让他反败为胜的绝佳机会。

## 6

翌日傍晚，宋迦南按着叶怡馨给的住址找到她家，隔着一道石砌高墙，仰望着这栋三层楼高、建筑宏伟的欧式房子，低头看着手中的香水百合；既然已答应来参加她的庆生会，就应该让她快快乐乐地过个生日才对。

吴淑娟站在叶家大门边不停地向外面张望，因为叶怡馨要她在大门等宋迦南，她则要上楼仔细打扮一番。

一旁罗震宇满脸诡异的笑容，拿着一大束红玫瑰花，一副等着看好戏的神态。

叶父和叶母也相偕走到门外，他们等不及要看看女儿心仪男子。不然，女儿怎会拒绝大排场的生日派对，而改成只邀他的庆生餐会。

“喂！罗大少，我记得怡馨好象没有邀请你嘛！怎么就这么不要脸地自个儿跑来了？活像只苍蝇一样。”吴淑娟轻蔑地瞄他一眼。

罗震宇轻笑一声，对她的讽刺之言故作不在意。以往他最讨厌别人用轻蔑的眼光看他；可是，想到今晚就能赢回美人的芳心，再难听的话他也无所谓了。“我今天是来揭穿一个伪君子的假面具，相信怡馨一定会喜欢这个特别的生日礼物。”“伪君子？”吴淑娟也学他轻笑两声。“该不会指你自己吧？”“你……”罗震宇每每都被伶牙俐齿的吴淑娟给激怒。

吴淑娟无视他气得咬牙切齿的模样，径自探头往外看，正巧看见宋迦南的身影，立即兴奋地向他招手。“迦南，快一点，我们等你好久了。”宋迦南走到门边，除了满脸笑容的吴淑娟，以及带着强烈敌意的罗震宇，还有一对笑容和蔼的夫妇。

“他就是迦南。”吴淑娟热心地担任介绍人。“他们是怡馨的爸妈。”叶父和叶母笑着点头，两人交换一个满意的眼神，果然人品、气质皆是世间少有，更难得的是那不卑不亢的态度。

吴淑娟见叶父和叶母对宋迦南露出满意的神情，暗替叶怡馨高兴。“我们进去了，也许怡馨已经在里面等我们了。”“等一下。”罗震宇见时机已成熟，看了宋迦南一眼，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容。

“宋先生，据说您是个身价不凡的‘百万男妓’，是不是真有这一回事呀？”他的话犹如一枚炸弹爆开来般，把在场的另三人全惊呆了！不仅叶父、叶母看着宋迦南，就连吴淑娟也面露不可置信之色直视着他。

宋迦南看了罗震宇片刻，又看看他们，暗叹一口气，淡然浅笑。“并不否认的，我是曾经在酒店工作过。”语毕看着吴淑娟，将手中的花束和礼物欲交给她。“这些东西麻烦你转交给怡馨。”“你不配送怡馨礼物。”罗震宇语气轻蔑。

“是啊！我也自知不配。”宋迦南见吴淑娟无意帮他转交礼物，看了他们

一眼。

“各位再见。”话落，转身离开叶家大门。

好一会，吴淑娟才回过神来，刚才听到宋迦南自承是个“百万男妓”，真的把她惊呆了！当她看见他眼中明明流露出受伤的眼神，而他竟然还笑得出来，而且笑得那么淡然释怀。这会总算明白叶怡馨为何会说他的笑容虚幻不真，原来那迷人的浅笑只是一种习惯。想到刚才的呆滞反应，也许已使他倍受伤害，唯今之计只有先把她追回来才是上策。

罗震宇看她想追，立刻移步挡在她身前。“他值得你去追吗？”“走开啦！别挡路！”吴淑娟想从他身边绕过去。

“不准去追。”罗震宇不想让她破坏好不容易才挽回的优势。

“淑娟，迦南还没到吗？”叶怡馨由屋内走出来。

吴淑娟被罗震宇挡住，气急败坏地嚷着：“死萝卜把他气走了，你赶快去把他追回来呀！”叶怡馨惊讶得不知所措，愕然过后，就欲往外跑追回宋迦南。

罗震宇见她想追出去，立刻张臂挡住两人。“怡馨，他是个男妓，不值你去喜欢呀！”叶怡馨闻言，愣愣地看着他，好一会突然脸现怒色。“值不值得不干你的事，你走开啦！”吴淑娟看他强力阻拦两人，气不过之余，也顾不得什么淑女风范，玉腿一抬，一脚踹上他的膝盖上。罗震宇立即痛呼出声，她则趁机拉着叶怡馨冲出大门外。

叶父看着面前痛得直跳脚的罗震宇摇头不已，叶母则笑成了掩口葫芦。

叶父问身旁的爱妻。“你觉得怎么样？”叶母笑答：“戏码比我们当年精采多了。”叶父摸摸下巴。“会吗？我觉得我们演得比较精采。”“哦！”叶母含笑问：“是这样吗？”“当然。”叶父肯定地点点头。

“世伯、伯母，你们会反对他和怡馨交往，对不对？”罗震宇一拐一拐地上前问站在一旁，神情透着看戏意的叶父和叶母。

“唉！你们吵得我胃都痛起来了。老伴，扶我进去吃胃药吧！”叶父转身朝屋内走。

“好。”叶母也跟在他身后。

“世伯、伯母……”罗震宇实在不了解这位世伯的性情，怎么每次都答非所问呢？转身看着大门等着，反正她们很快就会回来了。

叶怡馨跑出大门左右张望了一眼，水银灯照亮的巷口不见半个人影，围墙边矮树上一个白色东西引起她的注意，快步过去只见一束香水百合搁在矮树上，花在水银灯的照射下更形洁白娇嫩，花束旁边还有个包装精美的小盒子。

叶怡馨抱起花束拿起礼物，看见花束中有张别致的小卡片，拿起卡片打开，里面只是一句简单的“生日快乐”，下方没有署名；可是，她认得出这是宋迦南的字迹，下方还有两句墨迹未干的短词。

悲欢离合总无情，此情可待成追忆。

一阵晚风吹来将她手中的卡片吹落地面，叶怡馨只觉眼前的景象全都模糊起来，低头凝视着手中的花束，轻喃自语：“我不要此情变成追忆，我绝不会让它变成追忆。”伫立片刻，快步地绕过围墙望向巷道，昏暗冷清的巷道空无一人，她毫不迟疑地向前奔去，只盼望能在巷道的尽头找到他的身影。

吴淑娟捡起那张卡片，看着从里面传达的深深情意，站在原地忖度片

刻，也帮忙在巷道内寻找宋迦南的身影。

两人一直追到住宅区外的大马路都不见宋迦南的踪影，叶怡馨焦急地左右张望着，看见远方有条人影缓缓前行，不暇思索便想追上去。

吴淑娟看那人的距离相当远，一把抓住叶怡馨。“回去开车来追他。”

叶家客厅，叶父和叶母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罗震宇在一旁来回走动，且不时往大门看去，心里祈求不要让她们追上宋迦南。

约莫十数分钟，吴淑娟和叶怡馨匆忙地从外面进来，叶怡馨怀中紧抱着那束香水百合。

罗震宇看她低头直奔二楼，也想跟上去，却被吴淑娟拦住了。

“你想做什么？”“怡馨抱着那束花回来做什么？你们追到他了吗？”

“谢谢你的关心，我们正要回来开车去追他。”罗震宇简直不敢相信所听到的话，她们不但没有放弃，甚至还这么拼命地想把他追回来，忍不住冲口而出：“那个男妓到底对你们说了多少甜言蜜语，竟然让你们这么死心塌地的？”吴淑娟气不过吼他：“住口！你凭什么这么说他？”罗震宇反问：“他自己亲口承认的，你不是也听见了吗？”吴淑娟看着他，的确宋迦南是亲口承认了；可是，这个罗震宇实在太恃势凌人了！

“我看不出他哪里像个男妓了。”话落，上下打量了他一眼，轻蔑地冷哼一声：“我看你倒比较像是干那一行的，瞧你油头粉面的样子，一身名牌服饰、金表、钻戒，还坐拥百万名车，愈看就愈像个被包养的小白脸。”“你……”罗震宇气得快吐血了，可是一时却找不到话反驳她。

吴淑娟见他无语反驳，嘴角一撇，轻嗤一声：“难道我说错了吗？就算迦南是个百万男妓，那又怎么样？不是更加证明怡馨眼光不凡，一眼就看上身价不凡的他；今天若换成你去卖身，也许还不见得有这个价码呢！说不定贱价出售，都不一定有人要呢！”罗震宇被她这番话气得脸成了猪肝色。打从他进入家族企业任要职以来，没有一个女孩子曾如此污蔑她，她们皆以崇拜和爱慕的眼神看他，每个人都想和他交往；偏偏却碰上一个不肯接受他情意，一个老对他冷嘲热讽的怪女子。

“罗震宇，你少自命不凡，眼睛长在头顶，一副只有你最高尚的臭样了。”吴淑娟冷笑数声。“只不过仗着家里有几个臭钱罢了！在样样不如的情况下就去揭人家疮疤来显示自己的高尚，你这种人还不是普通的卑鄙而已。”

“我……”罗震宇被她说得心头一惊！的确他今天的作法是有点为求胜利不择手段，但本意绝不是倚势欺人。

这时，叶怡馨由楼上下来，连看都不看罗震宇一眼，即匆忙和吴淑娟走出客厅。

罗震宇站在客厅，呆呆地望着叶怡馨的车子驶出叶家大门。片刻后，他也缓步走出叶家客厅。

叶父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摇头叹气：“淑娟骂人口下不留情，我看震宇回去大概会好好反省一番了。”“其实震宇这孩子心地还不坏，只是做事欠思量，人情世故看得还不够；再加上几乎是衔着金汤匙出生，根本不知什么人间疾苦。”叶母也说。

突然，叶父转头问：“依你看，怡馨的那个男友，真有百万的身价吗？”

叶母笑着摇头。“我哪会知道！”叶父摸着下巴。“好象我们家成员的爱情，都得爱得如此轰轰烈烈才行。”叶母腕了他一眼。“还不是得自你的遗传。”叶父傲然地一笑。“这叫‘虎父无犬子’。”末了还向门外大喊：“女儿加油！老爸永远支持你。”

叶怡馨和吴淑娟开车找遍附近大街小巷，都不见宋迦南的人影。先前两人所看到远处行走的人，追过去才知不是他。

叶怡馨握着方向盘凝视前方，此刻的心情只能用一个“乱”字来形容。

吴淑娟突然问：“如果他真的曾做过那样的工作，你还会爱他吗？”“我爱的是现在的他，为什么要在乎他的过去？”叶怡馨此刻才明白，为何两人独处时，他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两人最亲密的行为，也只是拉拉小手而已，原来他早已预知这段感情可能的收场。“他为什么要这样擅自决定结束？为什么不想知道我的心意？我没有嫌弃他的过去啊……”语毕，她忍不住趴在方向盘上低声饮泣。

“你先不要伤心，我来问问他回家了没。”吴淑娟拿起行动电话，按下他家的电话号码。一会之后，关起电话摇头。

叶怡馨看着她，才刚止住的泪水又涌了上来，吴淑娟拿过面纸帮她擦干泪水。

“哎呀！不要哭嘛！想想看他可能会到哪里去，我们好去找找看。”“海。”“哪边？”“海边。”叶怡馨想起宋迦南最喜欢大海，也许他会去海边。

“海边？有这个可能吗？”吴淑娟想了想，大部分的人很少会晚上到乌漆麻黑的海边，不经思考脱口而出：“他会不会去寻短……”待看见叶怡馨的脸色遽变，立刻噤口。

叶怡馨听了她的话，立刻猛踩油门朝海边的方向开去。

当她们到了三人常去的海边时，突然有一辆救护车从旁边经过，只见不远处的海滩上围着一堆人。

叶怡馨怀着一颗不安的心注视着那边，吴淑娟则摇下车窗往外探视，此时正好有个人从车边走过，她连忙问：“这位先生，请问那边发生了什么事？”那人回头望了一眼。“一个多钟头前有个年轻人跳海自杀了。”接着摇头语带惋惜：“太可惜了，年纪轻轻的就为情自杀。”叶怡馨闻言霎时脸色苍白，颤着声音问：“那他长得如何？”“高高瘦瘦的，戴着一副眼镜，长得挺英俊的。”叶怡馨和吴淑娟对视一眼，彼此都看见对方苍白的脸色。叶怡馨转身想下车去看看，可是，偏偏就没有半丝力气扳开车门把锁。

“你留在车上，我去看看。放心吧！依我看，迦南应该不会做傻事才对。”吴淑娟极力使自己保持镇定，话落，就开门往人群聚集的海滩走去。好一会，她一脸安心的表情回来。“不是迦南。”叶怡馨放下一颗悬起的心，力气又回到身体了，打开车门下车。“我们沿着海边找一次吧！”“好。”于是，两人沿着滨海公路寻找是否有宋迦南的身影，走了好久、好远，都不见他的身影。两人回到车边时，都已经近十一点了。

吴淑娟把行动电话给她。“打电话问一下，也许他已经回家了。”叶怡馨接过电话拨了号码。“喂！请问迦南在家吗……不！不是这样的，我们也一直在找他，你听我说……”好一会，她颓然地放下电话。“他还没回家，

他们责问我为什么要用这么卑劣的方法羞辱迦南。”她又担心、又委屈地低泣着：“我真的不知道会变成这样，他到底去哪里了嘛！”吴淑娟见状，在心里臭骂罗震宇。都是这个死萝卜害的！把原本应该很棒的庆生会搞得乱七八糟，成了男主角不知漂泊何方，女主角找得芳心大乱，还被误会怪罪。“怡馨，我们换一下位子，由我来开车，我们先回家再说。”“可是，他……”吴淑娟安慰着：“我想他应该没事才对我们先回家在想办法，也许他现在已经回家了。”

周末夜晚，宋家的客厅里只有宋美黎一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她双眼注视屏幕，双手打着一条可可色的围巾。

宋启明由二楼下来，看她眼手并用就笑问：“你还挺厉害的，不怕织错了吗？”宋美黎不在意地回答：“这部分没有花纹变化，所以织错的机率比较小。”“要给哥哥的吗？”宋启明在一旁坐下。

宋美黎点头，将它拿高。“冬天快到了，哥哥的气管又不好，这个可以让他过个舒服的冬天。你看，这个花纹漂不漂亮？”“很漂亮。”宋启明笑着点头，心想小妹有一双灵巧的手。

此时，电话突然响起，宋启明顺手接起电话。“喂！小慧啊！她还没回来。好，再见。”宋美黎等他放下电话就问：“小艾姊打的，对不对？”“你怎么知道？”宋启明微现惊讶之色，小艾是宋美慧的同学兼死党。

“我已经接过好几通了，小艾姊好象有什么急事找姊姊的样子。”宋美黎看看壁钟，都已经快十点了。“姊今天怎么这么晚还没回来？”突然她又想起另外一件事，以略带神秘的语气：“小哥，你还记得那个淑娟姊吗？”“当然记得！”宋启明脑中霎时浮起她的形貌，因为吴淑娟可真令他印象深刻。

“就是来吃东西还要打包回去的那个大胃王嘛！”“她也打电话找哥哥耶！”宋美黎偏头想了想，不解地问：“哥哥今天去参加怡馨姊的庆生会，她和怡馨姊那么要好，应该也会去参加才对，为什么还要一直打电话来找哥哥呢？”宋启明听了也觉得有点奇怪，可是，思索片刻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我怎么知道她葫芦里卖什么？”兄妹两人就一同观赏电视，顺便找些话题聊聊，这期间，又接到小艾的两通电话。

十点半，宋美慧才抱着一个假人进来。她一进客厅就把那个涂成金色，上面还给着小红点的假人往拖鞋柜旁边一摆，包包往沙发上去，就冲进饭厅喝开水。

“姊，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小艾姊一直打电话找你。”宋美黎转头向饭厅的方向说。

“有什么办法！那个针灸老师下个星期要出国参加他儿子的婚礼，所以今天就先补课。小艾找我做什么？”宋美慧的声音从饭厅里传来。

“我也不知道，小艾姊神秘兮兮的，好象要告诉你什么大秘密似的。”宋美慧从饭厅出来。“我来问她有什么大事。”过去拿起话筒拨了号码。

“喂！小艾啊！找我什么事？”接着她平静的表情逐渐变成惊骇，最后变成忿怒：“好！好！谢谢，再见。”她用力挂上电话，咬牙切齿地怒骂：“混帐、王八蛋！要是让我遇见了，一定让你吃不完兜着走！”宋美黎见状，关心地问：“姊，怎么了？为什么这么生气？”“小艾的妈妈正好在叶家帮佣，

小艾今天去找她妈妈的时候，正好看见哥哥受辱的一切经过。”接着转述小艾所告知的一切。宋美慧想到最敬爱的哥哥竟然到叶家受到侮辱，这比她受辱更令她感到难过。

宋美黎忍不住哭了出来。“他们乱说！哥哥根本没做过那种事，他们乱说的啦……”宋启明粗重地喘息着，脸上的表情也是忿怒的。

这时，宋启政也回来了。当他看见客厅里表情悲愤的三人，就问：“你们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哇！”宋美黎忍不住放声大哭：“哥哥一定跑去自杀了……”宋启明、宋美慧齐声骂道：“住口！乌鸦嘴！”宋启政眉头微蹙，不解地问：“哥哥怎么会跑去自杀？他不是去帮怡馨庆生吗？”“哥哥他……”宋美慧一五一十地把事情再说一次。

宋启政面色遽变，脸色沉了下来，眼神流露着悲愤，沉默了好一会才问：“哥哥呢？”“还没回来。”宋美黎抹干泪水摇头。

宋启明看看壁钟，都已经快十一点了，心里担忧。“我们要不要去找哥哥？”“去哪里找？”宋启政把公文包往沙发上一搁。宋迦南生活单纯，实在令他想不出可能的去向。

“铃……”电话响起，宋美慧快速地接起电话。

“他还没回来！”接着语气转为忿怒：“你还找他做什么？你们不是用最卑劣的方法污蔑他吗？不要在那里假好心了，我不听你的解释。”话落，狠狠地挂上电话。“是叶怡馨问哥哥回来了没，说她们也在找他。”宋启政和宋启明相视一眼，宋美慧的话更令他们感到不安。

“哥哥一定跑去跳海自杀了。”宋美黎呜咽着：“他不是说过，要是他有个万一，要我们要帮他举行海葬吗？”宋美慧又气、又担心地骂她：“你不要危言耸听，再胡说八道，小心我K你哦！”宋启明突然冒出这一句：“哥哥会不会跑到山上去看妈妈和大哥？”宋启政正想开口否定，宋美慧抢先了一步。“不可能，灵明寺九点就关闭，况且纳骨塔下午六点以后就不准家属进去了。”于是兄妹四人拼命地想着宋迦南可能的去向。这时，外面传来开铁门的声音，不一会客厅的门也被打开。

宋迦南开门看见客厅里的四人，神情凝重地好象在商量什么大事，遂笑问：“你们都还没休息啊？”四人见他回来，全都松了一口气，宋美黎嘴一张，叫了声：“哥哥……”宋美慧立刻伸手摀住她嘴巴，硬挤出一丝笑容。“哥哥，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语毕，狠瞪了宋美黎一眼。

宋迦南背对着他们从鞋柜里取出拖鞋换上，语气一如平常般淡然：“到处去走一走而已。”转身看见弟妹眼中的关切之情，浅浅一笑。“我没事，你们不要担心，以后我会早点回来，晚安。”宋启政目送他回房，好想告诉哥哥能不能不要表现得如此淡然，好象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他多么希望能分担、安慰他内心的伤痛，拿起公文包一语不发地走向房间。

客厅里的其它三人互视一眼，叹了一口气。

吴淑娟将车子驶入叶家车库，旁边的叶怡馨只是木然地看着挡风玻璃，浑然不觉已回到家了。

吴淑娟熄火拔起车钥匙。“到家了，我们下车吧！”转瞬看叶怡馨还呆坐着，就伸手推推她。“小姐，下车了。”叶怡馨这才回过神来，开门下车。

两人进到客厅，叶父和叶母还在看电视，叶母看到她们立刻问：“找到了吗？”吴淑娟摇头叹气：“没有，他也没回家。”叶母回头看了叶父一眼，叶父以本身经验提供意见。“也许他去PUB喝闷酒了。”“不可能。”叶怡馨缓缓地摇头。“他生活单纯，除了工作就是在家里，我们也去过海边，都没发现他的踪影。”吴淑娟把钥匙往桌上一丢，把自己抛进沙发里，仰头呼出一口大气。“今天总算知道找不到人是什么滋味了。”叶怡馨看了父母一眼，好一会才垂着头问：“爸、妈，你们会反对我和他继续交往吗？”叶父看着爱妻笑着。“我总不能只准官家放火，不准民间点灯啊！”叶母睨了他一眼，慈爱地微笑着。“只要他是个值得认真的对象，你就去追寻你的真爱吧！我和你爸永远都尊重，也支持你的选择。”叶怡馨实在不知该怎么说出感谢的话，只能点头。“爸、妈，谢谢你们。”真的没想到父母是如此开明的人。

吴淑娟利用这个时间又拨了一次电话到宋家，一会她转过头。“迦南已经回家了。”“真的？”叶怡馨立刻靠过去。“我要和他说话。”吴淑娟无奈地摇摇头。“抱歉，电话挂断了。他大妹很生气地要我们以后不要去找他哥哥了，还说高攀不起我们。”叶怡馨闻言，泪水霎时盈眶，过去抓起车钥匙就欲冲出去。

“怡馨，不要去！”叶父出声阻止她：“他们现在听不进去你的解释，也不会让你见他的。”“那该怎么办？”叶怡馨抬手拭去眼角的泪水。

“你明天再去，让彼此有个冷静的空间应该会更好。”“伯父说的对，我明天陪你去向他们解释清楚。”吴淑娟睨着叶怡馨，突然话出惊人：“百万男妓耶！啧啧！真的无法想象迦南有那么高的身价。喂！怡馨，你买得起吗？”“我……”叶怡馨被她问得粉颊生霞，待看到他们皆以一种很想知道的眼神看她，羞恼之余，忍不住大发娇嗔：“你不要没根据乱说话！”“是吗？若无此事，死萝卜去哪里听来的？”吴淑娟顿了顿片刻，似自问、又似问他们：“有一点我也想不通，做那一行的男人不都要身强力壮才行吗？瞧迦南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你觉得他真有那个本钱吗？”叶怡馨觑了父母一眼，尽管心里也有所怀疑，但绝不敢说出来。这个口无遮栏的吴淑娟，她说的人没感觉，听的人却替她感到脸红。

叶父和叶母相视一眼，叶父摇头笑笑：全想，吴淑娟这个女孩实在太敢说了。

回到房间，吴淑娟经过一番折腾，累得把自己抛上叶怡馨那张柔软的大床上。

叶怡馨坐到梳妆台前，凝视着镜中一张玉惨花愁的容颜，想到宋迦南所留下的两句词，忍不住泪下沾襟。“一切都是我的错，他根本无意招惹我，是我情不自禁爱上他，才害得他遭受这种莫名屈辱。”语毕，她趴在镜前低声轻泣。

仰面躺在床上的吴淑娟呼出一口大气。爱情这东西真是神奇，连平日矜持的叶怡馨竟会因为医院的偶遇，一缕情丝竟不由自主地牵系在他身上；不过，不讳言俊俏温文的宋迦南对异性的确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翌日清晨，叶怡馨迫不及待地拉着吴淑娟就要去找宋迦南，昨夜整晚辗转难眠，好不容易才捱到天亮。

吴淑娟揉着惺松的睡眼，掩口频频打呵欠，语带抱怨：“你昨晚翻来覆去没睡觉，害我也跟着没睡好。现在这么早就要去宋家，也许人家都还在睡觉呢！”叶怡馨听若未闻专心开车，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她们已到了宋家门口。叶怡馨下车走至镂花铁门前，虽然渴望立刻见到宋迦南，可是却没有勇气按下门铃。

吴淑娟看她举手想按铃又按不下去，就伸手帮她按下门铃。

片刻，客厅的大门打开，宋启政在门口站了一会才走到铁门前，冷冷地问：“你们来做什么？”叶怡馨见他表情酷寒，实在提不起勇气说出心里的话，好一会才小声地问：“我想见迦南。”“我哥哥不见任何人，你们请回吧！”宋启政冷冷地丢下这句话，返身走回屋里，“碰”的一声将门关上。

“够酷！”吴淑娟不因吃了闭门羹而气馁，侧过脸看着神情失望落寞的叶怡馨，呼出一口大气：“你在这儿待着，我去看看哪里可以翻墙进去，我不信他不开门我们就进不去。”叶怡馨站在铁门前看着里面紧闭的门，没有勇气再按门铃，怕换来的是再次的拒绝。

难道两人真的就这样结束了？想到伤心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双手紧攀铁门，低着头不想让别人看见她的泪水。

不知过了多久，她将泪水忍了回去，微抬眼却看见铁门内有一双脚尖。是宋启政要来帮她开门了吗？抬头却见宋迦南就站在门前。

宋迦南看见她满面凄楚眼角含泪，心疼地想帮她拭去泪水，可是，他配吗？叶怡馨看着他，她有好多好多话想对他说，可是此刻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那挂在唇边的笑容虽迷人，却让她感到如此心疼。

“怡馨，后面那棵杨桃树可以爬进去。”吴淑娟过来对她说，待看到铁门里的宋迦南时，愣了愣开口：“迦南，你站在那里做什么？还不快开门让我们进去。”等了一会，见他还不动就不客气地开骂：“还站在那里看什么风景？这算什么待客之道？把朋友关在门外，你在里面看猴戏啊！快开门。”宋迦南迟疑了片刻，才上前打开铁门。

“你这个人还真是欠骂，再不开门，我就跟你翻脸绝交！”吴淑娟边说边往里面走。

“害我浪费这么多口水，我要进去喝杯开水。”叶怡馨见他转身就欲往内走，上前张臂由背后抱住他，额头顶着他的背低语着：“你为什么一声不响就跑掉了？知不知道我到处找你？昨晚你究竟去哪里了？你知道我是多么担心吗？”宋迦南平视前方不发一语，半晌之后才缓声轻语：“如果你不嫌弃，以后我们还是朋友。”叶怡馨闻言，松手绕到身前，与他面对面站着，凝视着他冷清而滢澈的眸子。

“不！我不要只当朋友，我不在乎你的所有过去，让我爱你好吗？”盈眶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两行清泪沿腮而下。

宋迦南抬手轻轻地帮她拭去泪珠。“我不值得你如此做，只要你还愿意把我当朋友，我就很高兴了。”“为什么要这么贬抑自己呢？值不值不应该由你论定。”叶怡馨低头拼命地忍住泪水。“昨晚的事我向你道歉，我没有邀请罗震宇，也不知道会发生那样的事，原谅我好吗？我很喜欢你送的花和礼物。”宋迦南实在不知该说些什么，只好微笑。“过去就让它过去了，你还没吃早点吧！”

进来一起吃。”叶怡馨点头抹干泪水，跟在他身后进去了。

周日清晨，宋美黎刚做好早点就听见外面有人按门铃，正想出去瞧瞧，却见三哥已走出去，只好转回饭厅，从冰箱里拿出酱菜，取了一点放在小碟子里端上餐桌。

宋启明由二楼下来走进饭厅。昨晚的事让他没睡好，看见小妹就问：“这个礼拜轮你准备早点？”宋美黎点头，将小菜摆好位置。

宋启明转头看看宋迦南的房门，小声地问：“哥哥起床了没？”宋美黎指指后门，小声地回答：“哥哥在后院。”宋启明点头，心情沉重地在餐桌边坐下，宋美黎盛了一碗粥给他。

“你们正要吃早点啊！太好了，我快饿死了！”吴淑娟突然出现在饭厅，看到热腾腾的粥和清淡的小菜，立刻到餐桌边坐下，顺手从宋美黎手中接过粥。“不介意我一起吃吧？”宋美黎愣了愣，也不好意思再把粥抢回来，只好另外再帮宋启明盛一碗。

启明愣愣地看着这个不请自来的不速之客，还大刺刺地坐下来就吃起早点。打从他长眼睛以来，还没见像她这么“自动”的女孩子。

吴淑娟见他呆看自己，就殷勤地招呼着：“你怎么不吃？粥凉了就不好吃了，快吃、快吃！”宋启明闻言，端起粥喝了一口，这会才想起不太对劲。怎么她的语气好象她才是主人的样子？放下碗筷忍不住就问：“你还跑来做什么？昨晚你们……”“哎呀！昨晚的事就不要再提了，那全是死萝卜的错，我已经替你哥哥骂了他一顿，出了一口恶气，不要再计较了。”吴淑娟夹了一片酱瓜放进口中，语气含糊不清：“体谅我昨晚陪怡馨拼命地找迦南，又被怡馨搞得整晚没睡好，你们就不要这么小气，请我吃顿丰盛的早点嘛！”宋启明听了她的话，又见她狼吞虎咽的模样，暗忖：只怕你也快吃饱了。无奈地叹口气，端起碗喝粥，不再说话。

宋美黎则有趣地看着她。

吴淑娟指着面前一碟小菜问：“这个小菜很好吃，我可以多吃几口吗？”“可以啊！这是我们自己做的，冰箱里还有。”宋美黎含笑回答。

“真的？”吴淑娟也指着其它的小菜问：“那这些呢？”“都是啊！冰箱里还有，你尽量吃没关系。”宋美黎点头，思忖：当主人的不可以太小气。

“谢谢！那我就不客气了。”吴淑娟转眼看见旁边的柜子上有一大罐的小饼干，又问：“我等一下可不可以吃那些小饼干？”“好啊！”宋美黎点头。反正她们下午还要做别的点心，有人愿意把那些解决掉，也挺省事的。

“谢谢。”吴淑娟道过谢后，只消片刻工夫，就风卷残云般的把餐桌上的小菜一扫而空。接着她洗好碗筷，抱着那罐小饼干走出饭厅，留下被她惊得如木雕泥塑般的宋启明和宋美黎。

天哪！这个女人实在太恐怖了！宋启明看着那四个盘底朝天的小碟子，桌上仅剩的东西是一人一份的荷包蛋。

这时，宋迦南带着叶怡馨进来，看到桌上全空的小碟子和发呆的宋启明和宋美黎，就问：“你们怎么了？”宋美黎立刻回过神，慌乱地站起来。“哥哥，你们等一下，我马上再弄点小菜。”“刚才有只母蝗虫过境。”宋启明端

起碗，三、两口就把粥扒完，碗拿到洗碗槽放好，转身走出饭厅。

宋迦南不在意地走过去盛了两碗粥，招呼叶怡馨吃早点；叶怡馨不好意思地坐下。

她当然明白宋启明口中的“母蝗虫”指的是谁，也唯有她才做得出这种事。

宋美黎也很快地吃完早点，借故离开。

饭后，宋迦南带着叶怡馨在后院观看宋美慧种植的花草。宋迦南告诉她这全是药草，至于名字以及用途，他则不甚清楚。

“哥哥，电话，干妈找你。”宋启明在后门叫他。

“好。”宋迦南回头看她。“我进去接一下电话。”叶怡馨微笑点头。待他进屋后，信步走到墙角的那棵杨桃树下，仰看着羽状的叶子随风摇曳，枝条上一颗颗小小绿绿的小杨桃，看起来是那么地可爱，顶梢还有一些粉桃色的小花。

她转身想看别的植物时，不意却与一双沉稳而略带严峻的目光相接，那是早上让她们吃闭门羹的宋启政。叶怡馨勇敢地和他对视好一会，才问：“有事吗？”宋启政语气冰冷：“如果你只是想玩玩虚情假意的爱情游戏，请你即刻离开他，他不是你玩弄的对象。”“我对他是真心的，绝无玩弄之心。”叶怡馨语气坚定。

宋启政看见她眼底深蕴的坚定，神态间的严峻缓和了不少，语气也不再那么冰冷。

“希望你说的全是真心话。”“当然是真心话！”宋启政双手插入裤袋，仰望天上的浮云。“你不会知道这些年来他日子过得有多苦，可是，他却把心事隐藏得很好，所以大家只看到他是个凡事都淡然以对的人。”转过身注视着叶怡馨。“他的过去绝没有你们想象的不堪。”叶怡馨向前一步，急声辩解：“我不在乎他的过去。”宋启政点头，暗叹一口气：“多年以来，他一直将心灵禁锢在无人能轻触的世界，亲如我们也无法打开那扇心门，也许你就是那个能打开他心锁的女孩。”话锋一转：“将来如果你觉得他不是理想的对象，请你不要用残忍的方法伤害他，我想他会明白该怎么做的，这是我一个小小的请求。”叶怡馨因他这番手足情深的话而感动莫名，点头表示明了。

“有机会我会告诉你有关他的一切。”宋启政突然神色肃然：“现在我为早上的不礼貌向你道歉。”“没关系，我不会介意的，况且这件事都是我的错。”“今天我跟你谈的事暂且不要让他知道。”宋启政听到开门的声音，转身快步离开。

“你在做什么？”宋迦南来到她身边。

“没有啊！刚才看到一只麻雀飞下来找虫子吃。”叶怡馨看着此刻不戴眼镜的他，掩不住眉宇间那股淡淡的忧郁。

“我脸上有什么吗？”“你不戴眼镜看得清楚吗？”叶怡馨发现不戴眼镜的他看起来比较年轻，也少了浓厚的书卷气，但那淡淡的忧郁气质却更加迷人。

“还好啦！戴眼镜是为了不让近视加深。”叶怡馨点头，心里明白才不是这么一回事。戴眼镜是为了不让别人看见他那掩不住的忧郁，愈看就愈让人觉得他迷人，忍不住就盯着他直瞧。

宋迦南被她瞧得浑身不自在，犹如当年在酒店被一群女人盯着猛瞧的感觉，转过身背对着她。“太阳很大了，我们进去吧！”叶怡馨这才回过神来。

看情形，他好象不喜欢被别人这么猛盯着瞧。

周一早上，叶怡馨心情愉快地开车要去接宋迦南一起上班。今天太阳好象起得特别早，阳光也特别灿烂，她把车子停在宋家门前。看看时间，比平常早了十数分钟，她思忖：也许他还在吃早点。思量片刻，她决定下车去按门铃。

正当此时，铁门被打开来，宋迦南推着一部全新的脚踏车出来，看见叶怡馨却愣住了。

叶怡馨看着那辆全新的脚踏车，宋迦南因为戴着口罩，所以看不到他此刻的表情。

霎时间，刚才的好心情全没了，阳光也不再灿烂。

两人对看了好一会，宋迦南反身把铁门关上，转身将脚踏车推到她身边。“有事吗？”“来接你一起上班啊！”叶怡馨既生气、又失落，他明知故问嘛！

“谢谢。”宋迦南将视线移开，不敢与她对视。“我想我的脚踏车是丢了，所以不该老是麻烦你。抱歉，时间快到了，我先走一步。”叶怡馨满心落寞地看着他背影。他分明是在躲避，用这种方法想要让她伤心负气离开，她绝不轻言放弃，坐回驾驶座开车缓远地跟着他。

宋迦南只是专心地骑车：明知叶怡馨跟在后头，却没有勇气回头。他怕自己深陷爱情泥淖难以自拔，怕抗拒不了她的真情，更怕到头来是伤了她的心、辜负她的情。

叶怡馨在小工作室里，望着前方一张美女海报发呆。

吴淑娟哼着歌曲，手里拿着一张从她老哥那里“ A ”来的珍藏版 CD，进门看见正在发呆的叶怡馨，看了海报一眼，取出 CD 放进音响里。“你是不是被我传染了？不然怎么死命盯着那张海报？”“你觉得我该放弃了吗？”吴淑娟不懂她为何冒出这句莫名其妙的话。“问你自己呀！想放弃就放弃。爱一个人就该放手去爱，不要犹豫或害怕，你应该先正视自己的心才对。”她的话像一词响雷，让叶怡馨混沌不明的思绪顿时清明。吴淑娟说的对，她必须先弄清楚自己的心意，才能当自己的主人，更进一步掌握自己的幸福。“你说的对，我不能放弃，在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失败，等于是败给了自己。”突然，叶怡馨面露苦笑。“可是，他要当爱情逃兵，我努力有用吗？”“什么？”吴淑娟想不到宋迦南会这么别扭，看来，她真的得送佛送上西天了，叹口气问：“如何的逃法？”叶怡馨就将事情说了一次。

“这有什么好困扰的，明天我就让他重回你怀抱。”吴淑娟睨了叶怡馨一眼，笑容里透着一抹古怪。

“你想怎么做？”叶怡馨盯着她笑容直瞧，因为，她现在的笑脸是打坏主意时才有的特别笑法。“该不会想开车撞他吧？”“怎么会？”吴淑娟心里一惊，她打的正是这个主意呢！她挥挥手又道：“我只是想去偷他的脚踏车而已，你不要多心了。对了，明天早上你还要继续跟着他哦！”“做什么？”

“要把他的脚踏车看个清楚，免得害我偷错白费工夫。”吴淑娟打开抽屉，拿出一句无花果剪开封口，暗忖：你若不跟着他，接下来就没戏唱了。

叶怡馨满心狐疑地看着她，总觉得她好象在打什么坏主意：可是，除了信任她以外，也别无它法了。

翌日，早晨的天空有点阴霾，云量比平日多了一点，好象要下雨的样子。

宋迦南走出屋外，抬头看看天空，应该不会下雨吧？将脚踏车推出铁门外，叶怡馨一如前两天依旧坐在车里看着他。他狠着心不去看她，反身关好铁门，经过车边时经道一声“早”，而后跨上车子钻进巷道里。

叶怡馨照吴淑娟的交代，开车跟在他后面仔细地将脚踏车的特征记下；在经过几条街后，对面车道出现一辆车型和颜色都很眼熟的红色轿车。

当此车接近到数公尺的距离时，叶怡馨才看清楚驾驶者竟然是吴淑娟！她怎么会跑来这里呢？她上班的路线应该不会经过这里才对，难不成她想……明白她的意图后，叶怡馨立刻踩下油门，想上前以车身挡住他，只可惜晚了一步。

当她追上时，吴淑娟已经将他连人带车撞倒在路旁。

宋迦南边骑车边思索这样的逃避究竟是对？还是错？是否已伤了她的心？他只顾着想心事，根本无心留意对面有辆来意不善的车子。当他回过神时，早已被撞倒了。

“你没事吧？有没有哪里受伤？”叶怡馨下车将他扶起，暗骂吴淑娟竟然如此狠心用车撞他。

“谢谢，我没事。”宋迦南强忍膝盖和手臂的疼痛站起来。

“哎呀呀！怎么会这样呢？真是‘大水淹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吴淑娟下车故作惊慌貌，把散落地上的东西捡起来。“真是抱歉！我远远地就看见你，想过来打声招呼，也不知怎么搞的，方向盘一打滑就撞上你了，真的很抱歉！”叶怡馨狠瞪她一眼，真是瞎话连篇！从没听过方向盘也会打滑的，偏偏她又装出一副惊慌失措的模样，十足像个因闯祸而语无伦次的小女子。

吴淑娟把捡起来的東西全丢进叶怡馨的车子，回头把脚踏车倚在路旁。“我会赔你车子，也会负责医药费的。”眼见宋迦南已一脸茫然，转头对叶怡馨低语：“你载他到我家好好地谈……”转瞬看见旁边站了几个看热闹的民众，立刻补上一句：“我家附近的医院。”末了还对叶怡馨猛使眼色。

叶怡馨还在想她家附近哪有医院，正想开口询问，却见她猛眨眼。

吴淑娟看她站着发呆，想明说，却见围观的人好象又多了几个，又怕被宋迦南识破诡计而功亏一篑，连忙向四周的人摇手解释：“各位，没事了。我们只是要送他去医院而已，绝不是制造假车祸真掳人。”话落，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宋迦南塞进叶怡馨的车子，转身对她低语：“到我家去。”叶怡馨这会总算明白她的用意。

坐在后车座的宋迦南取下口罩。吴淑娟那句“制造假车祸真掳人”，顿时让他明白，原来这个和他称朋道友的女孩，是借假车祸之名、行押人之实。

十数分钟后，两辆车子先后停在一栋坪数不小的挑高平房前。吴淑娟

在车上以遥控器打开大门，然后率先把车子驶进去，叶怡馨也跟着进去。

车子停妥后，叶怡馨回头看了宋迦南一眼。看他唇边泛着淡淡笑意，思忖：淑娟应该没撞伤他才对。“这里是淑娟的家，下车吧！我有话想和你说明清楚。”宋迦南只得依言下车，反正都已经被她们押到这里来了。

吴淑娟看宋迦南乖乖下车，踏上台阶正想用钥匙开门，不意门却突然打开。一个英俊挺拔的男子正想出来，看见她愣了愣问：“你怎么又回来了？忘了拿东西吗？”吴淑娟不答反问：“你怎么还没出门？早上不是要去签约吗？”不待他回答，自顾转头向叶怡馨招手。

叶怡馨偕同宋迦南向英俊男子点头。“吴大哥，打扰了。”英俊男子点头微笑，待两人进屋后才低声问：“那个男的是谁？”“怡馨的男友。”英俊男子一脸恍悟貌：“就是你这个狗头军师出馊主意，帮忙倒追的那一个？”“没错！怡馨的眼光不错吧？比那棵死萝卜还好吧？”英俊男子摇头笑骂：“你嘴巴很毒哦！竟然说震宇是死萝卜！”“叫他死萝卜又怎么样？反正你们全是那副沙猪的死德性，你这只乌龟又比他好到哪儿了？”“喂！你真的很过分，好歹我也是你哥哥。”吴淑娟轻嗤一声：“哥哥又怎么样？没给你取个更难听的外号，已经很便宜你了。

赶快去上班，少在这里碍眼了。”语毕，转身进屋。

英俊男子摇头苦笑。唉！真拿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妹没办法。悔不当初答应让她留在自己身边，害得自己常常受她利口茶毒，看来该把她快推销出去，好让这种“特级享受”转嫁到另一个男人身上。

吴淑娟走进客厅，看到两人沉默地坐在沙发上，过去倒两杯开水。“你们好好地事情谈清楚，我到阁楼上看看风景，有事叫我。”叶怡馨等她离开后，凝视着宋迦南俊雅的侧脸。“你为什么要逃避我？为什么要当爱情逃兵？”宋迦南暗叹一口气，闭着眼回答：“因为我是个懦夫。”“所以你选择逃避？”叶怡馨实在不了解他的想法。“我不是说过不在乎你的一切过去吗？难道你不相信我？”“我相信你。”宋迦南转脸凝视着她。“也许你可以不计一切爱我，可是，现实却不允许。我不要你受到轻视和责难，所以就此打住，应该是最好的方法。”叶怡馨凝视他澄亮的变眸，他的每一句话都让她感动得不能自己好半晌。“我爸妈并不反对我们继续交往啊！”宋迦南只是微笑。门第之见深植人心，更遑论富豪之家了。

叶怡馨见他笑而不语，明白他不相信。“我说的都是真的，不相信的话，我可以带你去见我爸妈。”稍待片刻，见他神情依旧。“我知道你不信我的话，但我说的全是真的！淑娟也可以为我作证，她当时也在场的。”话落，她抓着他双臂。“不要再逃避我了，好吗？”宋迦南突然被她抓到伤处，不禁痛得皱起眉头。

叶怡馨看他突然面露痛苦之色。“和我在一起，令你这么痛苦吗？”“不是，我……”“不是，那就不要再逃避了，好不好？”叶怡馨不觉地加重力道。

“你先放手，好吗？”宋迦南真的有痛说不出。

“不要。”叶怡馨抓得更用力。今天无论用什么手段，非要取得他的承诺不可。

“你不答应，我就不放手。”宋迦南看她心意如此坚定，再加上手臂痛楚难忍，只得顺从。“好，我答应你，你快放手好吗？我的手好痛。”才这么一会时间，他已痛出一头冷汗。

叶怡馨慌不迭地放手，急声问：“手痛？你受伤了？”宋迦南点头。“大概扭伤了。”叶怡馨吓得失神片刻，呆愣过后，跑到楼梯口朝上大叫：“淑娟、淑娟！”“什么事？”吴淑娟探出头，手中还有一个望远镜。

“那个……那个……迦南的手受伤了，怎么办？”“怎么办？”吴淑娟看她慌乱的神情，秀眉一皱。“带他去看医生呀！医药费我会负责，回头再跟我算。喂！对面大楼的一对夫妇正在上演全武行，你要不要赌看看谁会打赢？”“双输啦！”叶怡馨扶起宋迦南急忙出门。

吴淑娟却在后面嚷着：“我赌他老婆赢，因为我看见那个男人已经挨了好几拳了，你要不要换对象？”“没空理他们，你也赶快去上班，顺便去帮迦南请个假。”

这晚，叶怡馨带着愉快的心情准备去探望宋迦南。虽然两天前的粗鲁行为让他吃了点苦头，但也挽回差点破灭的感情。在转进住宅区的巷子时，她才想起应该买点水果才对，刚好不远前有家卖水果的小店。

叶怡馨走进店内，看到红、绿、黄等各色水果，思量片刻，买了一些富士大苹果，转眸看见一盒盒又大又漂亮的水蜜桃，思忖！买几个给他吃，补偿一下。

当她付过钱走出小店时，看见一个年约六十余岁，形容卑猥的老者在她的车边探头探脑，好象在察看什么似的。她走过去时，那个老者也正好转头望向她这边，两人一打照面，叶怡馨觉得这个老者似乎有点面熟。

老者看到她走过来，立刻转身离开。

叶怡馨满心疑惑地看着老者隐入暗巷中。那个老者该不会是个老小偷吧？她带着满心的怀疑上车。不久之后，她站在宋家门前按门铃，来应门的人是宋美黎。

“怡馨姊，请进。”叶怡馨进到客厅，看见沙发上放着织了一半的围巾和几球毛线，将水果放在桌上。

“迦南呢？”宋美黎替她倒了杯果汁。“小哥带他去换药。哥哥也真是糟糕！都已经年纪一大把了，还会把车子骑到水沟里，你说好不好笑？”叶怡馨咧嘴陪笑，可不敢说那是吴淑娟的“杰作”，否则肯定会遭他们兄妹群起而攻。看到宋美黎灵巧地织着围巾，不禁心生羡慕：“你的手好灵巧哦！”宋美黎被她赞美得俏脸微量，羞涩地浅浅一笑。“哪里，怡馨姊过奖了！”接着把已织了三分之二的围巾举高，笑问：“你觉得这个花纹好不好看？这是要给哥哥的。你喜欢什么颜色，我也织一条送你。”“我？”叶怡馨有点受宠若惊：“不会太麻烦你了吗？”“不会、不会！”宋美黎连迭摇头。“我织一条同花纹的围巾给你，冬天来时，你和哥哥就可以围着情侣围巾一起出门，那不是很好吗？”叶怡馨明白她是基于爱屋及乌的想法，才想织围巾送她。“就这个颜色吧！”“好。”宋美黎点头微笑，然后低头勾织毛线。

叶怡馨则无聊地看电视打发时间。

片刻，宋美黎突然开口：“怡馨姊，你们真好，一点都没有轻视哥哥的意思，不像小哥的女朋友那么势利，竟然叫小哥和哥哥断绝兄弟关系。”叶怡馨心头一怔，弄不清她为何突然向她说起这些事。

宋美黎低着头，宛如自语般轻语着：“他们一点都不知道哥哥为了我们做了多大的牺牲，受了多少苦。”话到这里，声音有点哽咽：“他们都只看到

哥哥曾到酒店工作的事，根本不知道他是为了养活我们才去那种地方工作的。”叶怡馨听她突然说起宋迦南的过去，心里虽然很想知道，但如果主动追问，又显得和其它人一样，想窥知他不欲为人知的过去，正当两难之际——宋美黎突然抬起头，用已隐泛泪光的大眼看着她，神态里有着天真娇憨：“我偷偷告诉你哥哥的事，你以后一定要好好地爱着他哦！”叶怡馨含笑点头。

宋美黎见她点头应允，又低头开始织围巾，接着娓娓道出十年前母亲和大哥相继过世……当时年仅二十一岁的宋迦南，便一肩挑起养育四个弟妹的重担。“哥哥早上送报兼送牛奶，晚上到那种……酒店当服务生。无可否认，哥哥对异性很有吸引力，后来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哥哥开始坐台陪女客聊天。”这时，她抬起已挂满泪珠的小脸。

“虽然如此，哥哥还是清白的。他既不陪酒、也不陪宿的，你一定要相信他……”叶怡馨只是点头，一种感动的情绪便在胸臆间，忍不住眼眶也红了上来。

宋美黎看她点头，又垂下头去。“那时，他在酒店认识了我们干妈，干妈因怜悯哥哥年纪轻轻便负起如此的重担，愿意收养我们，因此哥哥就辞掉了酒店的工作。”她说到这里，突然嚤嚤轻泣起来：“那年除夕夜是个风雨交加的天气，因为小哥一直怀疑干妈和哥哥之间有不可告人的关系，所以和三哥起了龃龉，一怒之下奔出家门。那时重感冒的哥哥因为担心小哥，所以出门去寻找小哥，后来我们接到电话说哥哥在路上昏倒被送到医院。当我们赶到医院时，哥哥情况十分危急……”宋美黎伸手抹去泪水。“后来哥哥虽然病愈了，但此后的几年间就与健康绝缘，生病住院成了家常便饭；而那时不争气的我们功课很差，哥哥为了帮我们加强功课，以致无法好好养病。”宋美黎这时抬头看她，眼中闪着一抹骄傲。

“其实哥哥很优秀，他在二十一岁就已是生物学准博士了。”此时，她眼中又闪过一抹深深的自责。“所以三哥常说，哥哥是因我们而殒落的天才，大哥因车祸猝逝时，哥哥只差一篇论文就可取得博士学位。我常想如果我们的大哥能不要因车祸丧生的话，哥哥他今天……”叶怡馨霍然抬起头来，檀口微张，整个人愣住了！没想到宋迦南是如此优秀的一个人，好半晌才慢慢回过神来。以他表现出的学识涵养，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心里也为他的际遇深深感到惋惜。

“哥哥这些年来几乎没过一天快乐的日子，在健康渐渐好转之后，他曾找一份工作，可是那个工作上班时间很长，哥哥身体吃不消；再加上有个同事女朋友爱慕哥哥，而不分青红皂白对哥哥动粗，害哥哥受伤住院好几天。这件事还是那个女孩来向我们道歉时，我们才知道的。”叶怡馨低着头专心倾听，抬手偷偷拭去眼角溢出的泪水，此刻总算明白宋启政为何会说这些年来宋迦南所过的日子过得有多苦。没想到在他文弱的外表下，秉性是如此坚苦卓绝。思及他的际遇，忍不住一阵心酸，泪水泊泊而下，声音哽咽：“他真是一个好哥哥。”宋美黎点头抹干泪水。

这时，外面传来开铁门的声音和低语，宋美黎惊慌地向叶怡馨低语：“大概是他们回来了。”叶怡馨也连忙抹干泪水。

一会，门被打开来，果然是宋迦南和宋启明回来了。

宋迦南看到她，即露出迷人的浅笑。“这么晚了，怎么还过来？”叶怡馨为他伤感的情绪一时难收，话哽在喉头答不出来。

宋迦南以为她因弟妹在场不好意思回答，也不在意换了拖鞋走到她身边坐下，待看到桌上的水果又道：“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伤，还买水果来做什么？”语毕，不见她回答，不禁转头看她，却见她脸上泪痕斑斑，慌得他连忙轻手帮她拭泪。“我的手伤再过两天就痊愈了，你不用担心。”叶怡馨怜惜他的情绪一上来，张臂抱住他，将脸埋进他胸前轻声低泣……她的突来举动吓坏了宋迦南，耳听她嚤嚤的啜泣声，慌得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安慰她，只是低首轻哄：“我的手真的没事，你不要哭了好不好？”宋启明轻瞄了一眼俊面绯红、神态窘迫的宋迦南，朝宋美黎使个眼色，兄妹俩悄然无声地离开客厅。

宋迦南见弟妹离开才轻拥着她，让她尽情宣泄，虽然不明了她为何哭泣。

好一会，叶怡馨才渐渐止泪不哭，抬起哭得如梨花带雨的脸庞，凝视着他低唤一声：“迦南。”宋迦南只是浅浅一笑，轻手替她拭去犹挂两颊的泪珠。“好一点了吗？”叶怡馨凝眸而视他俊秀美绝的脸庞，双唇微动欲言又止，好半晌才收回视线，粉颈低垂轻道一声：“对不起。”宋迦南笑笑，轻手顺着她长发。“能适时宣泄情绪是好事一件，心里舒服一点了吗？”“好多了。”叶怡馨侧转紧偎着他，伸手握着他纤细的手腕。想不到这么纤弱一个人，竟有颗坚毅无比的心。

宋迦南轻拥着她，将视线投向电视屏幕，凝神思索她到底为什么伤心落泪？是他表现得太淡漠而生气吗？可是，他真是无法、也不知道该如何将内心的爱意完全表达出来……

## 8

时光匆匆又过数日——这天，又是一星期的开始，迟到的吴淑娟一进工作室就兴匆匆地对正在为计算机热机的叶怡馨大声嚷嚷：“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终于查到迦南当年的事。他当年在酒店业界真的名躁一时耶！而且身价之高，无人可比。”此时，背对她的叶怡馨突然转头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吴淑娟被她的表情吓了一跳！只见她眼角含煞，娇艳的粉脸轻泛薄怒，好象与她有不共戴天之仇一样，看得吴淑娟连忙问：“我做了什么令你不高兴的事吗？”叶怡馨回过头去，冷冷地回答：“以后不要在我面前提起迦南曾在酒店工作的事，也别想劝我离开他。”“哎呀！”吴淑娟无奈地叹口气，动手转过椅子让叶怡馨与她面对面。“小姐，谁说我要劝你离开他了？若是如此，当初我干嘛千方百计地助你追求他？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好奇宝宝’的个性。”叶怡馨看了她一眼，逐渐敛起心中怒气。“我不想知道迦南当年的事情，因为他会到酒店工作，也是出于无奈。”吴淑娟抿抿嘴、挤挤眼、想了想。“可是，我费了很多时间才打听到的，你就勉为其难地听听看吧！不想听的话，就把它忘了。”叶怡馨轻叹一口气。反正不管她听不听，吴淑娟都会把它说出来，除非她把耳朵塞起来，否则想不听都难。

吴淑娟看她默不作声，就知道她同意，反身拉过椅子跨腿坐下，趴在椅背上开始述说她所查到的事：“我先向我老哥打听清楚有几家酒店是专门做女人生意的，然后再跑去一家家地问。我想十年前百万男妓已经够吓人了，

就算现在，也不见得有这么高价位；可是，问了好几家，他们都说没有出产这么高价位的牛，但我不死心，又继续找、继续问。”“后来问到一家颇有名气的酒店，里面有位三朝元老的男公关，依稀还记得有点印象，于是我就大略把迦南的模样描述一下。岂料，那个公关听后立刻告诉我，说我问错价码了，他说迦南当时的价码是这样的——”她在叶怡馨面前竖起一根指头，笑问：“你有没有兴趣猜猜看是多少？天价哦！”叶怡馨看看手指头、又看看她，片刻睁大眼睛结巴地问：“难……难道是一千万？”“对！你真聪明！”吴淑娟收起手指头用力点头。“那个公关和迦南是同一时期到那家酒店当服务生，迦南最初也只是端盘子、送酒而已。他说迦南刚上班第一天就引起不少女客的注意，那些女人也跟你一样，被他的嗓音勾了魂、俊俏的外貌摄了魄，所以就纷纷要求经理让迦南坐抬陪酒。他说迦南起初不肯，后来也不知为什么就同意了，但他开出不陪酒、纯坐抬的条件，当然那些女人也接受了，听说那些女人还曾为他坐谁的抬而上演全武行呢！”叶怡馨黯然地低下头，不自主地眼眶泛潮……谁又知道宋迦南当初是如何痛下这个决定的？吴淑娟察觉她的异样，偏着头问：“你怎么了？”“没事，你继续说吧！”吴淑娟看了她一眼。“据说没多久，迦南在业界红透了半边天，甚至有别家酒店想挖角。后来有天晚上，有个断袖之癖的男人上门对迦南开价一百万：要他陪宿一夜，而其它女客见有人开价，也纷纷效尤。据说当时情况好象古董拍卖会一样，价码愈叫愈高，一直加到五百万，最后有个大富婆出价千万，把当场所有人吓呆了！那晚迦南就跟那个大富婆走了，从此以后销声匿迹，再也没出现过，大家开始传说他被那个大富婆包养了。”叶怡馨听完，低着头沉默了好一会才问：“就这样而已？”“当然！”吴淑娟视线越过她，投视在计算机桌前一张宋迦南的放大照片——那是她特地贴给叶怡馨欣赏的，另外也兼顾自赏。“在此我郑重地向你恭贺，小姐，你的眼光果然是超水准的。你想想看，十年前的千万身价，到现在少说也涨到一亿了。”她看见好友心情似乎有点低落，侧脸看她。“这下你真的是‘卯死了、卯死了’！”叶怡馨闻言，气笑不得，思忖片刻问：“你会因此而看轻他吗？”她希望当所有人都反对时，至少还有一个知心好友支持，给她一点点继续走下去的力量。

吴淑娟故作一个差点由椅上跌下地状，闭眼语带无奈：“小姐，你要重复问我几次才甘心呀？”叶怡馨不好意思地笑笑。

一会，吴淑娟突然神色一正。“古人说的好：射将要先射马。如果我要约上启明，首先应该认同迦南，再来就是取得迦南的认同；有了这两项先决条件，成功的机率就提高数倍有余了。”叶怡馨愣愣地看着她。看来，她似乎低估了好友的智能，想起宋美黎说过宋启明的女友是因为轻视宋迦南，才导致宋启明和她分手，就这点看来，吴淑娟还颇有心的。

吴淑娟压低声量：“据我观察，有意和宋家兄妹交往的人，万万得谨记一点——千万不能稍有轻辱迦南的意思，否则终极下场就是宋家兄妹共同的敌人。”叶怡馨同意地点点头。

吴淑娟表情突然一变，变得宛如情窦初开的少女般，如梦呓般自语着：“想想看，你嫁迦南，我嫁启明，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假日可以和老公带着孩子到户外踏青，等年老了，还可以同孙子述说年轻时发生的糗事，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啊！”她的神情和话都让叶怡馨惊讶不已！相识这么多年，这还是头一遭知道，原来她也有一个美丽的家庭梦，叶怡馨一个忍俊不禁笑了出来。

吴淑娟听到笑声，立刻恢复贯有的神情，睨了她一眼。“怎么？难道我说得不好？”叶怡馨愈想就感到愈好笑，只是直点头。“好，很好，非常好！”“那我现在可不可先叫你一声——大嫂。”吴淑娟靠过去在她耳边轻语。

这声“大嫂”叫得叶怡馨俏脸染红晕，娇羞地垂下头。“我和他都还是个未知数，你倒先不知害躁地胡说八道起来了。”“那你就赶快和他八字有一撇呀！等你们有了结果，再请迦南在启明面前替我美言几句，保证比任何人的千言万语都有用。”“你呀！”叶怡馨笑着摇摇头，转过椅子开始工作。

吴淑娟耸耸肩，也转过身扭开音响开始工作。心里计画该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去向宋启明毛遂自荐。

这天下午，宋迦南下班离开杂志社，转过街角来到平日搭便车的地点，而叶怡馨和吴淑娟也一如往常在那边聊天等他。

待他走近后，吴淑娟拿眼睛不停地上下打量着他，好象在评论什么稀世珍宝地绕了他一圈。

宋迦南对她突来的举动感到不解。“有什么事吗？”“没事、没事！”吴淑娟笑笑，伸手拍拍他肩膀。“去搭怡馨的便车吧！我有事要先走了。”话落，转身从叶怡馨手中接过相机，朝两人挥挥手，就往另一个方向的街道走去。

“她怎么了？”宋迦南满心疑惑地问叶怡馨。

叶怡馨给他一个妩媚动人的甜笑。“没有啊！她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回家了。”宋迦南微笑点头，和她相偕走向停在路旁的白色小轿车。两人上车后，叶怡馨发动车子驶向归途，一路上两人虽然不发一语，但不时以眉目传情，爱恋的甜蜜尽在不言中。

不知过了多久，宋迦南平日下车的路口已在望，但叶怡馨到路口后打方向灯，将车子转进巷道内。

宋迦南见状愣愣片刻，转头问：“你？”叶怡馨转头甜甜一笑。“没关系，我多绕点路途你到家门口。”“谢谢。”宋迦南微笑接受她的美意。以前在路口下车，是因为怕给弟妹撞见追问，现在弟妹既然都已经知道两人交往的情形，再也没有什么顾忌了。

片刻时间，已到宋家镶花铁门外。宋迦南拿过外套和手提袋，伸手扳车门就想下车。

叶怡馨见状，连忙轻唤一声：“迦南。”宋迦南停下开门的动作，转首看她。

“那个……那个……”叶怡馨羞红着脸，看着他欲言又止，好半晌才慢慢地伸过手来拉着手提袋上的提手，含羞低语：“明天我帮你准备便当。”宋迦南先是一愣，继而点头微笑，松手让她把手提袋接过去。“那就麻烦你了，谢谢。”叶怡馨满心欢喜地拿过手提袋，转眸看到他手中的外套，不禁又问：“你的外套……”宋迦南笑着摇头。“外套昨天才洗过，谢谢。”话落，他开车门下车，回身向她挥挥手道再见。

叶怡馨看看已下车的他，又看看手中的手提袋，不想暗示他给个吻，想想还是算了。

若把他逼急了，恐怕又会使他退怯，还是慢慢来好了，以免“呷快弄破碗”，于是向他挥挥手，将车子驶离宋家门前。

宋迦南则站在门前目送她转过巷角，才转身开铁门进去。

此时，在对面一条幽暗的小巷里，有条佝偻的身影倚在壁上，一双凹陷的老眼一直盯着宋迦南进门的背影。老者抬眼看着这栋两层楼高的洋房，抖着手从口袋里掏出香烟，点燃一支烟慢慢地抽着。

大约十分钟后，宋启明银白色轿车开进巷道，停在宋家围墙外，老者连忙将烟丢在地上踩熄，身影也迅速地隐没黑暗的小巷中……

叶怡馨将车子驶入车库，拿过手提袋开门下车，边轻哼着曲子，边走向屋内，一进门却看见罗震宇坐在客厅与叶父相谈甚欢。

叶怡馨站在门边愣了片刻，随即迈步，故作不见地往楼梯口走去。

罗震宇看到她进来，立刻起身绕过沙发，快步挡住她的去路。“怡馨，那天……”待看见她手中的手提袋，开口欲询问，但他又把话强忍回去。

叶怡馨抬眼怒视他，他差点让他与宋迦南这段感情成了不了情，此刻想来就有气。

“你有什么事吗？”罗震宇深吸一口气，不自然地笑笑。“可以告诉我，那……那个迦南的地址吗？”“你想做什么？”叶怡馨吓得后退一大步，伸手指着他颤声问：“你……你……想对他不利？”“不！不是！你别误会，我没有那个意思。”罗震宇连声辩解，接着尴尬地一笑。

“那天我说的话的确稍嫌过分了点，所以我想亲自登门向他道歉。”叶怡馨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他。向来傲睨万物的他，今日怎肯轻易向人低头致歉呢？该不会另有阴谋吧？当下心怀戒慎地看着他。

“你有什么道歉话，我可以帮忙转达，或者写一封道歉信，我帮你转交。”罗震宇看见她不信任的眼神，心里大叫：苦也！那天冲动欠思量的行为，竟然使人格受到怀疑，他正苦于不知该如何解释之际一直默不作声的叶父突然开口：“告诉他吧！”

震宇是真心想去向人家致歉的。”叶怡馨看看父亲、又看看罗震宇，还是不放心的。

罗震宇见她对自己还是有所怀疑，举起手作发誓状：“我发誓，我是真心诚意要去道歉的。”“真的吗？”叶怡馨还是不太放心。

“真的，我以人格向你担保。”罗震宇一脸诚正的神情。

叶怡馨经再三思量，又见他颇有诚意，就把宋家的地址告诉他。

罗震宇连忙掏出小记事本把地址抄下。

叶怡馨终究还是不怎么放心，瞄了记事簿一眼，小声地问：“你真的要去道歉吗？不能骗我哦？”心念一转，不如给他一个小小的警告：“你到时候要是乱来，小心他两个弟弟不会放过你哦！”罗震宇立刻停手不写，抬眼看她眼中闪过一丝惊惧：“他的弟弟是流氓吗？”“不要胡说！”叶怡馨语带薄怒：“他们一个是业务经理，一个是室内设计师。”罗震宇放心地轻呼一口气。写完最后一笔，他收起记事簿，转眼看到此刻已被她抱在怀中的手提袋，双唇微动欲言又止，最后露出个迷人的笑容。“谢谢你的帮忙，我先走了。”他已想通，真正的男子汉应该以实力，用光明正大的方法来赢回美人芳心。

叶怡馨满心狐疑地目送他走出客厅，猜不透他为何有如此大的转变。

叶父看到女儿怀中的手提袋。“又要做‘爱的便当’啊！既然要做，也

顺便帮我准备一个吧！”叶怡馨哪会听不出老爸语中淡淡的酸意，嘴角一撇，轻哼一声，转身就往饭厅走。

“我去请妈妈帮你准备。”叶父闻言摇头笑笑，当真是女大不中留啊！

晚饭后，叶父、叶母和叶怡馨在客厅吃水果看电视。这时，叶父突然开口：“我记得大约在十年前，传闻有个酒店的男公关身价似乎高达千万，这件事当时曾早成大轰动；只不过，这个传闻是否属实，还……”他话未完，叶怡馨突然站起来，神情激动：“不管你们怎么反对，我都要和他继续交往！”话落，她转身直奔楼梯，快步爬上阶梯，接着就是好大的关门响声。

她的突来举动让叶父愣住了！与爱妻对视一眼，满心狐疑地问：“怎么了？我刚才有说反对他们交往吗？”叶母秀眉微庭摇头，表示不知。苦思片刻，突然面露讶异之色，惊呼一声：“难不成……”“怎么了？”叶父不知她意指为何。

“那个迦南就是……”叶母睁大眼睛看着老公。

“咦？”叶父看着她也惊讶不已。世上有这么巧合的事，太不可思议了！当下他摇头笑笑。“我只不过刚好记得有这么一个传闻而已，哪知……”叶母望着楼梯口。“也许怡馨误解你的意思了。”叶父深情地看了爱妻一眼。“那就有劳孩子的妈，代我去好好地化解误会了。”叶母也深情地回睇一眼，嘴角含笑，起身走向楼梯口，还不忘叨念一句：“自己口无遮拦，还要别人替你善后。”“知女莫若母，就劳你当亲善大使喽！”叶母上楼来到女儿房门外，走近门边，就听到房内传来轻泣声，举手敲门。

“怡馨、怡馨！”等了一会都不见响应，伸手旋了下门锁，没上锁。考虑片刻，旋开门锁。“怡馨，妈妈要进去了。”只见叶怡馨双手抱膝坐在床上，看着平放在床上的照片，哭得像个泪人似的。

叶母暗叹一口气，过去在她身边坐下，拿过面纸帮她擦干泪水，柔声地安慰着：“怎么了？”叶怡馨将脸埋进双膝间，用略带鼻音的声音低语着：“没错……迦南就是那个传闻中千万男公关，可是，又不是他自己喜欢去从事那种工作……他是为了养活弟妹迫不得已才这么做的，而且他只卖笑不卖身……”叶母轻拍女儿肩膀。“你爸爸又没说反对你们的交往，他只不过刚好想起有这么个传闻，随口说说罢了！你误会他了。”叶怡馨抬起脸，用迷蒙的泪眼看着她。“真的吗？你们不反对我们交往？”“傻孩子！”叶母轻轻顺着女儿长发。“要反对的话，早在你生日那天就反对了。

想当初，我和你爸爸的结合也是受到极大的阻挠，我们都曾经历过感情受挫的痛苦，怎么还忍心让你们重蹈这种痛苦呢？”母亲的这席话，让叶怡馨感动地再度流下泪，张臂紧拥着她。“妈妈，谢谢你们！”叶母轻拍她的背。“谢什么呢？天下父母心，每个父母都希望子女能过得快乐幸福。

再者，想到是咱们家的娇娇女千方百计去勾引人家，妈妈对他就放心了大半。”叶怡馨听到她的调侃之语，紧偎进她怀中，不依地撒娇：“妈妈，你好坏哦！”叶母面露慈爱的笑容，伸手取过宋迦南的照片，打趣着：“妈妈不得不套上淑娟说过的话，你真是好眼光，一眼就看上身价不凡的他。”叶怡馨离开母亲怀中，劈手夺过照片，立刻藏在身后，不假思索反驳：“才不是你们所说的这样！我对他是一见倾心，才不是眼光好不好呢！”说完，她才想起这么说似乎大胆了点，立刻羞红了俏脸垂下头去。

叶母慈爱她笑笑。“改天邀他来家里吃顿便饭吧！我和你爸都没有好好地将他看个仔细呢！”叶怡馨含笑点头。

在某个阳光普照的星期天，罗震宇怀着一颗忐忑的心情依住址找到宋家，站在镂花铁门外不时探头往内望去。叶怡馨的警告之言，让他不敢贸然去按电铃。

此时，蹲在墙边的宋美慧，手持移植镬正在移植几棵小草药苗，脚边还放着一个装满水的小桶子。她瞄了一眼门外摇头晃脑的英俊男子，暗忖：门外那个衣着还算体面的男人，是不是想当小偷？不过，就算他想来干梁上君子的勾当，今天应该不是好时候，因为所有的人都在家。

罗震宇在门外徘徊了好一会，终于下定决心按门铃。门铃响后，出来应门的是宋迦南本人。

宋迦南出来看到站在铁门外的人，愣了愣后，瞄了眼蹲在墙边种植药草的宋美慧，迈步走到铁门前问：“请问有事吗？”罗震宇看他如此客气，反而有点不知所措，尴尬地一笑。“我……我是为那天的事来向你道歉的，那天我所说的话的确是太过分了。我不该因为彼此是情敌的立场，就对你口出恶言。”话落，他在门外略弯腰做个鞠躬状，然后直起腰杆，一脸正色。“在此我郑重地向你道声：对不起。”宋迦南没想到他会来向自己道歉，惊愕之余，也接受他的道歉。“没关系，其实我也有不对的地方，我不该……”写地，一团黑色的东西由斜方向飞来——“啦”的一声正中罗震宇的左颊，赫然一看，是一块湿泥巴！此突发事件不但使宋迦南愣住了，罗震宇更是如泥塑木滩呆站在原地。

先回过神来的宋迦南，连忙伸手拿掉他颊上的泥巴连声道歉：“对不起，舍妹太胡闹了。”话落，转身叫了声：“小慧！”“什么事？”宋美慧依然低着头移植小苗。

“泥巴是你丢的吧？怎么可以对客人如此不礼貌？赶快来道歉！”罗震宇这才发现，不远处的墙边蹲着一个女孩子。

宋美慧慢慢地抬起头来瞪着罗震宇，一张小嘴抿得紧紧的；原来这个家伙就是侮辱哥哥的人。

女孩抬起脸来，看得罗震宇呆住了！好个活泼俏丽的心佳人，齐耳清爽的学生发型，一双水汪汪灵活的大眼，顾盼间不经意流露出机伶的神韵，再配上琼鼻、檀口、樱唇，的确美得迷人；不过，她此刻美目含怒，俏丽小脸上亦隐泛着怒意，看得出正在生气。

宋迦南见她默不作声，只得再唤一声：“小慧！”宋美慧灵眸一转，当下心中有个计谋。她顺手抓了一把湿泥站起来，低着头故作知错貌，缓步走到罗震宇面前，倏地抬头怒视着他，迅速地将手中的泥巴抹上他右颊。

“胆敢欺负我哥哥，今天我就让你‘好看’！”语毕，朝他扮个鬼脸，吐吐舌头，然后一溜烟地跑向后院。

宋迦南没想到这个顽皮的大妹会做出这等冒失的事，回过头想擦掉罗震宇脸上的泥巴，却见他已自行抹掉了泥巴。“对不起，舍妹太无礼了。进来吧！我拿条毛巾给你。”语毕，打开铁门让他进来。

罗震宇看着手中黑黑的泥巴。唉！道歉的话都还没说完，就灰头土脸的。叶怡馨怎么忘了警告他，情敌家里有个像小母老虎的妹妹？他又不能这样回去，无可奈何之下，只有进去把脸弄干净。“打扰了。”“哪里！应该我

向你道歉才对。”宋迦南关上铁门，领他进屋去。

进到客厅，宋迦南就往房间走。“我去拿条新毛巾给你。”罗震宇连忙叫住他：“不用了，谢谢。麻烦你告诉我哪里有水，我洗把脸就行了。”宋迦南也就主随客便地告诉他洗手间的位置。

这时，楼梯的转角处传来窃窃的私语声。

“小哥，就是刚才进来的那个混蛋，等下去修理他一顿！”“嗯！”宋迦南听到奇怪的声响，探头朝楼梯上圣去，只见宋启明双手抱胸，一副闲散的模样，斜倚在扶手边微笑着看他。

宋迦南仰看他片刻，双唇微动、欲言又止，然后转身去看罗震宇洗好脸了没。

站在阶梯上的宋启明笑容倏敛、神情黯然。哥哥常常是话到嘴边又忍了回去，他非常不喜欢哥哥这样，真希望他能把他想说的话全说出来，哪怕是责骂的话，他都愿意听。

一会，宋迦南和罗震宇来到客厅，宋迦南微笑比个请坐的手势。

“罗先生，请坐。”“谢谢。”罗震宇也不客气地坐下，因为他想说的话还没说完，坐下后清清喉咙又道：“关于怡馨，我会以公平的方式和你竞争，当然最后的胜负由怡馨来决定。”接着心念一转，低声地问：“请问你妹妹有没有追求者？就是刚才的那一个啦……”宋迦南被问得一愣，旋即摇头笑笑。“我也不甚清楚，大概还没有吧！”罗震宇暗暗心喜，暗忖：如果怡馨选择了迦南，那他就来追刚刚那只小母老虎吧！

待看到宋迦南疑惑的眼神，连忙陪笑道：“不知令妹多大了？”“快二十岁了。”这时，罗震宇突然觉得背脊阵阵发寒，感觉好象有人在背后拿利眼窥视般，想回头又觉得不好意思。

宋迦南见他神色微有异样，似乎坐立难安的模样；抬眼望去，却见宋启明不知何时已站到楼梯口，正用两道冷冽足可杀人的目光死盯着罗震宇背影，他看了他一眼。“启明，麻烦帮我倒杯饮料给客人。”宋启明狠瞪了罗震宇一眼，冷硬地回答：“好。”罗震宇听那冷硬的声调，不禁全身一僵！待转眸看见宋启明那高大魁梧的身形，心里不禁一惊，宋启明的身子竟比他还高大。

宋迦南把小弟支开后，正想和他谈叶怡馨的事，这时电话却响了起来。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请。”当宋迦南过去接电话，宋启明端了杯果汁放到罗震宇面前，转首露齿森然一笑。

“想对我哥哥不利的话，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语毕，他转身又站到楼梯口，双手抱胸斜倚着扶手。

罗震宇被他的话和表情吓得冒出一身冷汗……宋迦南讲了几句话后，话筒往旁边搁，走到宋启政房门外敲门。“启政，你在不在房间？”“在。”片刻，宋启政开门冷冷地看了罗震宇一眼。“有什么事？”“电话，干妈说要和你谈些事情。”“好，我接到里面听。”罗震宇看着站在门边，比宋迦南高上大半个头、身形魁梧的宋启政，心头又一惊！

怎么瘦弱的宋迦南，两个弟弟全都长得高头大马？宋迦南过去放好话筒，才又回到他对面坐下；而罗震宇则望着侧站房门边，边讲电话边以冷眼看他的宋启政，前后冷眼夹攻，让他额头冒冷汗如坐针毡。他暗忖：今天还是到此为止吧！反正道歉的话也说了，这种被仇视的滋味让他一刻也待不下去，还是快走为妙，当下便起身告辞：“我还有别的事要办，先告辞了。”宋

迦南看了两个弟弟一眼，起身送他出去。

罗震宇走出铁门外，转身回头想再对宋迦南说几句话。哪知，却看到宋启明站在门边，身后还探出两张娇嫩迷人的小脸，于是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微笑向宋迦南点头道：“再见。”宋迦南从罗震宇眼眸中看到站在门边的宋启明；待送走他，转身回头已无宋启明的身影。走进客厅，看见宋启明一如刚才还站在楼梯口，连姿势也未变。他看了他一眼，端过那杯未动的果汁就往饭厅走。

宋启明看他如此，忍不住开口唤声：“哥哥……”宋迦南半侧过身看他。“什么事？”“你如果想骂我，为什么不骂出来？”宋迦南视线移下，淡然一笑。“你又没做错事，我为什么要骂你？”话落，他转身走进饭厅。

宋启明表情一变，追上两步道：“哥哥，你……”“启明！”一个低沉的嗓音叫住他。

宋启明转首，就见三哥站在房门边缓缓地摇头，转头看向饭厅门口，转身快步上楼。

宋启政神情黯然地望着饭厅门口，实在不知道哥哥想将自己封闭、禁锢多久？而他们也苦于无计帮他走出来，唯今之计，也只能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叶怡馨身上，希冀她就是那个能解开哥哥心锁的人。

这时，宋美慧和宋美黎打扮整齐从二楼下来，正好碰上由饭厅出来的宋迦南，宋美慧满面笑容地道：“哥哥，我们下午要烤松饼，你打电话请怡馨姊一起来喝下午茶。”“还有，也邀淑娟姊一起来。”宋美黎喜欢妙语如珠的吴淑娟，聚会有她，一定能横生妙趣。

宋迦南微笑点头。

两姊妹满面笑容地相偕出门。

宋迦南疼爱地看着她们出门的背影，正想回房看书。

“哥哥。”宋启政从房间出来。“我想到山上看妈妈和大哥，你也一起去。”宋迦南略为思索，便点头同意。

周末——所有上班族都喜欢的日子，因为明天就是周日。

近中午时分，吴淑娟和叶怡馨在小工作室整理东西，吴淑娟把成堆的废纸努力地塞进垃圾袋内。“今、明两天你有什么安排？”叶怡馨忙着把一叠纸弄齐。“今天没有，明天要去码头边走一走，你要不要一起去？”吴淑娟睨了她一眼。“我又不是吃饱没事干，跑去当电灯泡。既然都保送你们上垒了，让你们自己努力地奔向本垒就行了，我不想在旁边继续摇旗呐喊了。况且我已经和美慧、美黎约好，明天到迦南家学做点心。”她的话听得叶怡馨愣了半晌。她进攻的对象应该是宋启明吧？但旋即又想起她“射将先射马”的理论。

“你招兵买马的工夫倒也不差嘛！小女子在此甘拜下风！”吴淑娟得意地一笑，神态傲然。“另外，我还可以藉此刺探军情。还是老话一句：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语毕下巴微抬，一副舍我其谁的神态。

叶怡馨摇头笑笑。

“不过，宋家有个可怕的人物，连我看了都会怕。”吴淑娟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来。

叶怡馨闻言略加思索，便想到她指的人是谁。“是启政吗？”“对呀！”吴淑娟将垃圾袋封口。“他那冷冰冰不苟言笑的样子，实在令人望而生畏。初见他时，我还以为他是迦南的老爸呢！”“你少乱扯蛋了！”叶怡馨忍俊不住笑了出来。“若说是迦南的哥哥还说得通，说爸爸实在太夸张了！可是，我并不觉得他有那么难相处。”“你当然不用怕喽！”吴淑娟过来把叶怡馨整理好的资料交叉叠放。“你将来要当他嫂子，他自然会把你看在眼里。我呢？如果顺利追上启明，可是要成为他弟媳耶！”接着话锋一转：“不过，对此我也想了个对策，只要极力拉拢迦南当我靠山，那一切就OK了。还有，你也可以帮我在迦南耳边多说几句甜言蜜语。”叶怡馨突然粉脸生霞，横了她一眼。“反正你的伎俩多得用不完，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哪知，吴淑娟竟大言不惭地回了一句：“说的也是。”

## 9

翌日，宋迦南和叶怡馨相约在外面的路口碰头。当他到铁门前伸手欲开的时候，宋美黎由屋内追出来——“哥哥，等一下！”宋迦南反身等她跑到面前。“什么事？”宋美黎把外套和一个精美的小纸袋放到他手中。“海边风大，外套带着，冷了就可以穿上，还有这些咖哩酥饺给你们当点心。别忘了中午要带怡馨姊回来一起午餐，我和姊姊会煮一桌丰盛的午餐等你们。”宋迦南感动不已地看着她，伸手轻抚她头顶，轻柔道谢：“谢谢。”宋美黎笑得合不拢嘴。已经好多年哥哥不曾如此摸她的头顶，仿佛小时候成绩进步，被哥哥抚头称赞般兴奋。

“我走了。”“哥哥，慢走，好好地玩哦！”宋美黎说完，转身向屋内跑，她要去向姊姊炫耀被哥哥摸头的事。

宋迦南离开家门后，走过转角时不经意地往一条小巷道望了一眼，但这一瞥却与一双似曾相识的眼眸对上；眼眸的主人是个身形佝偻的老者，他的形貌看得宋迦南胸口如重击般感到一阵剧痛。

那老者与宋迦南对上眼后，立刻转身隐身于暗巷内。

宋迦南还待将他看个清楚，以便确定老者是否就是那个人……可惜才一会工夫，已不见老者人影。他只好心有余悸地告诉自己，是一时眼花看错了。

这时，一部白色轿车停到他面前，叶怡馨探出头来。“我以为你忘记了！刚才在路口等了几分钟不见你人影，所以就进来看看。”“怎么会呢？”宋迦南浅浅一笑。“出门前耽搁了一点时间。抱歉，还让你进来找我。”“没关系。”叶怡馨给他一个娇艳动人的微笑。“上车吧！”宋迦南微笑点头，绕过车头开门上车，坐定后下意识再朝小巷内望了一眼；可是，那老者身影已不复见。

叶怡馨等他坐好，踩下油门从另一方向绕出住宅区。当车子开上大马路时，叶怡馨侧脸看了一眼神情若有所思的他。“有心事吗？”宋迦南被她问得一惊，思忖：今天打算放下一切烦心事，好好和她出游的，不该因一个不确定的身影而破坏两人的好心情，于是释怀地一笑。

“没有啊！”接着他把手中的小纸袋举高。“这是小黎出门前给的，要给我们当点心。”叶怡馨看了小纸袋一眼，微笑称赞：“她可真是一个细心体贴

的好妹妹。”宋迦南也微笑点头。“她做事是比小慧细心了许多。”叶怡馨微笑。“可是，我感觉你却比任何人都心思细腻。”“怎么会呢？”宋迦南初次听到有人说他心思细腻，除了大感意外，也觉得有趣，他不自觉地绽开一抹开怀的笑容。“男人都是粗线条的动物，我当然也不例外呀！”叶怡馨闻言暗忖：你和一般男人不大一样。如果说宋启明是粗线条，那是毋庸置疑的。突然间，她有个重大发现——呆视他面颊数秒之久，直到后面的喇叭声才让她回过神来。“你有酒窝？”宋迦南愣了愣，俊面随即浮上一抹排红，微低着头，语调不自然地解释：“因为我母亲也有，而兄弟姊妹中好象也只有我遗传了它。”叶怡馨瞄了他一眼。此刻神情略带腼腆的他，感觉才像真正的他，真希望以后他能常常流露发自内心的喜怒哀乐，而不是那种习惯性没有七情六欲的淡然浅笑。

约莫四十分钟后，两人来到一个小渔港，长长的堤岸边只有零星数艘没有出港作业的渔船。

叶怡馨第一次来到渔船停泊的人工海边，看着海波一波波地拍打水泥堤岸，渔船也随之起伏摆荡。

两人慢慢地沿着防波堤往前走，途中宋迦南曾停步向港边的小商家买了几罐饮料。

叶怡馨任由海风吹拂披肩长发，边走边思索着一件事；在一阵犹豫后，终将想说的话出口：“你的事我都听说了，包括你年纪轻轻已是生物学准博士的事。”宋迦南停步片刻，又继续前行。“哪一个人说的？”因为四个弟妹每个人都有嫌疑，光听她这两句话，实在也猜不出是谁长舌。

叶怡馨低着头看着水泥地面，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告诉他答案，而且宋美黎也要求过，不要让宋迦南知道她已知他的过去，正当委决不下时——“可以告诉我你所听到关于我的事吗？”叶怡馨转首看了他一眼，才娓娓道出她所知道的一切……宋迦南听完，莞尔而笑。“我猜是美黎。”“咦？”叶怡馨没想到他一下子就猜到了，惊奇之余，也深信他是个中途陨落的天才，很明显有着过人的才智。“你怎么猜到的？”宋迦南回头微微一笑。“每个人都有其特别的叙述方式和用语。如果是小慧，你大概会听到不少混帐、该死等诸如此类的话；如果是启政或启明，你会听到更多更复杂的事，因为……”他突然停步转身面对大海，远眺海、天相接的地平线。“有很多事她们不懂，也不知道。”叶怡馨也跟着伫足，站到他身边面向大海，看着白白的浪花。冰雪聪明的她很快便悟出他话中之意，微仰头看他。“你的意思是指有很多事你们三个兄长知道，而小慧她们不知道。”宋迦南轻轻地点头，上前几步坐在方形水泥护栏上。

叶怡馨也上前坐到他身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年龄有段大差距，启明和小慧足足差了七岁，当我们懂事时，她们都还是襁褓里的小娃娃。”叶怡馨稍加思索便明了，七年的时间不算短，可以发生很多事了。“可以告诉我那些事吗？”宋迦南默然不语地望着湛蓝大海，一股深浓的忧郁泛上眸子深处，良久才缓声轻语：“以后……以后再告诉你，可以吗？”叶怡馨见无意中又引起他的愁绪，除了暗暗自责外，也猜想他不想说的事，一定是他心中最深沉的痛，她垂着头轻轻地道出：“对不起。”她语气虽轻，但带着深浓的歉意。宋迦南惊觉不该因本身的情绪而影响了她，只得拿出小纸袋的小点心，让两人间的气氛转换一下。

“我们吃点心吧！免得辜负小黎的美意。”话落，他拿出一个咖喱酥饺给

她。

叶怡馨微笑接过它，轻咬一口。酥酥的馅皮有着浓浓的咖哩香，甜中带咸的内馅，味道那么地特别、美味。

于是两人就默默地吃着点心，看着海面上起伏的海波激出朵朵白色的浪花，叶怡馨轻轻地偎靠在他身上，此时无声胜有声。

两人吃过点心，叶怡馨望着海面有感而发：“我觉得你就像大海般，有着容纳大川小河宽阔的胸襟；但大海也并非永远都平静无波，它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波涛汹涌，甚至也有吞噬大船的惊涛巨浪。所以我觉得你的内心不如外表如此淡然，你也应该尝试将情绪释放出来。”话落，她转首凝视着他面庞。

她的话每一句都直撼他心田，宋迦南转头迎上她深蕴智能的美眸。从来没有人告诉他这些事，视线移下注视粗糙水泥地面。

“可是，我不知到该怎么做。每当弟妹做错事时，我总是认为我根本没资格责备他们，因为我不是个好榜样，因为我……曾从事过那样的工作。”叶怡馨怎会听不出他言辞中深浓的自卑，连在弟妹面前都无形地觉得自卑，也难怪对其它的事物都淡然以对，即使深受伤害，也认为是应该。她忍不住鼻头一酸、眼眶泛潮，双手抓着他上臂。

“你不该这么认为；我想启政他们一定也衷心希望你过得快乐，也希望你能责备他们的错误，因为，你是他们心目中最优秀的好哥哥。”宋迦南无言地垂下头。他的确可以感受到弟妹的心意，虽然常常告诉自己这样的日子已经很快了；可是，却也曾渴望抛弃躯体，让灵魂解脱。

“好久以前我曾经想过，如果能在晚上睡着了，而天亮不要醒来，永远都不要醒来，那该是多么好的事；可是，我知道不能这么想、这么做，因为弟妹会伤心。”叶怡馨惊骇莫名地伸手掩口，以防惊叫出声，原来他有过轻生的念头，并没有她想象中坚强，也有颗脆弱的心；她振臂轻轻拥住他，在耳边轻喃着：“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以后我想、也愿意分担你心里的苦，你可愿意把心事与我分享？”宋迦南闭着眼，闻着她身上淡淡的幽香，迟疑片刻才声如蚊蚋地回答：“我愿意试着去做。”叶怡馨满意地松手凝视他俊美绝伦的脸庞，而宋迦南也抬头凝视着近在咫尺、如出水芙蓉般天然艳丽的娇颜，难道她是上天派来解救他的美丽天使？叶怡馨慢慢地将脸庞靠近，微抬下巴、轻启樱唇，欲献上深情的吻。

宋迦南在她红唇轻触自己双唇时，一种自惭形秽的自觉突然袭上心头，不由自主地垂下头去。

叶怡馨见他突然低头，眼眸深处闪过一丝深浓的自卑，毫不犹豫地靠上去攫获他灼热的双唇。

宋迦南也不再逃避，轻轻地给予响应。

良久之后，四片胶合的唇终于分开。叶怡馨凝视他双眸，柔声细语：“只要你不再退怯，我会一步步地靠近你。”“谢谢！”宋迦南没想到她会如此迁就自己，感心之余忍不住低语：“我不值得你……”叶怡馨闻言，连忙抬手摀住他的嘴，阻止他继续说下去：“不要再自贬了！你在我们心目中是很重要的，你再这样下去，不但你不好受，我们也痛苦。答应我好吗？从今以后不要再有这种想法，不要再说任何自贬的话，我不喜欢你这样。”宋迦南轻轻地点头。“我会努力的。”叶怡馨给他一个深情的微笑。“不要急，慢慢来，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的。”宋迦南将她轻拥入怀，经手顺着她柔黑长发。

就算将来两人没有结果，能认识如此聪慧的她，已是今生最幸福的事了。

叶怡馨轻靠在他肩上，眺望湛蓝大海。它的颜色虽美，却太忧郁了，如同他的人一样，外表虽美，内心却孤独、悒郁；抬眼望向淡蓝的天空，希望他内心能很快转换成澄清的天青色。

自从那天在海边谈心以后，宋迦南和叶怡馨的感情突飞猛进，叶怡馨感觉得到他正为自己而一点一滴地改变自己，所以叶怡馨感觉整个人沉浸在蜜缸里般甜蜜。

这天午后，她和吴淑娟正在工作室里喝咖啡，享受片刻的惬意。

“我发觉迦南最近改变了不少，原本那种淡然的职业笑容比较少了，取代的是发自内心真诚的笑。”吴淑娟轻啜一口咖啡，瞄了眼面露得意之色的叶怡馨。“不过，你也不用得意得太早，我发现附近有很多女孩子也开始注意到宋迦南，看来，你得小心提防情敌出现。”叶怡馨不以为意地笑笑，浅啜一口咖啡，语气淡然：“她们现在才注意到他，已经太迟了。”“说的也是。”吴淑娟半褒半贬：“因为没有人比你眼光更好，猎夫的行动更敏捷了。”叶怡馨横了她一眼，怎不知她明赞暗讽呢：“你不是帮凶吗？”这时，一旁的电话响起，吴淑娟接过它。“喂！好，我马上叫她下去。”挂好话筒，转首看向叶怡馨。“楼下有人找你。”叶怡馨闻言暗忖。自从到这里工作以来，还没有人在上班时间来找过她，不禁狐疑地问：“谁找我？”“下去看看就知道了。”叶怡馨只得放下喝了一半的咖啡走出工作室，来到楼下的柜抬边，服务小姊指着坐在沙发上，一个衣着、发型都时髦亮丽的女子，因为女子脸上挂着墨镜，因此看不出她有多大年岁了。

叶怡馨觉得这个女子形貌皆相当陌生，搜寻记忆，依然记不得曾见过这个人，于是上前礼貌地点头微笑。“我是叶怡馨，请问你找我什么事？”女子拿下墨镜，原来是个年约四旬，却风韵犹存、装严华贵，带有一股成熟美的女子；艳红的唇边有颗美人痣，更添加几分抚媚，使得她有着一种令人心动的魅惑。

黄丽玉从刚才就一直打量着眼前的女孩，从其言行举止就知她是个蕙质兰心的好女孩。“我是黄丽玉，迦南他们兄妹的干妈。”叶怡馨闻言，一种“丑媳妇见公婆”的慌乱心情霎时袭上心头，一颗心怦怦直跳，不禁桃腮微晕。“伯……伯母您好。”语毕，她不禁暗忖：原来迦南的干妈如此年轻，太出乎意料之外了！

黄丽玉站起走到她身边。“我们到附近找个地方坐坐，我有一些话想和你谈谈。”叶怡馨点头，一颗心跳得更是剧烈，仿佛要从口中跳出来一样。

“这附近有咖啡馆吗？”“有，在对面的街角有家小咖啡馆。”“那我们到那里坐一下。”两人遂相偕到街头转角那家小咖啡馆。黄丽玉挑个靠窗的位子，抬头仰望对街一栋办公大楼。

叶怡馨见状，轻声地问：“要不要叫迦南出来和您见个面？”黄丽玉转过脸摇头笑笑。“不用了，待会我就要搭飞机去日本，等我返程时，再来和我的五个乖孩子好好地聚聚。”话锋一转，笑问：“你和迦南是怎么认识的？”叶怡馨被问得粉脸生霞，娓娓道出和宋迦南结识的经过，当然将吴淑娟帮忙倒追的那部分略去不说。

阅历丰富的黄丽玉听了之后，大概也猜得出其中一些细节。以她对宋迦南的了解，明白他是不可能给女孩子这么多机会，会成就这段恋情，可见叶怡馨这方面也下了不少工夫。

黄丽玉听后莞尔而笑：“你很聪明，也有耐心，更兼具智能，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女孩。迦南能遇到你，也许是上苍垂怜了他。”接着深叹一口气：“你知道他过去的一切吗？”叶怡馨轻点头。

黄丽玉面露微笑，语出惊人：“我就是十年前那个对他叫价千万，买他一夜的大富婆。”叶怡馨惊得伸手掩口，以防惊叫出声，睁大一双美目直视着黄丽玉。

“你觉得很惊讶？”叶怡馨只是点头。

黄丽玉点头。“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叶怡馨此刻已不若刚才惊讶，本能地就问：“为什么？”黄丽玉浅浅地一笑，端起香浓咖啡轻啜一口。“其实十年前发生那件事之前，我已和迦南兄妹谈妥收养的事，只等着迦南辞去酒店的工作，然后带着弟妹过平静的日子。

哪知，就在他辞职前一天，竟发生了那件事！当时那些人只顾拼命喊价，完全不顾伫立一旁、眼角噙着泪水的他内心是如何感受。对迦南来说，到那种地方出卖自尊已是他最大的极限了，但为了弟妹，他别无选择。”“那时，我眼见那班人愈来愈不象话，而价钱也愈加愈离谱。我气不过之下，叫了千万的价码吓住了所有人，然后带着他离开酒店。”黄丽玉话至此，停顿片刻，凝视着桌上斜插在花瓶内的海芋，深叹一口气：“我那时实在不该那么做的，使得这件事成为他心灵深处永不磨灭的痛和烙印。所以会造成他今日这种自卑、自惭形秽的心理，我必须负很大的责任。”叶怡馨低头，拭去眼角溢出的泪水。

“十年前他还是个大孩子，只因家庭变故使得他不得不挑起这个重担，试图以他羽翼未丰的双翅保护弟妹挑战残酷的命运。”叶怡馨低头抹去又溢出眼眶的泪水。“我已间接知道有关他的事，他也曾告诉我有过轻生的念头，我能感受得到他内心的苦楚。”这时，竟丽玉突然苦笑数声。“他不是想过而已，也曾付诸行动过。”叶怡馨被这话吓得心胆欲裂，轻抚心口惊叫出声：“真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黄丽玉又是一脸苦笑。“为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那段时间正是他病得最重，也是弟妹学业问题和压力最沉重的时候。在精神与肉体双重折磨下，我想可能是他这么做的原因。幸好启政发现得早，而迦南轻生的意念并不强烈，所以医生只说他是小心服药过量；可是，我和启政都明白他真正的意图。”叶怡馨低头注视着咖啡，无意识地拿起小银匙搅拌，思绪飘到宋迦南身上。

“如果金钱可以弥补我对他所造成的伤害，只要能力所及，无论他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他。”这时，竟丽玉突然换上一抹开心慈爱的笑容。“当我得知迦南交了女朋友时，心里的兴奋简直非笔墨所能形容，比我成交了几笔大生意还高兴。你知道我是多么想立刻回来亲眼看看你吗？”叶怡馨闻言，羞得俏脸绯红。

黄丽玉见她脸上轻泛着羞涩，忍不住伸手轻拍叶怡馨的手背。“迦南能认识你，真是他前世修来的福气。”叶怡馨更是羞得俏脸通红、粉颈低垂。

黄丽玉语重心长：“其实他们五兄妹中，让我最担心的人是迦南，正是因为他所表现的坚强让大家易于忽略他的脆弱之处。”叶怡馨颇有同感地点头。好一会才想起一件事，嗫嚅了片刻才开口问：“伯母，我可不可以冒昧

问您一件事？”黄丽玉微笑点头。“好啊！”“您没有亲生子女吗？”黄丽玉笑着摇头。“没有。三十几年前我接下家族企业的继承权后，在家父的安排下招赘一个老实可靠的丈夫。哪知，那混蛋竟趁我出国公干的时候在外头金屋藏娇，我得知后，一怒之下把他给休了扫地出门，从此以后对男人失望透顶，也就没有再婚。收养迦南他们兄妹后，指定启政为继承人。其实我比较中意天资过人的迦南，但是他实在太纤弱了，经营管理一个事业是劳心又劳力的苦差事，我担心他孱弱的体质撑不住，所以不想爱之适足以害之。”叶怡馨边听边偷偷地屈指算她的年龄。黄丽玉看起来才四十出头，结婚时不是才十几岁吗？黄丽玉看她数指头，似乎在算什么，遂问：“你有什么疑问吗？”叶怡馨看着她，好一会才小声地问：“您那么年轻就接掌家族事业，实在很了不起！”“我年轻？”黄丽玉先是一愣，继而摇头莞尔：“你看走眼了，我今年都已经六十好几了！就是因为年纪已过半百，所以十年前才会收迦南当养子，不然我早就招赘他当我的小老公了。”叶怡馨听得目瞪口呆，好半晌说不出话来。“可是……您看起来那么年轻。”黄丽玉突然面露得意之色。“这当然是拜化妆品和保养品所赐。”话落，她看看手表。“我必须去搭飞机了。对了，不要向他们提起我回来的事，免得他们抱怨我回来也不通知他们，今天我请客。”叶怡馨只得点头微笑。就算她想请客也没办法，因为匆促间，她根本没带钱出黄丽玉走出咖啡馆戴上墨镜，下意识抬头望了对街大楼一眼，然后招了辆出租车。

叶怡馨目送她所搭的出租车转过路口才收回路线，同样下意识地望了对街办公大楼一眼，不意却见宋迦南正从电梯出来，伫立对街的她似乎愣住了。

两人隔街对望了片刻，一抹令人心荡神摇的微笑在宋迦南的唇边漾开。叶怡馨还来不及响应，就听见背后有人小声低语着：“哇！对面那个帅哥好迷人哦！”“在哪里？在哪里？”叶怡馨回头偷觑了低语之人，原来是咖啡馆内的两名女服务生。她都还没被宋迦南释出的电波电到，却已有人被波及了。当下她立刻快步越过马路来到他身边，以免更多人受害。

宋迦南看着她迷人的娇容。“你怎么会在那里？”叶怡馨笑答：“有个朋友来找我，所以就到咖啡馆小坐片刻，聊聊彼此近况。

你呢？下楼来做什么？”宋迦南望了便利商店一眼。“来买点东西。你肚子饿不饿？想不想吃点什么？”叶怡馨见他如此体贴温柔，就拼命点头，就算肚子不饿，也硬要说会饿。

宋迦南拥着她走进便利商店。“你想吃什么？”叶怡馨到架上选了两包蜜饯，又到冰柜拿罐果汁，眼波微转，顺手拿了一盒鲜奶给身旁的他。“你也来一瓶牛奶。”宋迦南突然面露苦笑。看着她递过来的牛奶，不禁抱怨：“为什么我必须时时与这些营养食品为伍？”叶怡馨睇了他一眼。“我们是为了你好啊！”“是，我知道。”宋迦南无奈地轻叹一口气，恐怕他今生都必须与这些东西为伍了。

待看到她只拿一罐饮料，就伸手再拿一罐。“带一罐回去给淑娟。”“好。”叶怡馨开心地笑着。刚才也打过带一罐回去给吴淑娟的主意，但总觉得不好意思，现在他竟主动提起，可见他的确是个细心之人。

当两人走出便利商店后，叶怡馨才想起一件重要大事，连忙回头叫住他：“迦南，等一下。”宋迦南半侧身回头看她。

叶怡馨唇边漾着一抹明讲动人的微笑。“我爸妈邀你明天到我家吃晚

饭。”宋迦南微笑点头。

“那我们下班见。”叶怡馨怀着愉快的心情、踩着轻松的步伐回公司，想和吴淑娟分享刚才的事。

这日晚上九点多，宋迦南收好屋内的垃圾准备拿到巷口的收集点去，最后到厨房把宋美慧忘了倒进垃圾筒的骨头、鱼刺略加收拾，出来时正好宋启政要进厨房喝开水。

宋启政看到那一大包垃圾。“要不要帮忙？”“谢谢。”宋迦南给他一个微笑。“我来就可以了。”宋启政愣愣地目送他走出饭厅。宋迦南的笑容比以前淡然的样子多了分真实，使得他不得不打从心底赞颂爱情的魔力。

宋迦南把垃圾提到收集点放好，转身往回走。当他经过一条小巷时，巷内的阴暗处突然传来一声“迦南！”这声叫唤让宋迦南前行的脚步犹如生根般定在当地，感觉犹有一桶冰水兜头淋下般透体冰凉，不禁打了个寒颤，没有勇气去看叫唤之人。

“迦南！”叫唤声又靠近了一点。

宋迦南鼓起最大的勇气，才慢慢转过面对暗巷。当他看清楚那半张隐在暗影里的老脸时，只觉得眼前一黑，差点昏厥过去——那是一张今生今世他都不想再见到的熟悉脸庞。

伫立在暗巷里的宋富义，凝视着面前这张苍白绝美的俊容——宋迦南拥有他与妻子五官最出色的组合。

“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爸爸啊！”听到“爸爸”两字，血色于一瞬间从宋迦南脸上褪去，下意识后退一步，他宁愿记忆中没有这个人的存在。

宋富义对他苍白如纸的脸色故作不见，望了那栋两层楼洋房一眼。“你们现在生活得很不错嘛！”见宋迦南没有反应，又继续说下去：“爸爸最近有点困难，希望你能帮我度过难关，只要……”宋迦南不暇思索地截断他的话：“我没钱。”“你怎么会没钱呢？”宋富义走到路灯下，露出和善的笑容。“你们能住这么好的房子，开那么好的轿车，怎么会没钱呢？况且，你不是被一个大富婆以千万的代价包养了吗？”宋迦南神情木然地呆立着，良久才硬挤出声音：“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难道你一直都不曾离开过我们？”宋富义扯着满是皱纹的老脸咧嘴而笑。“我一直都很关心你们母子的生活，可是十年前你们连夜搬走，我就失去你们的消息。”话落，他上前一步。“只要你能给我五百万度过难关，我就……”宋迦南霍然转过身背对他，语气冷硬：“我没钱。”话落，径自迈步向前走。

宋富义见他突然走开，不想追上，但此时刚好有辆车子驶进巷口，只得作罢又隐身暗巷内。他必须赶快逼宋迦南给钱还赌债才行，否则他的性命就危险矣！

宋迦南走至家门前，双手攀住铁门，全身虚脱得没有半丝力气开门进去。为什么他的父亲会再度出现？那个堪称全天下最不负责的父亲，是间接害死母亲和大哥的凶手。

为什么他可以在附近的地方，看他们母子、兄妹过着如炼狱般困苦的生活而无动于衷？他痛恨这个赐与他生命的人！就算想用钱打发他不再出现眼前，但他哪来的五百万，又难保他不会食髓知味地继续索求。

这时，加班回来的宋启明将车子停妥后，拿过公文包走到铁门前，看见宋迦南低着头站在铁门前，微皱着眉走到他身后。“哥哥，你站在门外做什么？”宋迦南缓缓地转过身来，凝视着小弟俊帅的脸庞，与刚才那张老脸重叠着，不由自主地后退两步靠在铁门上，颤着双唇呢喃着：“我没钱，我真的没钱……”语毕，他双眼一闭，昏厥了过去。

宋启明被他苍白如纸的脸色吓了一跳！待听见他的呢喃之语，又见他身子往地上瘫倒，立刻丢下公文包上前一把接住他，焦急地叫唤着：“哥、哥！你怎么了？”只见宋迦南双眼紧闭，没有反应，慌得他朝屋内大喊：“三哥，快出来呀！哥哥昏倒了！”正在客厅看电视的宋启政听到叫喊，立刻由屋内快速冲出来。当他看到小弟怀里的宋迦南，连忙打开铁门把宋迦南接了过去。怎么会这样？刚才他要出去时还好好的。

这时，屋内又冲出两条娇小的人影——一个披头散发，另一个浴巾还罩在头顶。

“哥哥怎么了？”宋美慧和宋美黎异口同声问。待她们看到宋迦南的情况，全都吓住了！

宋美黎立刻反应过来：“三哥，赶快抱哥哥进屋，我马上替他做检查。”宋启政反身快速往屋内走，宋美慧和宋美黎也跟在身边；宋启明捡起公文包，关上铁门，也快步追上去，边走边嘀咕：“为什么哥哥会对他说没钱呢？怪哉？”宋启政进入宋迦南的房间，才欲将他平放在床上，宋迦南却缓缓睁开眼睛醒了过来。

宋启政见他苏醒，连忙让他坐在床上半抱着他，急声问：“哥哥，你觉得哪里不舒服？”宋迦南被他一问，才想起刚才好象昏倒了，暗叹自己真没用，竟然因这样就昏倒了：“我想喝杯热开水。”“我去倒。”随后进房的宋启明听到他的话，立刻转身出去。

宋启政听他想喝热开水，伸手覆上他的手背。好冰好冷！就算冬天，他的手也不曾如此冰冷过，不禁皱眉问：“哥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没事。”宋迦南不敢与他对视，惟恐被他看出了端倪。

“三哥……”宋美慧和宋美黎上楼拿了体温计和血压计下来，却见宋迦南已醒了过来。姊妹一愣后，连忙抢到他身边，又是摸头、又是把脉的。

宋美慧一抓到他手腕，立刻惊呼出声：“哥哥，你的手好冰哦！”宋美黎闻言也来抓他的手，真的好冷！二话不说，马上替他量血压。

此时，宋启明端着热开水进来，宋启政接过它，端近宋迦南唇边让他慢慢地喝，因为他两手现在没空端杯子。

宋迦南喝了几口热开水，感觉心口逐渐暖了起来，血色才慢慢回到他苍白的俊面。

看着四张透着焦急的脸庞，他言不由衷：“我刚才在巷口看到一个小男孩差点被疾驶而过的车子撞到，因此受了点惊吓而已，你们不要担心，我真的没事。”两姊妹对视一眼，无法反驳这种说法。两兄弟也相视一眼，但宋启政从小弟眼中看到一丝不苟；也许他知道些什么，只要宋迦南不想说，无论他们再怎么逼问也无用。

“既然哥哥说没事，我们就让他好好休息吧！”宋美黎量血压也没有异常，就收起血压计。“三哥说的对，还是让哥哥多休息比较好。”于是四兄妹就退出房间，两姊妹爬上楼梯，准备回房整理散乱的头发。

“小黎。”宋启政开口叫住走在后头的小妹。

宋美黎停步回头。“什么事？”“哥哥上个月所做的健康检查如何？”宋美黎偏头思索片刻。“很正常啊！方医生还说哥哥的健康状况相当良好，怎么了？”“没事，你们上去吧！”宋启政等两人上楼，摸着下巴沉吟良久……若是身体没问体会无缘无故昏倒，可见情况不单纯；他不信宋迦南会因看到小孩差点被车撞就昏倒。

此时，宋启明突然开口：“哥哥在昏倒前……”宋启政做个噤口手势，朝自己房间比了比。宋启明会意地点头，两兄弟悄然无声走进宋启政的房间。

“哥哥昏倒前说了什么？”宋启明将听到的话说一遍，末了还加上自己的臆测：“哥哥是不是让流氓给勒索了？”宋启政摇头，不以为然地回答：“你什么时候听过、看过这附近出现流氓了？”宋启明想了想，突然神色一点，语带伤感地垂下头。“哥哥好象看到我才昏倒的。”

是不是因为我以前说了太多伤他心的话，所以才会这样？”宋启政瞪了他一眼，真亏他还是个常须用脑筋的设计师，竟然会说出这种蠢话！

他当下冷冷地回答：“如此说来，哥哥一天岂不是要昏倒好几回？”宋启明想了想。自己的话果然不合逻辑，此时突发奇想地嚷着：“哥哥会不会见鬼了？”宋启政不暇思索便骂：“见你的大头鬼！亏你还是个知识分子，连鬼魅说都搬出来了，何时听过这附近闹鬼了？”宋启明也觉得好象愈说愈离谱了，伸手抓抓后脑勺，眉头微皱，想不出个所以然。

“既然哥哥不说，我们也无从得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总之，从今以后不要让他晚上单独外出。”宋启政迟疑好一会，才说出另一个想法：“也许是碰上一个断袖之癖的男人对他骚扰。”“是吗？”宋启明想了一下反问：“那哥哥应该会说：我很正常，我不是同性恋吧！”宋启政气得想揍他一拳。怎么这会他的脑筋又灵光起来了？气得低吼骂道：“与其要你这颗猪脑袋来帮忙想，那还不如找只狗来帮忙呢！”宋启明被骂得满心不服气，却又不肯大声反驳，只得抿嘴低声地问：“三哥，当你的下属很可怜吧？”宋启政朗目一瞪。“我还有更难听的话，你想不想听？”“不必了，我要去洗澡、睡觉了。”宋启明赶忙开门先溜为妙！三哥不骂则已，开骂起来可是又凶、又恶毒。

翌日，当叶怡馨来接宋迦南一起上班时，被他苍白的脸色、憔悴的神情吓了一跳，连忙追问：“你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不然脸色怎么这么糟？”末了还伸手在他额上按了按。

宋迦南无奈她笑笑。“没事，我很好。”昨晚一夜未合眼，只要一闭上眼睛，父亲那如恶魔般的形貌就在脑中盘旋挥之不去：叶怡馨颇为担心地问：“真的不要紧吗？要不要我陪你去看医生？”宋迦南摇头笑笑。为了不让她担心，只得随口编个谎话：“我昨天熬夜撰稿，所以今早精神就显得有点不济了。”叶怡馨心疼地点点头，但依旧无法释怀对他的担心。

宋迦南不敢正眼看她，只得催促：“上班时间快到了，我们该走了。”“好。”叶怡馨尽管不放心，但仍踩下油门慢慢地把车开出小巷道。反正两人上班地点不过一个转角的距离，只消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去探望他了。

当晚，宋家兄妹围在餐桌边吃饭，宋启政边吃边注视的身旁的宋迦南。晚餐都快结束了，他竟然还吃不到半碗饭、这是以往不曾发生过的事。

坐在宋迦南右手边的宋美慧，这时开口问：“哥哥，你的便当怎么原封不动地带回来？是不是今天的菜不合你的胃口？”宋迦南被问得一愣！上班时只想用工作忘了昨晚的事，因而忘了吃午餐。为避免弟妹起疑心，只得随口编个理由搪塞：“因为中午和怡馨到附近餐馆用餐，所以就没吃便当。”宋美慧半信半疑地点头。

宋启政脸色微沉，完全不信宋迦南的说辞。以往如果两人要一起用餐，一定会交代不用做便当。

突然，宋迦南放下碗筷丢了一句：“对不起，我没胃口。”起身离开饭厅，留下四个面面相觑的弟妹。

宋启政看着宋迦南犹剩大半碗的米饭，思索片刻看着宋美黎。“小黎，去打电话给怡馨，问是不是有这回事？”“是。”宋美黎领命而去。

“三哥，你怀疑哥哥说谎？”宋美慧边问边回头。

宋启政点头轻叹一口气：“哥哥只要有心事，第一件事就是虐待自己的胃。”宋启明和宋美慧相视一眼，同声叹气。

一会，宋美黎回来尽量压低声音说：“被三哥料中了！怡馨姊根本没和哥哥到外面午餐，她说中午曾到杂志社探望哥哥，哥哥也告诉她已经吃过午饭。”宋启政将视线投向门外，沉默良久，不发一言。

宋美慧和宋美黎互视一眼。“三哥，现在该怎么办？”宋启政深叹一口气：“吃饭，我等会去看哥哥。”于是其它人也心情沉重地端起饭碗吃饭。

约莫半个小时，宋启政站到宋迦南房门外举手敲门，敲了几下都不见响应，就自行开门进去，只见宋迦南蒙头而睡；床头柜上摆着一罐小瓶子，过去拿起一看——竟是安眠药！虽然猜不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哥哥已必须借助安眠药才能入睡，可见事情并不单纯。

稍晚，当他提垃圾到巷口返程时，经过一条小巷时，不经意却看到暗巷里似乎站着一条人影。那人看到他，立刻转身以最快的速度隐没黑暗中。刚才在微弱的灯光下，宋启政瞥见那人轮廓颇为熟悉，本能上前一步想将他看清楚，但那人踪影已杳。

宋启政伫足数分钟才转身往回走，寻思昨晚宋迦南是不是被这人吓着了？当他进到客厅，看到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看报的宋启明，整个人当场愣住了！刚才那人的轮廓和小弟酷似，难怪他会觉得眼熟，而天底下和小弟酷似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他深吸一口气问：“昨天哥哥是看到你才昏倒的？”宋启明抬眼看他，神情上有着难掩的自责：“好象是这样。”宋启政脸色一沉，转身走向房间。

宋启明见他无故绷着俊脸回房，心口一阵慌乱；好象哥哥会昏倒，真的是他引起的。

转首望了宋迦南的房门一眼，收起报纸，他心情沉重地走上二楼。

匆匆又过数日一天晚上，宋美慧和宋美黎到巷口小杂货店买东西，回程时突然由小暗巷内窜出一条人影挡在两人身前。

两姊妹吓了一跳！胆大的宋美慧本能地挡在宋美黎面前，壮着胆子大

声地问：“喂！老头，你想做什么？”“我……”宋富义看着一双已出落得如花般娇艳美丽的女儿。当年离家时，她们还是小娃娃，看着她们惊惧的表情，只得柔声解释：“我是你们的爸爸啊！”宋美慧和宋美黎大惊失色地瞪视眼前六旬老翁，片刻，宋美慧大声怒骂：“你这个糟老头不要胡乱半路认亲戚，我爸爸早就死了！”宋美黎在她身后小声地道：“姊，我们快走，不要理这个神经病！”“对！我们走。”宋美慧朝宋富义翻翻白眼。这个人该不会是个老色鬼吧？宋富义见她们想走，更上前一步。“我真的是你们的爸爸。”宋美慧见这个胡言乱语的糟老头更欺前一步，情急生智掏出一颗刚刚才买的鸡蛋，二话不说朝他脸上去去。“混蛋老头！看我赏你一颗蛋！”见正中目标，拉着妹妹快步跑回家。

宋富义根本没料到会被丢鸡蛋，惊愕过后，早已失去两姊妹的踪影。转首一看，她们已仓皇地逃回家了，只得抹掉脸上的蛋汁，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回暗巷内。

宋美慧和宋美黎快步地跑回家，关上铁门才稍感安心，接着姊妹俩不约而同以最快的速度冲进屋内。

正在客厅看电视的宋启政和宋启明见状，宋启明皱眉问：“你们怎么了？”“外……外面……”宋美慧拼命喘几口大气：“外面有个糟老头拦住我们，而且……而且还很不要脸地自称是我们的爸爸。”“对呀！那个人好恐怖哦！”宋美黎小手直拍心口，突然有个重大发现地睁大美目注视着宋启明。“可是，那个老翁长得好象小哥耶！”“咦？”宋美慧听她这么说，也发觉那个糟老头和小哥真有几分别相。“真的耶！”宋启明和宋启政闻言面色遽变。宋启明转首看着脸色阴沉的宋启政，在几经思考后，终于领悟那天宋迦南因何而昏倒。突然，一股无名怒火升起，站起来握紧拳头，咬牙切齿怨声问：“那个糟老头在哪里？你们带路，让我去教训他！”“好。”宋美慧放下东西，转身领路。她向来坚信坏人就是该给个教训，不能让他食髓知味。

宋美黎心想，有小哥去就够那个老头好看了，但看到神情严肃的宋启政，禁不住好奇就问：“三哥，爸爸真的死了吗？”宋启政斩钉截铁地回答：“当然！”“可是……那个人长得很像小哥？”宋启政压抑满腔怒火，柔声地回答：“你不要胡思乱想。你小哥长得一张大众脸，像他的人路上一抓都一大把。不是说过吗？我们兄妹就属哥哥最像爸爸，因此，那个人绝不可能是我们的父亲。”宋美黎点头，把买回来的东西提进去放好。

宋启政望着小妹背影。父亲抛妻弃子时，宋美慧和宋美黎还是两个小奶娃，她们根本不记得父亲的模样。若以外貌论，以宋启明和宋美慧最像父母，宋迦南和宋美黎则最不像。

此刻，宋启政明白宋迦南那天反常的情况定然和父亲有关，他一定对哥哥说了什么，他绝对不能再让那混蛋做出什么伤害家人的事。

这天下班，宋迦南收拾好办公桌后，然后呆坐在椅上，双目平视前方，凝神静思。

回忆数十年前，父亲因赌而将为数不少的祖产变卖精光，父亲最后将房子卖了后行踪成谜，母亲被迫带着六兄妹栖身于一石棉瓦搭建的违建屋，然后靠着双手到处打零工养活六兄妹。当时年方十七岁的大哥也休学工作帮

助维持家计，而得天独厚的他，则在一流学校接受跳级式的天才教育。

记忆中父亲从未负起养家的责任。每当赌输时回家便打老婆孩子出气，而他也许是寄宿在校的关系，所以没挨过父亲的拳脚。思及母亲为养育儿女而积劳成疾病逝，宿命论的她毫无怨言，只说是前辈子欠父亲的。

正当他想得出神，总编从旁边经过，笑着招呼他：“喂！迦南，该下班了。”宋迦南转首望去，果然大部分的人都已走了，他拿起外套和手提袋也离开办公室。

搭乘电梯到楼下，站在外面等他的是他最不想见到的人——宋富义。

宋富义因在宋家附近很难再单独碰上宋迦南，所以才寻到这里。

“迦南，我……”宋迦南知道他为何而来，伸手朝地下停车场一比。“里面谈。”宋富义听了满心欣喜，儿子已经想通要给钱了吗？父子俩走到较偏僻的角落对站着，宋富义双手不停地互搓着。“你是不是要把钱给我？”宋迦南漠然地回答：“我没钱。”“你怎么会没钱呢？”宋富义没想到儿子会如此回答。“子女不是应该要孝顺父母吗？我现在——”宋迦南冷冷地截住他的话：“你值得让子女孝顺吗？”宋富义被问得哑口无言，愣了好一会才强辞夺理：“我生了你们，你们当然要孝顺我。”“你真的想生下我们吗？”宋富义又被问得哑口无言，他哪想生下这堆“讨债鬼”！最后他恼起握紧拳头。

若不是已年老力衰，定然好好教训他一顿，虽然当年宋迦南一条小命几乎葬送他手中。“给我住口！什么废话都不必说，只要给我钱就行了。”“我一个上班族哪来那么多钱给你？”“没有你可以去赚呀！酒店的工作不是很好赚吗？”宋富义看着他。想起外貌个个都出色的儿女，满心懊悔：“当初如果知道有这么赚钱的工作，只要把你们养大送去酒店，我今天等于坐拥金山银库了。”宋迦南呆视着他。也许该庆幸当初父亲抛弃了他们，否则两个妹妹的处境实在不堪设想。思及此，再也无法平心静气地面对他，默然转身往外走。

宋富义没想到他会转身就走，愕然过后，快步追上去拦住他：“你什么时候给我钱？”宋迦南漠然地看了他一眼，迈步向前走。

宋富义只觉得他的眼神好冰、好冷，丝毫不带一丝情感。

宋迦南走出地下停车场，神情木然地直往外走。

这时，吴淑娟正由公司出来，身上背着相机，准备到附近展开猎美行动。当她看见原该等叶怡馨的宋迦南，竟直愣愣地朝马路上走去，无视路上疾驶而过的车子，吃惊之余，连忙过去拉住他。“迦南，你做什么？”宋迦南神情木然地侧过身看她。

吴淑娟被他此刻的神情吓得后退一大步！空洞的眼神、木然的神情，仿佛是个没有灵魂的人形傀儡，使得她惊骇不已地问：“你怎么了？”“没有。我很好，真的很好。”宋迦南转身，犹如游魂般越过马路。

吴淑娟从来没听过他如此空洞的答话，于是一阵愕然后，转身回公司停车场找叶怡馨。

他的样子太奇怪了，非得要叶怡馨快开车追上去看看不可。

当天色完全暗下来时，叶怡馨开着车子来到宋家外面，下车后连忙伸手去按铃。

出来应门的宋启明，看到神情焦急的叶怡馨，立刻快步过来。

叶怡馨不等他走到铁门边就问：“迦南回来了没？”她的话问得宋启明愣了愣！哥哥不是应该和她在一起吗？难道两人起了龃龉，哥哥负气先回来？

但略加思索，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发生了什么事？”叶怡馨将吴淑娟所说的事转述一次：“我在公司附近绕了好几圈都没见到他，循着回家的路线也没看到他。”宋启明听到兄长无故失踪，也慌了手脚。“你等一下，我去找三哥。”语毕，他转身朝屋内奔去。

一会，宋家四兄妹全由屋内出来。宋启政把事情问清楚，沉吟片刻吩咐着：“大家分头我找看。小慧，你们骑机车在附近小巷内找，我们开车去找。”叶怡馨点头同意，转身正想去开车，却看见宋迦南由小巷内走了出来。“迦南！”其它人听见她的叫喊，也纷纷跑到铁门外。

叶怡馨跑到他面前。“今天怎么没有等我？”“对不起。”宋迦南不想让她看出颓丧到极点的心情，所以就步行回来。看着她焦急不安的神情淡然浅笑，轻手拨拨她略显凌乱的刘海。“我只是觉得偶尔走路回家也是不错的事，所以就没有等你了。抱歉，让你担心了。”叶怡馨看到他眼里净是疲倦，又听着他言不由衷的话。明明有烦恼，还故作无事的样子，看得她好心疼、好不舍，上前张臂拥着他柔声安慰：“有什么心事可以说给我听，别闷在心里，会把身体给闷坏的。”宋迦南被她无限柔情卸去外表构筑的坚强，双眼一闭，满心无力感轻语：“我觉得好累、好累。”叶怡馨眸中满蕴温柔，浅浅地一笑。“累了就休息啊！来，我扶你进去休息。”宋家兄妹目送两人往内走，宋美慧满心羡慕。“怡馨姊好温柔哦！”宋美黎同意地点点头，宋启明也满心羡慕，亦觉得这是宋迦南应该拥有的。

宋启政神色不定地看了三人一眼。不能再让哥哥独自承受如此大的精神压力，现在该是他们联手保护哥哥的时候，他深吸一口气。“等一下吃过饭后到客厅，我有话要对你们说。”三人回头看他，这两句话等于宣布要开家庭会议。

晚饭后，在宋迦南的房内，叶怡馨坐在床沿低头凝视已沉沉入睡的他。虽然她不赞成靠药物入睡，但在特殊情况下还是有必要的，毕竟睡着了可以忘却很多烦恼。看着他略显憔悴的面容，令她心疼不已。

“叩！叩！”两声轻轻的敲门声传来，宋美慧一张俏脸从门后探出。“怡馨姊，三哥说要开家庭会议，你要不要来参加？”“这……”叶怡馨犹豫不决。虽然很想知道他们的会议谈些什么，但目前再怎么说她还是个外人，怎好意思去探知人家的家务事，正在左右为难之际宋启政出现在门边，用具低沉的嗓音道：“关于我家和哥哥的一些事，我希望你也一起来，好帮哥哥度过这次的低潮。”“好。”叶怡馨立刻答应。

来到客厅，只见宋启明神色凝重、双眉微蹙，俊脸上轻泛着一丝怒意。

宋启政轻咳一声，以低沉的声音说出他们隐藏近二十年的秘密：“其实我们的父亲可能还活着，但他在十六年前即抛妻弃子。”话一顿，看了两个妹妹一眼。“你们那天在外面遇到的那个老者可能就是爸爸。”不仅宋美慧、宋美黎惊愕不已，连叶怡馨也感到惊讶。

“那为什么要告诉我们爸爸死了呢？”宋美慧大感不解。

宋启明突然低声怒吼：“那是因为他根本不配让我们叫他爸爸，甚至他连当个人都不配！他不把妈妈当个人，只是他泄欲的对象；而我们就是他留下的证据！为什么我和你会差了七岁？那是因为这段期间他在外面养女人，

老婆和小孩在他眼中都是出气筒，稍不如意不是打就是踢……你们该庆幸在还不懂事他就离开了，否则现在……”“启明！”宋启政阻止他再继续说下去。

宋美慧和美黎相视一眼，因这个出自兄长口中的惊人事实而感到震撼。

宋启政双手交握顶在额头，缓声道出：“我们从小生活在他的暴力阴影下，过着他在家就挨打，不在家就平静的日子。”宋启政深深吸一口气。“你们知道哥哥为什么自幼体弱多病吗？那是因为他对有孕在身的妈妈动粗，才致使哥哥提早来到人世。若不是妈妈费尽心血，也许今日就没有哥哥的存在了。也许正因为哥哥生来就顶着天才的光环，才免于遭受他的暴力相向，否则纤弱的他早已魂归地府了。”“为什么哥哥只是身为我们的兄长就该那么倒霉？为我们牺牲璀璨的前程不说，还为撑起这个家而出卖自尊。若他出生在别的家庭，今天可能已是名扬天下的科学家了。”宋启明不觉为宋迦南坎坷的命运抱屈。

宋启政仰头呼出一口大气，想将满胸怨气藉此吐出。

宋美慧和宋美黎相拥而泣……原来是兄长为她们努力撑起“家”的大伞，所以她们才能无虑幸福地成长。

叶怡馨低头搥着嘴，无声的泪水泊泊而下。原来这个家是宋家兄弟胼手胝足共同筑起的，更心疼爱人为这个家、弟妹付出的一切。

“而今天我想说的是——不能再让哥哥为我们做任何牺牲了，应该是我们为哥哥做些什么的时候了。”宋启政语气中透着一家之主的威严。

宋美慧和宋美黎边擦泪边点头。

叶怡馨抹掉泪水，站起来低着头悄然离开客厅走进宋迦南房间，坐到床沿经手抚过他纠结的眉头，纤指划过他光洁的下巴，听着似有若无的呼吸声，情不自禁俯身在他唇上轻轻一啄。抬头凝视着他略带忧郁的睡容，忧心不知该如何帮他……

经过几天的观察，宋启政发现宋富义一直都躲在一条小暗巷内偷窥他们兄妹的一举一动。但只要他和宋启明一出去，他立刻就隐入暗巷中，所以也无法揪出他好好地教训一顿，再将之驱离。

于是，宋启政、宋启明两兄弟几经商量，决定放诱饵将他钓出。

这天晚上九点多，宋美慧依三哥和小哥指示，把垃圾打包后请宋迦南拿出去放。

宋迦南尽管心里害怕出去会碰上那个人，但想到若由大妹出去的话，也许会更危险。

当他把垃圾放置巷口的定点后回程时，宋富义果然就在暗巷口等他。

“迦南。”宋富义近日被要价的人逼得紧，也顾不得其它，就放大声量喊他。

宋迦南停步冷冷地回答：“做什么？我不是告诉你，我没钱吗？”宋富义由暗巷内走出来，注视着宋家铁门，怕引出另外两个儿子。“你不是约上一个富家女吗？看她开那么好的车子，应该很有钱吧？要她拿一点钱出来给你用用，应该不成问题吧？”血色一瞬间从宋迦南脸上褪去，只是呆呆地注视着眼前这张老脸。

宋富义见他不上回答，又想起讨债流氓放话……如果三天内还不出钱就

要他的老命，为了保住老命，他只好拿出最后手段。“如果你三天内不给我钱，我就把当年你是千万男妓的事到处宣扬。那个富家女如果想要不让别人知道你的事，她最好拿钱出来替你遮丑。”宋迦南双唇微动，却说不出话来，也不知能说些什么。

这时，在暗巷中的小巷道有两条高大的人影，其中一条紧握拳头作势要冲过去，另一条人影却做个少安毋躁的手势。

“记住，两天后的晚上我在这里等你。”宋富义见目的已达到，立刻转身隐入暗巷中。他不信这样还逼不了儿子给钱，就算儿子不给，那个富家女的家长应该会给一点吧！

任谁知道女儿和一个男妓交往，都会觉得颜面挂不住的，只是儿子最后会怎么样，那不关他的事。

等宋富义走过小巷，宋启政低语：“好好给这个禽兽教训，让他以后不敢再回来！”“那还用得着吩咐吗？”宋启明转出小巷，尾随宋富义身后。

宋启政步出小巷道，望着前行的宋富义，眼中净是仇恨的神芒。只不过使点小计就把他给钓出来了，相信宋启明不会轻易饶过这个老混蛋的；只是不明白他为何只找宋迦南，难道是因为他是个好欺负的文弱书生？他在暗巷伫足片刻，估量宋迦南应该已经进屋去。哪知，当他走出巷道时，却看到宋迦南倚靠在路灯旁，闭着眼两行清泪沿腮而下，看得宋启政心口一阵拧痛。记忆中坚强的哥哥，从未掉过一滴泪。“哥哥，你怎么了？”宋迦南睁开眼睛看了他一眼，低头疾行。不一会，开了铁门走进屋里。

宋启政因为他的那一眼，心底竟涌起莫名的恐惧，那是种绝望已极的眼神。为什么哥哥要用那种眼神看他，难道刚才宋富义对他说了什么吗？

宋富义边走边想着两天后就有一大笔钱。心里不禁开始计画该怎么用这笔钱，是先去好好赌几把？还是去找个年轻的姐儿乐上一乐？反正有了威胁宋迦南的筹码，缺钱去找他准没错。

正当他想到得意之处，突然觉得好象被人跟踪了。他停步霍然转过身，却看到所惧怕的人之一——小儿子宋启明。

此时，宋启明冷冷地看着他，唇边还噙着一丝冷酷的笑意。

“你……你……”宋富义骇得后退一大步。

宋启明双手抱胸看着他，唇边的冷酷笑意逐渐扩大。“从前我就想该到哪里去找你，没想到你竟会自动送上门来，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呢！”宋富义又后退一大步。“你……你……想做什么？我是你爸爸耶！”“爸爸？”宋启明冷森森地一笑，逼近他一步。“你配有这个称呼吗？你让妈妈、大哥、二哥轮流替你扛下这个重担。你、我都明白，其实你根本把老婆、儿女看得比猪、狗都不如！”宋富义看他每说一句话就逼近一步，吓得转身想逃。哪知，不知何时在不知不觉中竟走进死巷，前面根本无路可逃。

宋启明站到他身后，故意将手指关节弄出声响。“老天爷是公平的，时间的流逝让你衰老、让我们成长茁壮。现在我就将以前所受的全还给你，让你也知道被揍是什么滋味。”宋富义转过身，眼中盛满恐惧，老脸上净是害怕的表情，颤着声音：“你……你知道这么做是大逆不孝的事吗？”待看见宋启明眼中怒火大盛，立刻又改口哀求：“我知道当年是我错了……我不该

殴打你们，原谅我的糊涂吧！”宋启明冷哼一声，冷冷地笑了。“你若知道错早该回头了，不必等到现在才来惺惺作态，我不吃你这一套！”话落，欺上前狠狠地给这个不想负责，又让他们来到人世，还对他们施予暴力的残虐者。

宋富义挨了宋启明的拳头，痛得惨叫大呼救命，却不见有人出面救他。

宋启明揍了他几拳，觉得这样的教训应该够了。看着倒卧在地上痛苦呻吟的宋富义，冷冷地撂下狠话：“从此刻起，如果你胆敢再出现在附近，尤其是找哥哥的麻烦，小心我就让你变成一具尸体！反正你早已除名于宋家户籍簿上，死了也会以无名尸处理掉吧！”话落，他轻啐一口，转身迅速离开。

宋富义倒在地上呻吟良久，才慢慢地撑起身子爬了起来。不懂为什么小儿子会下这么重的手揍他？若是年轻气盛时，一定将这几个不孝子揍个半死！

思及宋启明撂下的狠话，考虑片刻决定离开这里躲债去，否则只怕没被要价的打死，反而让儿子给揍死了，他再也不敢着想从宋迦南那里弄到钱。拖着佝偻的身子慢慢走进暗巷，离开他以为可以拿到很多钱的地方……

这天下班，宋迦南一坐上叶怡馨的车子就建议着：“我们到海边走走吧！”“好啊！”叶怡馨笑着答应。难得这几天他的心情很好，一扫前些日子的阴霾、落寞。

不多久，他们来到以前常散步的海边，海滩上有不少下班后来此散步舒解工作压力的人们。

叶怡馨对这处海滩有着特别的感受，因为这里是她大胆向宋迦南做感情告白的地方，也是宋迦南愿意接受她情意的地方。

宋迦南凝视着她美丽的背影，为两人的今世无缘黯然神伤。

这时，叶怡馨突然回过头来，看到他眼中那抹幽幽的哀愁，不禁心头一怔，连忙转身走到面前，微仰头柔声地问：“有什么烦恼吗？可以告诉我啊！我不是说过愿意和你分享心事吗？”宋迦南被她问得心头一惊，一瞬间敛去眼中哀凄，唇边绽开璀璨迷人的笑容，情深款款地凝视着她动人澄亮的美眸。

看着他迷人的眼眸，和挂在唇边令人心动神摇的微笑，以及颊边浮起两个小小的酒窝是那么让人心醉，看得她都茫然了，相信她是第一个有幸见到他展露如此迷人笑脸的女孩。

宋迦南上前一步轻拥着她，缓缓低下头轻启双唇，又覆上她柔软的樱唇。

叶怡馨惊喜之余轻勾他颈项，合上双眼轻轻地响应着。

四片胶合的唇分开后，叶怡馨侧脸轻贴在他胸前，听着他不急不徐的心跳声，仿佛整颗心都浸在蜜里般甜蜜。

宋迦南只是拥着她，经手顺着柔亮长发，望着海的尽头逐渐没入海中的夕阳，有感而发道：“我所过的三十年，抵得上别人过一辈子了。”叶怡馨明了他的意思。在别人犹是嬉乐的年纪，他已达到学业颠峰，因命运的安排更肩负起养育年幼弟妹的重任。“苦日子都已过去了，你就不要再想了。”“若不是干妈，我们今天也无法过这么好的日子。现在启政和启明也有能力撑起

这个家，所以我想放下一切的责任。”他的话让叶怡馨离开胸前仰头看他。这几句话听起来好怪，让她觉得心头闷闷的，感觉好象有什么事即将发生。

叶迦南唇边经泛浅浅笑意，从口袋里拿出一条线子，轻轻替她挂上颈项。“这是以前到国外做学术交流时，一位外籍教授送我的，我收藏了好多年，现在送给你。”叶怡馨一眼便认出这颗光泽明亮、色呈淡黄通体无瑕的石头就是琥珀，想到这也许是给她的定情物，心中的甜蜜犹如湖中的涟漪，一波波的荡漾开来；可是，待她看到百上所镂刻的两行小字：落花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一阵惊恐伴随着寒颤袭上心头，这两行字词让她愈看愈心惊，忍不住就问：“为什么要刻上这两句词？”宋迦南淡淡地一笑。“因为我想守护你一生一世。”叶怡馨眼中闪着不解。他为什么不说厮守一生一世，而要说成守护呢？宋迦南望着已完全没入海面的夕阳，天色已渐渐暗了下来，轻拥着她走向停车的地方。“天晚了，我们回去吧！”叶怡馨轻偎着他，想起明天是他生日就问：“明天是你生日，想要我送你什么？”宋迦南神情一黯，不管她送什么，反正都已无法亲口向她道谢了。“不管你送什么，我都喜欢。”叶怡馨含羞微笑，暗忖：不如也买条项练送他，以表达自己的情意。

当晚，宋家兄妹一起晚餐时，宋美慧兴致勃勃地问：“哥哥，明天是你生日，明晚的庆生会你想邀谁一起庆祝？”宋美黎不等宋迦南开口，立即兴味浓厚地问：“除了怡馨姊，也邀淑娟姊来好不好？”她对敢说敢做、又豪爽的吴淑娟简直崇拜到了极点。

宋迦南笑着点头。

宋美慧突然想起一件事，随即转而问宋启政：“三哥，你也邀梅君姊一起来，好让怡馨姊认识一下。”宋启政看了宋迦南一眼，明白大妹的意思。反正他们都已认定叶怡馨将来的身分，带他相交多年的女友来让叶怡馨认识也是应该的，当下就点头同意。

他们的对话让宋启明觉得挺呕的！和女友分手至今，还没有心情去寻找另一个对象；而那个吴淑娟说要帮他介绍女朋友，却连个下文也没有。

晚饭后，宋迦南回到房间坐在书桌前，拉开抽屉拿出一张母亲与六兄妹的合影。

母亲慈爱的笑容让他心生孺慕，大哥温厚的笑脸令他怀念；对着照片缅怀片刻，拿过一张纸振笔疾书，留下数句遗言。他拿起叶怡馨的照片，看着她迷人的嫣然浅笑心如刀割，今夜他就要让这段镂骨铭心的恋情划下永恒的休止符……

叶家叶怡馨晚饭后出门去选了一条项练，坠子是一块上等玉石。她请刻字师父在上面刻上“长命百岁”四个篆体字，虽然非常俗气，却是她的心愿。

此刻，她坐在床上手抱膝，拿起那颗琥珀仔细端详。打从戴上这练子时，她就觉得心口郁闷难受；尤其那两行词句更是让她感到不安，愈想就愈不妥，遂下床到书柜前拿出一本诗词选辑找到这首诗。当她看完语译后，手

一松，书本掉落地上。这是一首吟咏别离的诗，为什么他要送她这两句词呢？一股莫名的不安逐渐在她心底扩大，只觉得胸臆间愈来愈郁闷。转身上床躺下，拉起被子蒙头而睡，以摆脱这股不安。

不知过了多久，她感觉自己处在一个白雾弥漫的地方。正当她徬徨惊骇之际，眼前白雾突然散开，而她所处的地方竟是上次与宋迦南同游的渔港码头。突然之间，她看到海堤的尽头站着一个人，那是宋迦南。只见他俊美的脸庞挂着两行清泪，眼中盛满了凄楚。

当她朝他飞奔而去，想问他为何伤心落泪时，宋迦南却转身纵身一跳跃入海中。

待她追到尽头时，只见浪花朵朵，却早已没有他的身影。

“迦南！”叶怡馨满头大汗从梦中惊醒，转首看桌上的心钟指着凌晨两点半。为什么会作这个恶梦？一阵不祥的心悸逐渐袭上心头，想起梦中鲜明的景象，一刻不迟疑地下床换了衣服，抓起车钥匙冲出房间；就算会被宋家兄妹讨厌，她也要去看看宋迦南是否在家安睡着。

宋家——宋启政突然从梦中惊醒，轻喘几口气，转首看床头边的小钟——凌晨三点。

窗外传来淅沥沥约雨声，这场雨好象从十一点多就开始下了。突然，一阵刺耳的门铃声传来，划破这黑夜的宁静。

宋启政眉头一皱。是谁这么早就来按门铃？会不会有人恶作剧？下床披上外套走出房间，下意识地朝宋迦南的房门看了一眼。

打开屋外照明灯，走出屋外，看见门前一条娇小的身影拼命地按着门铃；那模样好象是叶怡馨，不知她现在来做什么，过去替她开铁门。“有什么事？”叶怡馨泪眼迷蒙，声音哽咽：“我梦见迦南投海自尽，所以想来看看他。对不起，请恕我冒失了！”话落，她直奔屋里。

宋启政闻言，全身一僵，一阵不祥之感逐渐笼罩心头，不容多想，也立刻反身直奔屋内。

叶怡馨在宋迦南门外敲了几下门，不见响应，便伸手去旋门把，发现没上锁。

推开门，房内没有宋迦南的踪影。叠得整齐的被褥明显没人睡过，书桌上台灯未关，过去一看，桌上一只素净的纸上写着：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今世情债来世偿付，盼一缕幽魂能与梦中会。

叶怡馨看着那熟悉端正的字迹，颤着双唇后退一大步，无声的泪水泊泊而下。

随后进来的宋启政，看过那张短笺后，脸色于一瞬间变得苍白无比。

突然，叶怡馨想起梦中那个渔港码头，转身朝外奔去。

宋启政见状也想跟着去，走出房间正好碰上由二楼下来，睡眼惺松的三人。

“三更半夜的，谁来按门铃扰人清梦？”宋启明边问边打呵欠。

“哥哥跑去寻短了！”宋启政声音哽咽低吼，疾步回房抓起钥匙冲了出去。看情形，叶怡馨也许知道地点。

宋启明因宋启政的话而咬到舌头，接着与两个妹妹相视一眼，亦快步

地冲出去搭上宋启政的车子尾随叶怡馨的车子而行。

叶怡馨上车猛踩油门，以最快的速度来到那个渔港，下车后快步地朝着那个海堤奔去，随后而至的宋家兄妹也跟着她身后跑。

十数分钟后，叶怡馨已跑到海堤的尽头。此时，雨已停，月亮偷偷地从云端露出半张脸来。

叶怡馨借着月亮看着海面上起伏的波澜，无声的泪水流成两行。难道她来晚了？难道那个梦是他入梦来道别？伫足片刻！想回头仔细寻找，转身却见方形护栏边蜷缩着一个身影，她立刻认出那是宋迦南的身影。此时，他双手抱膝，脸埋进双臂之间。

“迦南！迦南！”叶怡馨跪坐到身前，轻声呼唤。

好一会，宋迦南才缓缓地抬起脸来，眼中闪着疑惑的神芒，好似不相信会在此时此地看到他挂念的人儿。是临死前所见的幻影吗？他不禁抬手轻拭那颗颗滑下的泪珠……当指尖轻碰那温热的肌肤和泪水时，感觉竟是如此真实！

“你怎么会来这里？”叶怡馨轻咬下唇，张臂抱住全身已湿透的他。“为什么想寻短？”宋迦南垂着头，如梦叹般：“我活得好累、好累！累得我想死，真的好想死！”

只要我死了，什么都解决了。父亲不会找我要钱，你不会被人耻笑爱上一个男妓，更不会成为弟妹择偶的绊脚石。我的存在就是你们心中的污点，我死了，一切污点都会消失……都会消失了……”距两人不远处的宋家四兄妹，听了宋迦南的话忍不住都流下泪来，其中宋启明更是气得脸色煞白、双拳紧握、全身颤抖，他知道哥哥口中择偶的绊脚石指的是谁。

叶怡馨轻泣着：“不要胡说！我知道你不是，我知道你是清白的。你有颗舍己为人的圣洁之心，我不在乎别人耻笑我，我只想爱你，好好地爱着你。”宋迦南抬起苍白憔悴的脸庞。“你好傻！”叶怡馨秀眉一皱，哽咽着反驳：“你才傻！”宋迦南痴痴一笑。“我傻吗？”话落，突然站起来。“我该走了。”“走？”叶怡馨也跟着站起来。“你想去哪里？”宋迦南转身面向大海，步履不稳地迈前一步。“另一个世界，妈妈和大哥等着我去团圆。”叶怡馨惊骇万分，伸手用力拉他。“你不能去！”岂料，宋迦南被她这么一拉，身体往后一仰便倒了下去，宋启政一箭步冲上来，及时接住他。

叶怡馨惊愕过后，焦急地问：“他怎么了？”宋启政腾出一只手，按了按宋迦南的额头；果然不出所料，宋迦南发高烧了。

当下不容多想，抱起他转身就走。“哥哥淋了一整夜的雨发高烧了，我们赶快送他去医院。”

翌日下午，宋迦南在昏睡近十二个钟头后终于醒了过来，他呆望着天花板搞不清目前是什么情况。记得昨晚到码头想投海自尽，现在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好一会才转眸移动视线，只见叶怡馨红着双眼，绷着俏脸抿着嘴，坐在床边直勾勾地瞪着他。

两人四目交接，对看了片刻，宋迦南才嗫嚅着问：“你怎么会在这里？”叶怡馨不答反问：“你昨晚去哪里了？”“我……我……”宋迦南嗫嚅了老半天，就是不敢回答。

“你是不是想投海自尽？”叶怡馨见他答不出来，就说出答案。若不是那恶梦引她去找他，也许今天所面对的就是他冰冷的尸体，想到心悸处泪水霎时盈眶。“你为什么想寻短？为什么要做傻事？”宋迦南将视线投向天花板。“不为什么，就是觉得活着只会给大家添麻烦而已。”“你……”叶怡馨既生气、又心疼。“是因为你对我说的那些事吗？”宋迦南慢慢撑起身子坐起，眼中有着迷惑：“我说了什么？”叶怡馨看他一脸的迷惘，迟疑了片刻才问：“你不记得昨晚发生的事了？”宋迦南抬手按按额角，想了好一会。“不大清楚，只记得你突然出现叫我的名字，其它的……我……我就知道了。”叶怡馨秀眉微皱。果然如宋启政所言，宋迦南会倾诉心底的话，是因为当时高烧神智不清，否则要他如此坦言心事，只怕比登天还难；心疼他如此压抑自己，将他轻拥入怀，柔声细语：“答应我，以后不能再有寻短的念头了。”宋迦南轻靠她肩头默然不语，凝视着她肌质晶莹的颈项，没把握不会再萌生轻生念头。

叶怡馨见他默然不答，只得换个方式。“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么往海里一跳，留下我们该怎么办？”“对不起。”宋迦南闻着她身上淡淡的幽香，悠悠地轻语：“也许我的人生比别人坎坷，可是，你让我的情字这条路走得如此顺畅、甜蜜，因此不能让你为我背负莫名的耻骂，请你原谅我的别无选择。”话落，他缓缓地垂下眼帘。

“不！”叶怡馨紧拥着他，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你没有错，错的是他们！是他们太肤浅，看不到你最好的一面，你不要再将自己逼入死胡同了，好吗？”宋迦南沉默良久，声如蚊蚋地回答：“我会努力的。”叶怡馨闻言，宽心地抹去眼角的泪水。

这时，门“碰”的一声被用力推开来，相拥的两人慌不迭地分开。

黄丽玉满面怒气地走进来，一望即知她现在正气得火冒三丈，几乎喷出火花的美眸直视着宋迦南，厉声责问：“我听说有个混蛋想把生日变成忌日！”宋迦南从没见过干妈如此盛怒的模样，不由心生惧意，下意识往叶怡馨身边偎靠过去。“我……我……”宋怡馨见她此刻怒气膺胸的样子，与两人初次见面时慈祥和蔼判若两人。虽然心里也略有惧意，但看到宋迦南惊惧的模样，就想替他求情：“伯母……”黄丽玉对她做个不要说话的手势，上前几步趋近床前，瞪着宋迦南恶狠狠地逼问：“我不想不通知你们，给你们个惊喜。哪知，‘惊喜’没结成，却差点被你‘惊死’！”

你说你那颗天才的脑袋瓜子，究竟在想些什么？”“我……我……”宋迦南答不出话来，双手不自觉地紧抓着叶怡馨左上臂。

叶怡馨也慑于她威怒的气势，亦不由自主地抱着宋迦南，一双美眸闪着惊惧的神芒。

黄丽玉看小两口被吓得抱成一团的模样，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但想到差点发生的憾事，旋即怒火中烧，厉声追问：“你说啊？”宋迦南此刻直想躲到叶怡馨背后，记忆中干妈从未如此疾言厉色地责问过他。

“你这个不孝子！我都还没抱孙子，就想让我白发人送黑发人不成？”黄丽玉愈说愈激动，最后气得握紧拳头举在胸前。

此时，站在房门两边朝内偷偷探头的宋美慧和宋美黎，看到黄丽玉似乎作势欲打宋迦南，两姊妹立刻过来，双双挡在黄丽玉面前。

“干妈，不要打哥哥。”宋美慧说。

“要打，打我们好了。干妈，你不要打哥哥。”宋美黎世说。

黄丽玉看着一双干女儿气笑不得。生气握紧拳头只是习惯，她怎么舍得打宋迦南？今天有这么乖巧懂事的干儿子、女儿，身为长兄的他功不可没。

黄丽玉放下拳头冷哼一声，丢下一句：“等你回家，我再来和你算这笔帐！”语毕，转身加重脚步出去。虽是怒气未消，但仍步伐沉稳优雅。

宋美慧靠近床边，悄声要宋迦南安心：“哥哥，你放心。我会去向干妈多撒娇，要她不要生你的气。”宋美黎也凑过头来。“哥哥，你放心，我们会代你向干妈求情的。”话落，拉着姊姊快步追上去。

待她们离开后，叶怡馨过去把门关上，呼出一口大气，想来黄丽玉的社会地位应该不低吧！瞧她发飙时的气势，不遑多让须眉半分，回到床边见他额角都已泌出细细的汗珠，抬手轻轻替他拭去。

这会，宋迦南想起刚才的事，俊面轻泛起一抹绯红。“对不起，刚才失态了。

因为，干妈从未对我发过那么大的脾气。”“你们有谁招惹过她生气吗？”“启明以前常常惹她生气而遭挨骂。”宋迦南垂下头低语：“现在我是第二个。”叶怡馨闻言，忍俊不禁轻笑起来。想到他回家后还有一顿骂，有点心疼，又觉得他是该被骂。笑过一阵后，想起一件事就问：“你干妈经营什么事业？”宋迦南看了她一眼，才缓声道出黄丽玉惊人的成就：“干妈是一个跨国企业的总裁，所以她在国内的时间不太多。”叶怡馨愣愣地看着他，原来在他们朴实平静的生活下所掩盖的是个令人咋舌的背景。

“可是，你们住的房子那么普通，还有你们的职业？”宋迦南浅浅地微笑。“那是干妈对我们的一片心意。她不想我们平静的生活受干扰，所以她在国内的时间没有跟我们住在一块，只有周末、周日才过来住一、两天，做亲情交流；至于职业，她说人各有志不想局限我们的自由，只有启政必须听从她的安排。”“干妈以前曾说过，只要我喜欢，她可以盖一座海洋生物馆给我，也说可以打造一艘研究船给我，后来觉得太危险了，取消了研究船的事；另外允诺只要她做得到，不管我要什么，她都给我。”叶怡馨想起黄丽玉曾说弥补他的事，满心好奇地问：“弟妹也有这种待遇吗？”宋迦南摇头。“没有，只有我而已。”叶怡馨只是看着他。如果他想要的话，无疑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了。

“弟妹不会嫉妒你吗？”宋迦南看了她一眼，露出腼腆的笑容。“不会。小慧曾说过……哥哥那种无欲无求的个性，绝不会有狮子大开口的事。”叶怡馨轻笑几声。“她可真了解你。”宋迦南看着她，双唇微动似乎想说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忍了回去。

叶怡馨看他欲言又止的模样，柔声轻问：“你想对我说什么尽量说，没关系。”宋迦南轻吸一口气，才说出心里的话：“你会不会觉得这种个性的我，太缺乏雄心壮志了？”“怎么会？”叶怡馨一手轻搭他肩头，唇边绽开如花般娇嫩的微笑。“你不是个生物学家吗？假如你没有中断学业的话，现在应该是个学者吧！我不认为一个学者应该把心思放在雄心壮志上。不讳言地，我当初会对你一见倾心，是被你那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学者气质所吸引。”宋迦南释怀地一笑，心想她的想法真的好特别。

“以前我常常想，其实‘平凡’也是一种幸福。有许多人拼命地追求不平凡，却因此忽略了身边值得留心的平凡事物。”叶怡馨话落嘴一抿，语带无奈：“而且我也讨厌被贴上骄纵富家女的卷标，你大概想不到那个口无遮拦、荤素不忌的淑娟，其实家世背景都比我好。”“她也很特别。”宋迦南点

头笑笑，还补了一句：“你们两个都很特别”叶怡馨含情脉脉地凝视他俊美、但略显苍白的脸庞。“在我的心目中，你才是最特别、最值得我付出真心的男人。”宋迦南被她如此真情告白的话弄得双颊飞上淡淡的红云，在遍思不着该如何响应她的深情时，只好以最简单又最有力的三字词汇表达心意：“我爱你。”叶怡馨等他这句话已经等好久了，偏偏他又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所以这句话让她比得到什么礼物更令她兴奋。

于是，两人四目交接，含笑凝视着彼此眼底深蕴的无限深情，真情爱恋尽在不言中……

这天晚饭过后，黄丽玉在稍做休息后，决定展现一下母亲的威风，所以就五个兄弟全召到客厅一字排开坐好，准备听训。

黄丽玉站在客厅中央，拿出平日训部属的威严，开始逐一点名训话：“迦南，你这次所做的事实太荒唐了！有什么烦恼应该说出来寻求帮忙解决才对，就算觉得启政帮不上忙，来就跟我说呀！难道我这个干妈是让你叫假的？下次不准动不动就想跳海自杀结束一切，惹得我火起来就雇人二十四小时盯着你。还有启政，你平日不是自认最了解哥哥的人吗？为什么还差点让憾事发生？启明你也一样，平常不是叫你多用脑筋、少用脾气吗？启政平日工作忙碌，你该多注意家里的情况。还有你们两个丫头，除了勤于帮你哥哥进补外，也应该想办法让他心情也开朗起来才对，不要以为哥哥有了爱情，就不需要亲情了。”五兄妹全被她训得头低低的，黄丽玉满意地扫视他们一眼。

“我说的话，你们全听清楚了吗？”“是，全听清楚了！”兄妹齐口同声地回答。

黄丽玉眉头微皱。怎么好象少了一个最好听的嗓音？不禁狐疑地看着靠在宋启政身上，头重得低低的宋迦南。从刚才开始训话时，他就一直保持这个姿势；依他的个性，应该会向她解释这次的事件不该连弟妹一起挨骂才对，今天似乎有点反常。于是，一挑眉问：“迦南，刚才的话你听到了没？”宋迦南垂着头没反应。

黄丽玉一双弯细的柳眉扬得更高，音量也略为提高：“迦南！”垂着头的宋启政用眼角余光觑了宋迦南一眼，替哥哥暗叫不妙。

其它垂着头的三人也斜眼想偷觑宋迦南，只可惜他的身影完全被高大的宋启政遮挡住了。

黄丽玉不见他响应，一双眉扬得老高，声量更是提高一倍：“迦南！”宋迦南依然垂着头，沉默如故。

黄丽玉被他的反应惹得恼起，嘴抿得几成一条下垂的半弧线，似乎正在强忍满腔怒火。

这时，客厅正逐渐凝聚着一股不寻常的气氛，兄妹全偷觑着干妈愈来愈难看的脸色，为宋迦南捏了把冷汗。

宋启政以察觉不出的动作偷偷推了宋迦南一把，见他没有反应，即深吸一口气，鼓足勇气道：“干妈，那……那个……哥哥已经睡着了。”宋美黎和宋美慧相视一眼，宋美慧也小声地帮腔解释：“那是……因为方医生所开治感冒的药方中有安眠的成分，所以哥哥吃了药后就会想睡觉。”黄丽玉闻言，紧抿的嘴角微微抽搐着，才正想显母亲的威风而已，没想到这个干儿

子竟如此地不捧场，真是气煞她也！遂冷冷地问：“他睡多久了？”宋启政微侧过身扶着身体逐渐前倾的宋迦南，努力挤出一丝笑容。“大概从您开始训话就睡着了。”黄丽玉恼他不得，只得冷冷地指示宋启政：“带他进去睡觉。”宋启政点头，轻轻抱起已睡得酣沉的宋迦南转进房间，将他平放在床上，拉开被子替他盖好，坐在床沿俯视着他。

这次是他太大意了，没注意到哥哥的心情，也没把驱走宋富义的事对他说清楚；再加上他心情突然转好，让他错以为叶怡馨已抚慰他的心，所以这件事让他自责好久。还好老天冥冥之中有保佑，否则他不知该如何向干妈和弟妹交代。

客厅里的黄丽玉目送宋启政送宋迦南回房睡觉，骂人的兴头已没了，只得叹口气在单人座沙发坐下。

另二人见状互视一眼，交换个眼神，立刻展开巴结行动。

宋美黎走到她背后轻手帮她捶背，宋美慧则在身边蹲下帮她捏腿，宋启明则到饭厅倒杯果汁；不一会，将冰凉的果汁送到她面前。“干妈，您喝了吧？喝杯果汁润润喉咙。”黄丽玉心底暗暗欣喜，表面却故作怒气未消貌，顺手接过果汁。“你们这群小鬼，巴结的工夫好象愈来愈精湛了！”三兄妹互视一跟，乐得眉开眼笑。她的话转来虽是明贬，但实则暗褒。

宋美黎语带撒娇：“我们才不是巴结呢！”“对呀！孝顺干妈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宋美慧甜甜一笑。

宋启明走到她背后，替下宋美黎的工作，宋美黎则蹲在另一边捏着黄丽玉的腿。

黄丽玉口里虽不说什么，但心里却快乐无比。他们虽不是亲生的，而且在已懂人事后才收养他们，但他们仍将她视同亲生母亲般孝顺，他们有这份孝心，全得归功于宋迦南的教导有方。

宋启政走出房间，就看见黄丽玉身边围着三只摇头摆尾的哈巴狗，低头暗笑一声，也过去加入他们，成为第四只哈巴狗。“干妈，您这次回来准备要待多久？”黄丽玉偏头看了他一眼。“本来想回来帮你哥哥过生日，顺便计画等小慧、小黎学校放寒假，带你们兄妹一起到夏威夷来个亲子七日游；哪知，你哥哥竟差点做出会让人心跳停摆的事！”宋美慧和宋美黎听了她的话都兴奋不已，宋美慧以撒娇的口吻道：“干妈，不要再生哥哥的气了，我们很乐意陪您去夏威夷。”“对呀！我们计画下个月才帮哥哥过农历的生日，所以您就多待几天嘛！每次都来去匆匆的，害我们都不能跟您多聚聚。”宋美黎嘟嘴，神情间净是小女儿的娇态。

“好！好！干妈就多留几天陪你们。”“太好了！”美慧笑得合不拢嘴。“我们先说好哦！您白天去上班，晚上要回来住这里，因为，我又研发了不少药膳，可以做给您尝尝。哥哥还夸张地说他吃了那么多草药，恐怕都像武侠小说里的人一样，具有避百毒的能力了。”黄丽玉忍俊不禁笑了出来，想必宋迦南是吃怕她所调煮的补品，才会说出这些话来。

当初宋美慧也是为了改善他虚弱的体质，才会下工夫研究药膳食补，没想到竟愈来愈有心得了。

宋美黎也不让姊姊专美于前。“干妈，我最近也学了很多新的点心，我每一种都做给您尝尝看。”“好！好！”黄丽玉高兴地直点头。

站在背后帮她捶背的宋启政和宋启明相视一眼，宋启明低头在她右耳边轻语：“干妈，要不要我先去‘焰死你’帮您报名减肥？”宋启政也低头

在她右耳边轻语：“干妈，我觉得‘游泳班’的减肥效果较好。”黄丽玉笑容倏敛，转瞬左右瞟了一眼，故作正经八百貌：“我看两者皆需要，明天就去帮我报名吧！”她的话和表情惹得兄妹四人哈哈大笑。

隔日是周末，宋启明下班回家，正巧碰上前来探望宋迦南的吴淑娟。

“吴小姐。”正想进去饭厅找宋美慧姊妹问有没有什么点心可打打牙祭的吴淑娟，听到他的叫唤，一个半旋身优雅地回头看他。“什么事？”“那个……”宋启明左顾右盼，确定客厅没有其它人，才上前几步，有点赧于启齿：“你以前不是说过要帮我介绍女朋友吗？可不可以请你……”吴淑娟明了地点头，心想，这个帅哥终于凡心大动了！瞧他俊帅的脸上轻泛红潮，模样还挺可爱的，当下摆出一副“既然答应过你，那还有什么问题”的表情。“没问题，马上介绍给你！”“马上？”宋启明愕然地看着她。

吴淑娟口出惊人之语：“没错！此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本人——我。”宋启明直愣愣地呆视她五秒钟之久，才反应过来：“你……你的意思是想当我的女朋友？”“不好吗？”吴淑娟给他一个娇媚迷人的微笑。“我自认姿色还不坏，你正好也是我喜欢的类型，所以就向你毛遂自荐，不知你意下如何呢？”“我……”宋启明作梦也没想到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一时之间倒也不知该作何反应。

吴淑娟一双水汪汪大眼眨了眨，为自己加把劲。“迦南也觉得我很不错哦！”宋启明愣了好半晌。既然哥哥都觉得她不错，那应该很不错吧！再者，她也为哥哥和叶怡馨的事出了不少力；可是，她实在太活泼了，不知自己是否爱得住？“这个……我……”善于察言观色的吴淑娟，看见他神色不定，似乎正处于犹豫不决的情况。

“我对迦南为你们所做的一切相当敬服，而且我双亲都移民国外，我哥哥也管不了那么多。”她的话霎时让宋启明想起前任女友的事，想起哥哥曾说过那句：弟妹择偶的绊脚石。

与其选一个随时都会伤害哥哥的女孩子，还不如另找一个能善体人心的女孩。虽然他仍未完全忘却对前任女友的感情，但眼前的女孩，也许有更多未被发掘的优点。

正当他委决不下时，身后突然冒出两个带着兴奋的声音。

“小哥，好啦！好啦！淑娟姊很不错的，我很喜欢她。”宋美黎说。

“小黎说的对，我也很喜欢淑娟姊，你们就交往看看嘛！”宋美慧也说。

宋美黎见小哥还不答应，又催促：“好啦！小哥，姊姊说的对，你们就先交往看看啊！”宋启明被她们吓了一跳！再听她们言辞中净是想撮合两人的意思，不得不感叹吴淑娟不知何时竟已收买了家人的心。

“我先说好，我们只是先交往，并不保证我一定得娶你。”“当然、当然！”吴淑娟忙不迭点头，一脸“这个道理我也懂”。“我也一样，不保证一定非你不嫁。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交往？”宋启明被问得愣住了，一旁的宋美意代答：“从今天开始吧！”“淑娟姊，昨晚我做了泡芙，还有几个，我拿给你尝尝看。”宋美黎拉着吴淑娟就往饭厅走。

“干妈吃了也赞不绝口呢！”宋美慧也跟着往饭厅走。

宋启明呆站原地，望着三人消失在门后的背影，怎么好象有种已被妹

妹出卖的感觉？这时，宋迦南房门突然打开，看见呆立在客厅的宋启明就问：“怎么我好象听到淑娟的声音？她还没回去吗？”不待宋启明回答：“其实我觉得她很不错，怡馨说她还没有男朋友。如果你觉得她不错的话，可以试着和她交往看看，我可以请怡馨帮你们介绍。”宋启明转头看他，真怀疑哥哥刚才是不是躲在门后偷听；正想询问时，宋迦南突然掩口轻咳了起来。

“哥哥，我听到你的咳嗽声了。”宋美慧突然出现在饭厅门口，脸上净是一副“你被我逮到了吧”的神情。

“没有啊！我刚才只是喝水不小心呛到，不是因为感冒引起的咳嗽。”宋迦南极力掩饰事实，而且慢慢地往房内退去，对大妹所熬煮治咳嗽的苦味药汁感到害怕。

宋美慧见他退入房间，立刻过去双手顶住欲被他关上的房门，回头向饭厅呼喊：“小黎，把我放在桌上的那碗药汁端过来。”“好。”宋美黎应声端着一碗药汁出来，接着姊妹俩将宋迦南逼入房间。

另听见房间里传来宋迦南略带惊慌的声音：“我真的没事，不用喝这个了！”“不行！你从昨晚就一直在咳嗽了，非把它喝下去不可。”宋美慧语气有着无可妥协的强硬。

“哥哥，把它喝了嘛！喝了就不会咳嗽了。”宋美黎软语轻哄。

宋启明听着哥哥被妹妹软硬兼施地押着喝药汁，非常同情他此刻的处境。

“其实这个任务应该交给怡馨来执行比较好。”吴淑娟突然在他身边冒出这句话。

宋启明根本没察觉她是何时来到身边，不过却相当赞同她的话：“你说得有理。”

翌日，叶怡馨一早就来到宋家。昨天因为大嫂带小侄子回来，所以抽不开身来陪宋迦南，因此打算今天要好好地陪他。

当她进到客厅时，正巧看见宋迦南房门半开，床前站着一个身着粉紫洋装的女孩，女孩背对着门外，和半坐在床上的宋迦南谈笑风生。

叶怡馨看着她短卷发的背影，心口不禁涌起阵阵酸意。宋迦南不是没有其它的女朋友吗？怎么会突然冒出这个女子呢？于是她放慢脚步，想听他们究竟谈些什么。

“当我听说你差点做出傻事时，我整个人都呆住了！心里万分不相信你真会这么做。”女孩有着甜美的嗓音。

宋迦南微低下头腩地笑笑。“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只要你平安没事就好，不打扰你休息了，我出去找小慧她们。”“谢谢你来看我。”宋迦南向她道谢时，转眸正好瞥见，在门外的叶怡馨，唇边立刻绽开一抹迷人的笑容，朝她轻唤一声：“怡馨。”窃听者——叶怡馨，突然被逮个正着，来不及闪躲之下，只好微笑故作无事地走了进去。

女孩转过身来，是个清秀可人的女孩，脸上挂着甜美和善的笑容；虽没有花容玉貌，但散发出一股娴雅温柔的气质。

“这位是梅君，启政的女友。她是怡馨……”梅君立刻笑着点头。“迦南哥的女友，果然如启政所言般，是个温柔美丽的女孩。”她的话听得叶怡馨

和宋迦南双双脸红，微现腼腆羞涩。

梅君看了两人一眼。“那我先告退了。”话落，她走出房间，顺手将门带上。

“你不要介意，因为我们已经很熟识了，所以感觉像一家人般自在。”叶怡馨含笑点头在床沿坐下，暗笑自己刚才竟会乱吃莫名醋。“你们认识多久了？”“好多年了，从他们还是大学同学就认识了。”叶怡馨柔美玉手轻轻放在他额头。“听说你昨晚又发烧了？”“没什么啦！是他们太大惊小怪了，只不过体温升高个零点五度而已，他们就把我硬拉去医院，害我被方医生训了一顿，回来又被干妈叨念了好几分钟，其实只要吃点退烧药就可以了。”宋迦南满心无奈地抱怨着。这几天以来，他已成了有兄长之名、无兄长之实，每个人都把他当小孩般呵护。

叶怡馨嫣然一笑，靠过去与他并肩齐坐。“他们是关心你呀！谁叫你莫名其妙地想去投海自尽，弄得大家胆战心惊的。”宋迦南面露苦笑，不知该如何回答。而且因服药的关系，阵阵睡意逐渐袭上心头。

叶怡馨眼波微转，知道他正想跟周公打交道，伸臂轻揽着他靠在自己肩上。

“问你一件事，可以老实告诉我你心里的感受和看法吗？”宋迦南思忖片刻才回答：“你说说看吧！”“你怎么知道启明和女友分手的原因？”叶怡馨尽量以话家常的口吻问。这是宋启明拜托她来套话的，好象他们四兄妹知道原因，也联合封锁内幕，原因是怕他伤心，也怕他自责；可是，他那天所说的话，好象他老早就知道了这件事。

宋迦南凝眸注视着她雪白的颈项，思索该不该说出这件事。良久后，他才缓声地问：“答应我，不要把我所说的事传到第三人的耳里。”“嗯！”叶怡馨故意不说好，以便将来可以抵死不认帐。

宋迦南以为她答应了，便道：“是慈芬的父亲打电话到杂志社给我，要我和启明断绝兄弟关系，说我的过去会让启明难挤身一流设计师之林。”叶怡馨深吸一口气，尽量压抑逐渐升起的怒气：“那你当时怎么办？”宋迦南轻叹一口气，语气里有着深深的无奈：“我只能沉默以对。答应他，怕弟妹追问我为何突然要如此做；不答应他，他们定然把我当成厚颜无耻之徒。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当做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发生过。”叶怡馨紧拥着他，心疼他受如此大的委屈。秋波微转，见他眼皮已垂下一半，趁着周公尚未召唤之际，再问：“你见过那个叫慈芬的女孩吗？她给你什么样的印象？”“启明带她回来几次，对我们还算客气，感觉有些许富家女的骄气。”宋迦南只觉困意浓厚，在心思不设防的情况下，一古脑地说出心里的话：“也许是我太敏感、多疑了，她的态度虽然客气，但总觉得每次看我时眼角带着一丝轻视，其实她很……”愈说眼皮愈沉重，最后连“不错”两字都未出口，就伏在她胸前和周公打交道去也。

“差劲！”叶怡馨顺口替他补下未出口的话。虽然明知他不是要说这两个字，但她却打从心底讨厌那个叫慈芬的女孩。

叶怡馨凝视着他恬静安详的睡容，轻轻拉过被子轻披在他身上，就让他这样睡一会吧！望着窗外暖洋洋的阳光，感觉心里也暖烘烘的，既甜蜜、又舒服。

《全书完》



